



让火焰更明亮

让火焰更明亮

©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2024年11月

本书翻译自2023年10月“Let The Flame Burn Brighter” (英文版)。

版权所有。未经版权所有者的事先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式, 包括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复制、储存或传播。

国际书号: 978-981-94-1479-6

本书经文引自《和合本2010(和合本修订版)》, 版权属香港圣经公会所有, 蒙允准使用。

10 Simei Street 3, Singapore 529897

☎ 6586 1064

✉ samh@samh.org.sg | admin@sacs.org.sg

🌐 www.samh.org.sg | www.sacs.org.sg

📘 [samh.sacs](https://www.facebook.com/samh.sacs)

📷 [samh.sacs](https://www.instagram.com/samh.sacs)

让火焰更明亮

记录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
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Singapore Anglican Community Services)
的成长历程, 以及两个机构如何克服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的挑战。

目录

03

序言

章剑文主教（博士）

3

08

星火燎原：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成立100周年

需要有光

8

希望之柱

42

重燃希望，再获新生

68

医院重新定义

78

勇往直前

86

不断燃烧

108

121

进入光明：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成立50周年

从小做起，忠心耿耿

121

从山坡上走下来的朝圣之旅

137

前进的使命

153

不凭眼见，只凭信心

167

光束汇聚

195

进入光明

213

227

迈步向前：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下一阶段

爱是永不止息

227

让火焰更明亮

243

246

我们的信心之旅

246

252

部分参考书目

252

致谢

254

如今常存的有信，
有望，有爱这三
样，其中最大的
是爱。

哥林多前书 13:13

序言 让火焰更明亮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事工是源于爱、怜悯和热切于服事上帝，旨在为上帝托付给我们照顾的人带来改变生命的影响。两位属上帝的伟大女性奠定了这个事工的房角石。1913年，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Dr Charlotte Ferguson-Davie)开创了服事本地弱势妇女与儿童和提供医疗服务的先河，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奠定了基础。1950年代，汤玛斯夫人李英娘(Mrs Francis Thomas)在自家车房设立诊所，为波东巴西的贫困村民提供护理，播下了日后成长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种子。

纵观我们的历史，我们事工的核心一直都致力于为困苦者提供全人的关怀，务求满足他们在属灵、身体和心理上的需要。我们的根基突显了两种品质——致力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并以上帝的爱和怜悯去服务人群，称职地达成使命。

传道书4:9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他们劳碌同得美好的报偿。”虽然创立于不同的起源，上帝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结合在一起，以达成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去行善照顾他人，并促进国家的福祉。

在上帝的计划和推动下，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已经达致各自的专业领域，以相辅相成的服务满足社区的需求。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服务已经从照顾妇女和儿童发展到医疗护理、乐龄护理、自闭症服务、精神科长期护理和客工医疗服务。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关爱工作则不断扩大，几十年来，通过照顾有需要的人、弱势群体以及身体和精神病患来体现基督的爱和怜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已发展成为新加坡最大的精神科康复服务机构，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以满足精神康复者的不同需要。

多年来，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都已经汇聚了我们的力量，并结合各自的专业知识来发展我们的五大服务支柱：医疗服务、乐龄服务、精神科服务、自闭症服务以及家庭和儿童服务。

到了2024年，我们属下的42项事工，将每年为超过50,000人服务，因为我们的先驱者秉持着简单的**信心**迈出了第一步，将**希望**带给有需要的人，让他们也能够体验到**上帝的爱**。

在过去的110年里，许多忠心于上帝的仆人回应了祂的呼召，来到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献身服事。他们同样具备了我们先辈的愿景、热诚和委身精神，并甘心乐意去追随以达成上帝的旨意，无惧地克服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和环境，愿意照顾困苦者并促进国家的福祉。

在此展望未来之际，我们将继续遵守主的呼召，竭力提升服务社区的能力。藉着上帝的恩典和力量，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将坚定不移地达成上帝的异象，成为社会中的光，用基督的爱来缓解人们的痛苦，使他们过着更丰盛的人生。

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

章剑文主教(博士)

新加坡教区主教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主席

2023年10月



星火燎原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没有胜过光。

约翰福音 1:5

需要有光

THE CELEBRATED
White Horse
SCOTCH WHISKY
ESTABLISHED 1768

The Straits Times.

GOODRICH
TYRES.
SOLE AGENTS:
ADAMSON, GILFILLAN
& CO., LTD.

NO. 24.316

SINGAPORE, SATURDAY, OCTOBER 18, 1913.

PRICE 10 CENTS.

WINCHESTER "TAKE DOWN" REPEATING SHOTGUN, MODEL 1897. 12 Gauge.



Plain Finished 12 Gauge "Take Down" Model 1897.....\$50 each.
Thirty-Inch Rolled Steel Barrel, Pistol Grip Stock and Forearm of Plain Wood, not Checked, Weight about 7½ pounds.

WINCHESTER SELF-LOADING SHOTGUN, MODEL 1911. Take-Down. Made in 12 Gauge Only.



Plain Finished, Model 1911.....\$55 each.
Twenty-six Inch Nickel Steel Barrel, Pistol Grip Stock and Forearm of Plain Wood, not Checked, Rubber Butt Plate, Weight about 7½ pounds.

WINCHESTER REPEATING SHOTGUN, MODEL 1912. 20 Gauge, Hammerless "Take-Down."



Plain Finished, Model 1912.....\$55 each.
Twenty-five Inch Nickel-Steel Barrel, Pistol Grip Stock and Forearm of Plain Walnut, not Checked, Rubber Butt Plate, Weight about 8½ pounds, 5 Shots.

KATZ BROS., LTD.

HALLEY'S MOTOR Lorries, Vans, Wagons, Tank Wagons Refuse Carts, Water Carts, Mail Vans, etc



PROMINENT USERS.
The Army and Navy Co-operative Society, Ltd. ... 25
The Nigerian Government 10
The Glasgow Corporation 17
The Liverpool Corporation 20
Newcastle Co-operative Society 28
Sydney Harbour Trust, Australia 7
Etc., etc.

The illustration shows one of a fleet of Halley vehicles supplied to the Ruby Mines at Mogok, Burma. Working successfully since 1910 in a country where Kipling's "There ain't no horses running" once applied.

Sole Agents **UNITED ENGINEERS LIMITED.**

SPECIALITIES

SLEDGE BRAND MILK.

CONDENSED UNSWEETENED unsurpassed in Tea or Coffee.
NATURAL STERILISED For all domestic purposes for which fresh milk is used.

LIBBY'S DELICACIES

When ordering Soups, Olives, Pickles, Condiments, Canned Meats, or Preserves specify Libby's

SHIP BRAND SMOKED SARDINES

Choicest Norwegian fish in pure olive oil. The flavour is quite distinct from that of ordinary sardines.

SIGNAL BRAND ASPARAGUS

A feature of this Brand is that the delicate green of the young shoots is largely preserved with much of the original flavour of fresh asparagus so often lost in other processes of canning.

SHIP BRAND WINDHAM SUGAR CORN

As a vegetable there so nothing as good. Try it and you will like it.

The above are obtainable from retailers of repute.

Sole Importers:

J. TRAVERS & SONS, LTD.

ROBINSON & CO.

LATEST NOVELTIES IN
LADIES' HAIR ORNAMENTS, BANDEAUX,

FANS, Etc., Etc.



LADIES' HAIR ORNAMENTS.
Various styles.
Price: 45 cts., 65 cts., 75 cts.,
\$1.25, \$1.50, \$1.75,
\$2.00 e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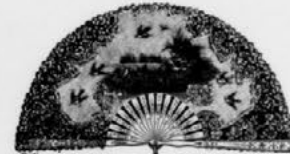
HAIR BANDEAUX.

Various styles.
Price: 50 cts., 65 cts., \$1.00,
\$1.50, \$2.00, \$2.75,
\$3.25, \$4.00 and \$6.50
each.

LADIES' SATIN COURT EVENING SHOES.

Colours:
Sky Blue,
Saxe Blue,
Rose Pink,
Old Rose,
Emerald,
Eau-de-Mil,
Hollo,
Grey,
Gold,
Black and
White.

Sizes: 3, 4, 5 and 6.
Price: \$5.75
per pair.



LADIES' HAND-PAINTED GAUZE FANS.
Various Designs.
Price: \$3.75, \$6.75 and \$7.50 each.

CHEAPER QUALITIES.
Price: \$1.25, \$1.75, \$2.25, \$2.75 each.

SATIN FANS

Black, White. Price: \$1.50 and \$2.25 each.

REAL LACE FANS.

Price: \$13.50, and \$14.50 each.

ROBINSON & CO.

ITALIAN VERMOUTH, ITALIAN MARSALA, ITALIAN CHIANTI WINE.

I import the most solid brands and as such they are the cheapest.
LOCAL AND OUTSTATION ORDERS IMMEDIATELY SENT OUT.

Kindly visit, ring up 593, or write to
H. BOLTER,
Hotel de l'Europe Buildings.

THE PUBLIC REALISE
A GOOD ARTICLE!!
"BONARES"
SPIRIT LAMPS
First two shipments
sold out immediately.
Book orders early
for next delivery within
A COUPLE OF WEEKS.
Catalogues on application.
A. FRANKEL & CO.,
VICTORIA STREET.

THE IDEAL BEER

IS

TRADEMARK

T

BEER



Irrefutably the Best.

OBTAINABLE IN EVEN THE REMOTEST PART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d Straits Settlements.

SOLE AGENTS:

GUTHRIE & CO., LTD.,

Singapore, Penang, Kuala Lumpur and Klang.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
约翰福音 1:5

黑暗之处

1913年10月18日,星期六,新加坡

1913年10月18日,星期六,在枪械、美酒佳肴、汽车和女士首饰的广告登上了《海峡时报》头版的同一天,圣安德烈座堂开启了他们的医疗事工,在明古连街附近的贫民窟一所改建的房子开了一间药房。

这些广告针对的对象,显然不是那些在新加坡最肮脏且极度拥挤和黑帮猖獗的地区,住在脏乱和摇摇欲坠房子里的人。当《海峡时报》的头版向“富人”招手时,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和她的团队却瞄准了“穷人”。

《海峡时报》的封面展示了现实的一面—拥有特权的一群。1913年新加坡现实的另一面是黑暗的,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而言。这个小岛是建基于商业贸易上,许多外来人士来到这个繁荣的港口分一杯羹。

不久,这个城市的中心变得人满为患。

仅可容纳一个家庭居住的住宅往往住上多达五个家庭,他们的共用设施包括厨房、浴室和厕所等,这些很快就变得污秽不堪。在当时恶劣生活和卫生条件下,疾病非常普遍。

城中心就是一个大贫民窟。



“。。。新加坡的贫民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都属于高风险群。西医诊所或医院的医生多为男性,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和观念,亚洲女性不愿寻求男医生的治疗,更不用说是外籍男医生了。由于许多母亲缺乏经验,无知和疏忽,加上缺乏适当的营养和生长在又脏又挤的生活环境,当时的儿童死亡率非常高。

1913年,新加坡的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在1,000名新生儿中,有318名婴儿会在庆祝第一个生日之前死亡。这个数字分布并不平均,其中马来族群的婴儿死亡率最高,为363.1名;华裔第二,为327.6名;印度族第三,为255.7名。相比之下,欧洲社群的婴儿死亡率远远低过其他族群,只有25.6名。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是在战前,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殖民者认为,新加坡“没有必要”提供儿童保健服务。

然而,有一位英国妇女出于正义感和怜悯之心,觉得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并决定采取行动。

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是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第一任主教的夫人,她曾在马六甲设立医疗事工,并亲眼目睹了该事工的成效。她决心在新加坡设立同样的机构,拯救妇女和儿童脱离困境,并向他们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爱。她通过圣安德烈座堂发起了一个运动,成立了圣安德烈医疗事工。

她的第一项任务是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必须靠近最需要医疗协助的最肮脏的地区。她在明古连街找到了一所可以改造成药房的房子。药房需要配件、医疗设备和药物。



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和女儿多萝西娅

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向教会和社区发出呼吁，进行筹款。圣安德烈座堂设立了一项专门为医疗事工的特别奉献，新加坡教区也支持并参与其中。福音传播协会(The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捐赠了一箱医疗器材和外科绷带以及一笔款项。令人鼓舞的是，华人社区也捐赠了很大部分的资金，其中一大部分是来自一位匿名的捐赠者。

地点、设备和药物都已具备，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找到合适的人。具体来说，是富有怜悯心肠和慈善为怀的女医生。于是，教会委任了三位义务女医生：夏洛蒂·

弗格森戴维医生本人、巴特利特(G. E. Bartlett)医生和莱尔(J. A. Lyall)医生。早年参与的其他女医生还有欧洲裔的伯恩(Burne)医生和德克斯特(Dexter Allen)医生，以及印度裔的威廉姆斯(Williams)医生和华裔的浩恒(Hoaheng音译)医生。开创期的护理人员包括欧洲人、华人和印度人；并委任了一名口译员，负责跨越各种语言和方言的群体之间进行交流；又委任了一位女传道来传递福音和基督的爱。

这些就是开创医疗事工的女先锋，她们开始了为人们带来健康身体和治愈灵魂的伟大使命。

星光闪烁

非常贴切的,药房的开幕日期选在1913年10月18日的圣路加日。圣路加是圣经中提到的第一位基督徒医生,他是所有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守护者。教会常常在圣路加日通过为医生和医疗事工祷告来纪念他,并守为圣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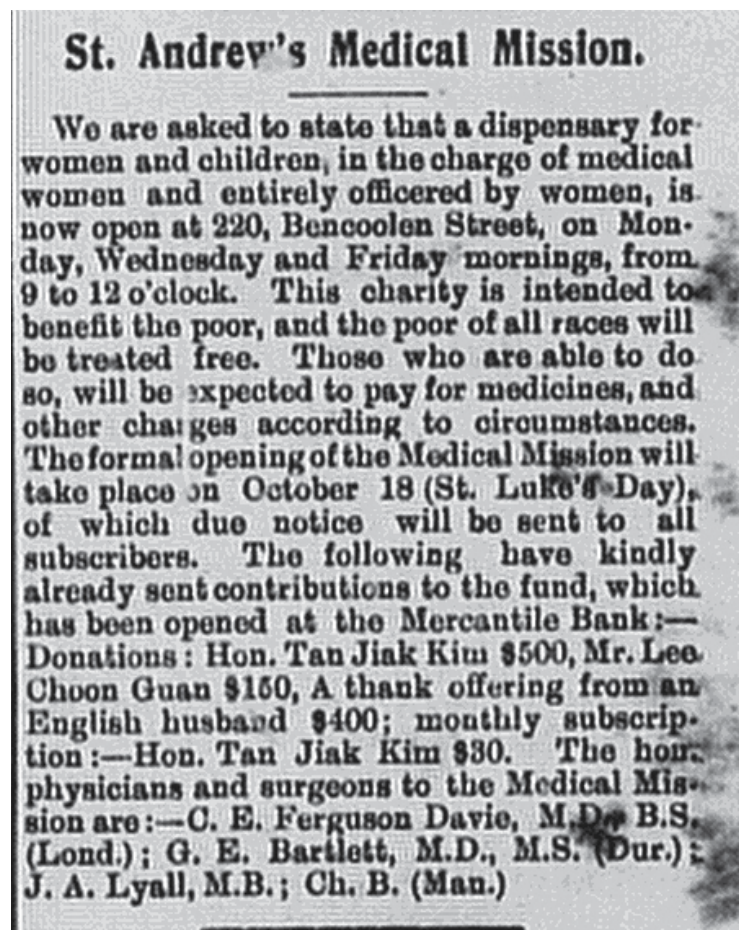
这一天,新加坡教区的主教查尔斯占姆士·弗格森戴维(Charles J. Ferguson-Davie)主教向欧洲和本地的会众致辞,讲述了圣安德烈医疗事工成立的目的。

海峡殖民地总督亚瑟·亨德森·杨(Arthur Henderson Young)的夫人伊芙琳·杨(Evelyn Young)女士主持药房的开幕礼时宣告:

“愿荣耀归于上帝,愿病痛缓解,
我宣布这家药房正式开幕!”

尽管植根于圣公会,这项事工旨在为所有的妇女和儿童服务,不分种族和宗教;更具体的来说,是“为亚洲女性提供由女医生看诊的便利,并与其他宣教机构合作一起传扬福音。”

各种族群患病的妇女和儿童被这“光”吸引来到药房求医,早期来求医的病患包括欧亚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马来人,以及占大多数成为主流的华人和印度人。



海峡时报,1913年10月3日,第8页

出处:海峡时报 © 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摘录经许可转载。

星火燃起

在短短几个月内，这家药房非常成功，随即又开办了另一家新药房了。殖民政府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以象征式的租金把附近的克罗士街学校租给圣安德烈医疗事工三年。克罗士街上段药房于1914年2月1日在牛车水最贫穷的地区开业，药房也为那附近的锡克教小社群提供良好的服务。

虽然药房和门诊部为克罗士街上段附近大部分的居民服务，但有些病重的人需要入院接受治疗和密切观察；然而，药房并没有病床设备。尽管如此，病患渴望入院治疗，药房也不想把他们摒弃门外；为了能够住院，病人甚至带来自己的床。终于，到了1915年，病患住院治疗的需求再也不能置之不顾了，于是他们兴建了一个拥有8张床位的小病房，其中6张为成人病床，2张为儿童病床。在1915年那一年里，克罗士街上段药房总共收了63名住院病人，并进行了7次白内障手术。

当许多不同种族的妇女和儿童涌向明古连街和克罗士街上段的药房时，却很少马来族来看诊。许多马来人住在城市以外的村庄里，他们不愿意长途跋涉去市区。为了接触马来社群，护士汤姆森小姐开始每周去探访马来甘榜。最后于1915年在马来人口众多的社区，巴西班让，开设了第三所药房。

此外，克罗士街上段药房揭露了另一个亟需“光明”的群体——孤儿。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残障的、许多是失明的，而他们都是被父母遗弃的。他们的父母因为不懂或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孩子，就干脆把他们遗弃在药房外面。虽然这不是一所孤儿院，可是出于怜悯之心，圣安德烈医疗事工收留了这些孤儿。凭着信心，他们收留了生病又遭遗弃的孩子，就像耶稣会做的那样。



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左二坐)与她在新桥路圣安德烈药房的护士团队(约在1918年)

在短短三年内，医疗事工已扩展至三个地点，服务范围扩大到包括住院护理和孤儿院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服务。医疗事工的需要很明确，还有更多事工要做。然而他们却面临两个局限——语言障碍和护士短缺。

医疗事工有两个目标——医治病痛和传福音。由于来到药房的人数越来越多，护士人手不足。此外，传福音是另一个挑战；来到药房的病人使用多种语言和方言——淡米尔语、马来语和各种华人方言。当时的女传道每周都去各药房探访，但她只会说广东话，无法将基督的爱传达给所有的人。即使病人表示对福音感兴趣，药房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来跟进每个人。尽管如此，药房的员工通过他们的所说所行展示了福音，事工继续地增长。在1916年，为了解决护士短缺的问题，圣安德烈医疗事工开始培训亚洲妇女成为普通护士和助产士。

第一次流徙 从克罗士街上段被逐出



新桥路上的圣安德烈药房 (约在1918年)

然而，就在医疗事工蓄势待发之际，政府却决定收回克罗士街上段的产业，并向医疗事工发出搬迁通知。这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许多病人都是那一带贫民窟的居民。克罗士街上段药房于1918年3月关门了，医疗事工不想把病人拒之门外，于是他们迫切地寻找新地点。终于，他们在附近的新桥路租了一间店屋，填补了药房关闭后的空缺。

关闭克罗士街上段药房的日子是新加坡一个非常恶劣的时期。卫生部副部长吉尼(Gennie)医生在1917年的报告中写道：这是新加坡自1912年以来所有年龄层死亡率的最高记录，华人和马来人的增幅最大，这两个族群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28.5%。

新桥路店屋的面积没有克罗士街上段药房那么大，只能容纳两张成人病床和两张儿童病床。因此，夏洛蒂·

弗格森戴维医生和她的团队唯有在离新桥路和克罗士街上段很远的里峇峇利租用另一间房产。那是一段流徙的日子，但他们仍然处处都忠心地持守着对事工的热忱。

诸多不便转化成祝福；回想起来，克罗士街上段被收回是上帝的旨意。所有这些的改变兴起了要建造一栋更大的永久性建筑的念头，因为他们意识到需要一所可以收容住院病患的建筑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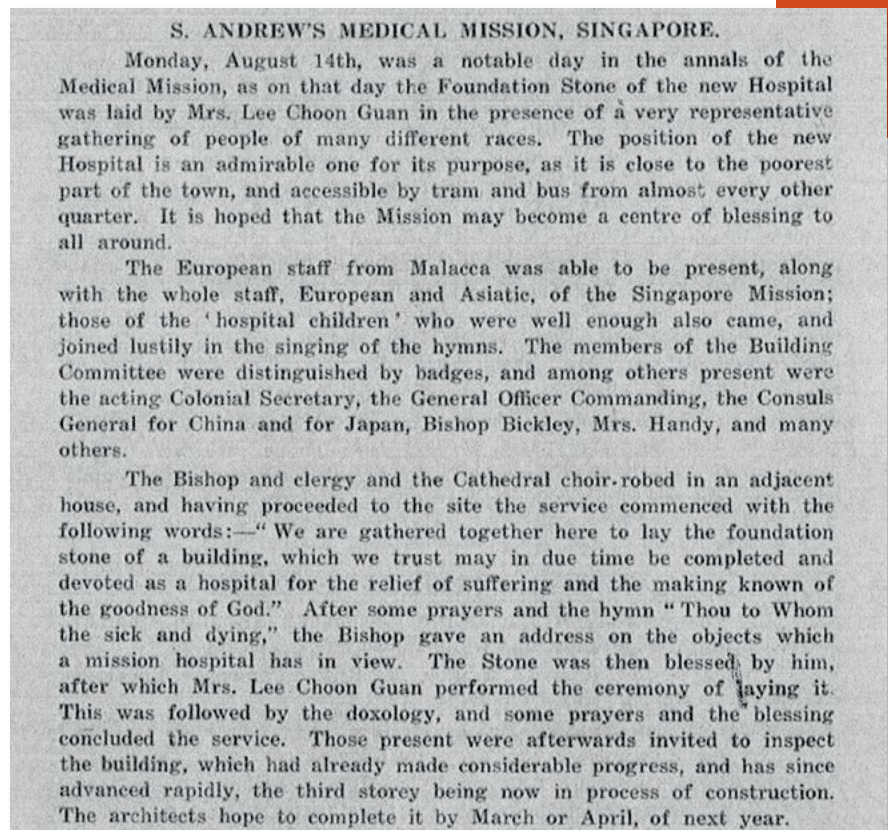
这种情况使医疗事工得出结论，他们需要一所永久性的医院。1918年5月，由于社会经济不景气，收到的捐款严重减少，不过这是再一次的因祸得福，随着经济衰退，建筑的劳动力和材料成本下降，因而建筑委员会可以规划一栋三层楼高的建筑物，而非原先计划的两层楼。

1920年4月,在靠近牛车水最贫困地区的厄士金路,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政府以优惠条件将土地租给医疗事工,为期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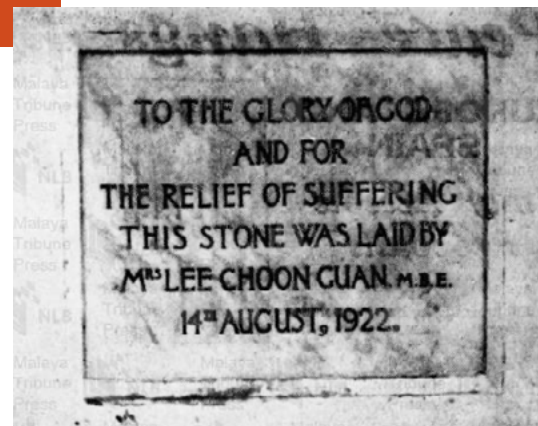
双迈 (Swan and Maclaren) 建筑公司被委托做起草计划。双迈建筑公司也是一些其他国家古迹的建筑师,如圣婴耶稣修道院、良木园酒店、莱佛士酒店、圣安德烈座堂、道南学校、维多利亚纪念堂与剧院等等。承包商是布罗萨尔和莫潘 (Brossard and Mopin), 他们曾负责一些著名的项目,例如丹戎巴葛火车站、圣德肋撒堂和哈贾法蒂玛回教堂。

1922年8月14日,星期一,李浚源 (Lee Choon Guan) 夫人为医院主持奠基典礼。她是著名地产大亨的妻子,曾向医院捐赠了\$26,300。

参与这个项目的各方都以慈善方式收取低于正常的费用,却都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结果,这座建筑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合约规定的限期前就完工了。



摘录自《教区文摘》1922年11月的一篇文章,宣布奠基并呼吁捐款以完成这座建筑。



奠基石

Total subscriptions, contributions and interest on investments :—	
	\$ 79,114.63
Promises (not yet paid) ..	13,250.00
	92,364.63
Amount required for completion of hospital ..	\$108,500.00

摘录自1922年8月12日《海峡时报》上一篇关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奠基的文章。

资料来源:海峡时报©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摘录经许可转载。

即使在奠基之后,筹款活动仍在进行中。医院需要三层楼才能有效地执行他们计划做的工作。然而,由于存在筹款不足的风险,他们只好先建两层楼,可能要押后才建第三层楼。

感谢上帝的保守,建造一栋三层楼高建筑物所需的资金刚刚好筹到了。要完成三层楼高的医院建筑,包括电力和卫生设施,共需\$111,000;在医院开幕之前所收集到的资金,包括捐赠、捐款和投资利息共\$111,712,再次见证了上帝的信实。唯一缺少的,就是电梯。尽管已经预留了建造电梯的空间,不过还是决定稍后才建。最少有6年的时间,护士们毫无怨言地背着病人上下四层楼梯。

黑暗中的灯塔



厄士金路的圣安德烈教会(妇孺)医院(约在1923年)



1923年5月22日, 出席厄士金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开幕典礼的来宾在医院的屋顶享用茶点。其中包括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忠实支持者李浚源先生(左三)和李浚源夫人(右二)。
(图片由李浚源夫妇的孙女林淑贞女士提供)

医院为正式开幕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1923年5月23日《海峡时报》为这个庆典作了如此的报道：

1923年5月22日，星期二下午5点，也就是在简陋的明古连街药房开始医疗事工仅10年后，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妻子基里玛夫人为厄士金路的圣安德烈教会(妇孺)医院主持开幕仪式，医院设有60张病床和门诊部。医院的建筑刚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筹得的捐款也刚好达到预算，并在相信这个异象、以及既能干又愿意委身的人士的努力下得以成就。

SAINT ANDREW'S HOSPITAL

Institution Opened by Lady Guillemard.

Boon to Singapore.

The dream of Mrs. Ferguson Davie was realized yesterday with the opening by Lady Guillemard, in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attendance, which represented every class and creed in Singapore, of the 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 which stands as an oasis in what might well be described as the East End of this city. The Institution stands back a little distance from Tanjong Pagar Road, facing the Erskine thoroughfare, and its exterior aspect, fine as it is, scarcely conveys to the onlooker the spaciousness of the accommodation within its walls. It was a gay scene that was presented yesterday afternoon at the opening of the hospital. By 5 p.m. the attendance had grown to large proportions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aring the inscription "please buy a souvenir" sold these like hot cakes. Boy Scouts, about 100 strong,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issioner Sands, were drawn up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and performed good service during the proceedings in showing strangers about. Mrs. Ferguson Davie, forming 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medical and nursing staff of the hospital, was attired in her cap and gown of Doctor of Medicine, London University. The Bishop of Singapore, in his full ecclesiastical robes, was near by, as well as Archdeacon Swindell, some members of St. Andrew's Cathedral choir, members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and distinguished personages including Sir Walter and Lady Shaw and Miss Shaw, Dr. Hoops, P.C.M.O., and Hon. Mr. Lee Choon Guan and Mrs. Lee Choon Guan. There was a large attendance of ladies also, and when Lady Guillemard, accompanied by Mr. Wilson and Miss Walker, arrived punctually at 5.15 p.m. it was a pleasing spectacle that met her eyes.

sulta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k.

In formally handing over the building to the Trustees, the Building Committee had finished their work. They hoped that the hospital would prove to be a light in a dark place; that ignorance would be displaced by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physical distress by comfort and healing, and that many might be led into the paths of freedom. (Applause.)

After the singing of the hymn Thou to Whom the Sick and Dying, the Rev. Mr. Richards read in Malay a few verses from Chapter IX of St. Matthew, the lesson being followed by prayers offered by Archdeacon Swindell. After the special prayer for the benefactors of the hospital, the Bishop of Singapore,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handed to Lady Guillemard a key with which she opened the main door of the hospital and turning to those present said in clear tones: I declare this hospital open. Lady Guillemard, the Bishop and members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entered the building, and the Bishop pronounced the Dedication sentence: "In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we dedicate this building to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lief of suffering;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Ghost. Amen." Special prayers for the doctors and the nurses of the hospital, and for the future patients were said, the ceremony being brought to a close by the Doxology and the Blessing.

Self Contained Building.

Accompanied by the Bishop Lady Guillemard after signing the visitors' book made a thorough inspection of the hospital, and she was particularly pleased to see a number of mites enjoying their tea in the Children's Ward on the ground floor. In a few moments, also, from the time of the Bishop having pronounced the Blessing, the large concourse of people present practically besieged the premises, and from her ladyship downwards all present took a delighted interest in the different wards, practically all of which, including the operating theatre and the anesthetic room and the excellent kitchen, are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A feature that caught the eye was the furnishing of the wards, those for the private wards having been given by Mrs. E. W. Gunatilaka and Mr. S. Muttucumar, that for the surgical ward being given by the Bombay Hindu community, and that of the medical by Mr. Gunatilaka. The doctors and nurses quarters, on the second floor, were also visited by

资料来源:海峡时报 © 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摘录经许可转载。

基里玛(Guillemard)夫人, 主教與建筑委员会的委员步入落成的大楼, 主教宣告医院奉献礼文:

“本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我们将这座建筑献上, 愿荣耀归于上帝, 愿病痛得以缓解;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阿们!”

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尽管医院外继续笼罩着黑暗, 但医院在黑暗中像灯塔一样闪耀, 给妇女和儿童带来希望。



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右二坐)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医疗和护理人员以及儿童病患合影

继续耕耘

新医院提升了医疗事工的重要性,为了反映这个新定位,医院的管理层进行了重组,以建立一个健全的治理结构。他们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共同作决策,成员来自英国圣公会差会、圣公会新加坡教区、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医学界成员和其他相关组织的代表。执行委员会则负责常务运作。

工作很繁重,可是作工的人少。随着新大楼的落成,医院能够为本地妇女开设三年制的普通护理课程和助产士培训课程。这个决策不单单是为了增加医疗员工的数量,真正的目的是要培养亚洲女性得到个人成长,以利于她们的未来发展。同时,增加亚洲护士对本地的父母和儿童也有益处。当时的婴儿死亡率高踞,部分原因是助产士不熟练,加上产前和产后的条件差,如居住环境差,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环境。此外,导致婴儿死亡率高的其他因素,还有母亲的无知和错误喂养方式。因此,对母亲进行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这需要先得到她们的信任,而母亲们比较容易跟亚洲护士互动。

诚然,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是新加坡最早为亚洲妇女开设普通护理课程的机构之一,所提供的培训,与政府医院的有所不同。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护士需要做一般政府医院病房助理日常做的工作。通过这个模式,护士与病人建立了个人和亲密的关系。结果,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培训出来的护士得到非常高的评价,医疗机构多争相聘用。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本地护士

政府福利诊所的主管致函医院
称赞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护士:
“毫无例外的所有护士都深得信
赖、既热心又亲切。”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护士其独特之处不单单在于她们的技术,还在于她们对病人所展现的爱心和怜悯心肠,病人都感受得到。直到今天,许多曾经在这里接受治疗的病患会回去医院探访,有一些人甚至成为了医院的义工或员工。

重点关注 专科护理服务

由于厄士金路有更大的地方，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有条件提供更广泛的护理服务，于是根据需要增加了专科诊所。1920年代卖淫盛行，妓院和皮条客不关心妇女的健康。1924年5月，医院开设了性病门诊，为接触性病的妇女提供服务。

同年，明古连街药房的德克斯特医生成立了眼科专科诊所。医疗事工长期以来一直在照顾被遗弃的失明儿童。视力不佳的儿童人数一直在增加，新诊所配置了防止完全失明的医疗设备。

几年后的1933年，第三家产前专科诊所成立了。

在新医院开设后的几年内，上帝就带领祂的冲锋部队在不同的新领域闪闪发光了。

在医院开业后的扩建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27年，新加坡教区第一任主教、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的丈夫查尔斯占姆士·弗格森戴维主教退休。随着他的退休，夏洛蒂医生也从她的医疗主管岗位上退休了，她已经领导了医疗事工14年。到那时，从她开启医疗事工起所注入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圣安德烈医疗事工的基因的一部分了。

1932年，伦敦医疗事工会议的一份报告提到了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的贡献，“她的名字将永远存留在医疗宣教领域的历史上。她在新加坡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所作的贡献留下了一座纪念碑，这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女性之一，她将永远配得致以崇高的敬礼。”

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富有怜悯心的卓越服务精神，遗留了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使枯干的骨活过来

尽管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已经退休了，但事工在她的期望的推动下，仍然努力前进：“确实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把无知的变为有知识和理解；为身体有病痛的带来治愈和康适。”从事工开启的那一刻，就意味着要为得不到适当服务和边缘化的一群服务。医疗事工将满足一代又一代得不到充分服务的人们的需求。

1930年代后期，儿童骨骼关节结核病成为大问题。事实上，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在1923年已经注意到这种需求，因为越来越多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在厄士金路医院求诊。然而，由于治疗这种疾病的关键在于阳光、新鲜空气和海水，当时位于贫民窟附近的医院并不适合有效地对抗这个疾病，只有采取一些权宜之计的解决方案，例如将孩子们带到医院的屋顶，但这样做只是事倍功半，成效不大。渐渐地，治疗这些儿童的需求变得非常庞大，终于在1938年4月27日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常年大会上，宣布了建立骨科医院的决定。



在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退休后，帕特丽夏·艾略特 (Patricia Elliot) 医生成为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医务主任，她在建立新的骨科医院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用。她毕业于伦敦医学院，与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一样，曾在印度担任医疗宣教士。

终于，在实乞纳地区的海滩附近找到一个适合的地点，1939年2月28日，圣安德烈骨科医院开业，帕特丽夏·艾略特医生

除了原有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同样岗位上，也被委兼任医务主任。圣安德烈骨科医院有两个病房，共30张床位。这是第一所治疗患有骨骼关节结核病和脊髓灰质炎等肌肉骨骼疾病的儿童医院。

到了1940年代初，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已经全速运作，在牛车水的棚屋区里犹如灯塔般熠熠生辉；另一方面，圣安德烈骨科医院正慢慢地培育生病的儿童步入健康。

然后，“轰隆！”



圣安德烈骨科医院提供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和海水浴的设备。一般相信，这些元素能够帮助患有营养不良、皮肤和肌肉骨骼疾病的年轻患者改善病情。

第二次流徙 轰炸新加坡

战争的呢喃声渐渐迫近，瞬息间新加坡很明显地也要遭难。尽管渐近战争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医疗事工仍然有增无减地继续努力工作。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了，落入了日本的手中。厄士金路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实乞纳的圣安德烈骨科医院都被勒令关闭。病人被转移到获允许继续医疗运作的政府医院。

在日本占领期间，战乱导致医疗保健供应不足。营养不良的情况非常普遍，引致结核病迅速蔓延，特别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所在的拥挤地区。加上药物供应贫乏，只能使用吗啡注射来缓解疼痛，苟延残喘。

但是由于日本人缺乏医生，他们允许前英国医院开设门诊诊所，由本地医生（相对英国医生而言）会诊。圣公会教会怀着与医疗事工相同的价值观和怜悯之心，重新开放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门诊服务，由两位本地的何文烈医生和他的医生夫人负责，并得到一些前护士的协助。

与此同时，骨科医院却被日本人接管，变成了一个雷达站。



盘点

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到了1913年至1945年总共32年的期间。从一名妇女一心想要去帮助社区的愿望最终伸延到全岛。一间药房变成了三间药房、一所位于市区最繁忙、最肮脏的市中心医院，以及一所帮助疼痛儿童康复的骨科医院。

除了治疗病人以外，医疗事工也是培训亚洲护士的先驱，从1916年开始培训亚洲女护士。到了1922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开办了系统性的三年制普通护士课程，并颁授护士证书。

在这期间，医疗事工虽然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战祸和人事变更，可是使命的核心从未改变。原本不愿意求助于医药护理的亚洲女性，来到医疗事工获得身体和精神上的治疗；儿童也得到医治和照顾。所有人都有了盼望，许许多多的人通过医疗事工的工作认识了基督的爱。

投降 / 战后

1945年9月12日,新加坡在日本投降后重新回归英国殖民统治,在他们进行恢复法律并重建公民政府的时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圣安德烈骨科医院临时归入英国军事管理局管理。

1946年7月,圣安德烈骨科医院重新开放,由圣安德烈医疗事工和政府联合管理,并作为综合医院(现在的新加坡中央医院)的一个病房的形式运作。政府允许帕特丽夏·艾略特医生复职担任医务主任(艾略特医生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拘禁了三年半)。政府提供了财政、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只有护士长由医疗事工负责。尽管在联合管理下运作,政府允许在医院内向任何有需要的人传福音,如此,医疗事工能够持守起初创立的目的,就是医治、关怀和传福音。1947年,隶属于新加坡教区的圣希尔达学校在圣安德烈骨科医院内为长期住院的病童设立了一所学校,以确保孩子们不会因为长期住院而荒废学业。

在战火尘埃落定后,这个小岛确实遭受了太多的灾难,以致房屋供应严重短缺,尤其是在市中心,房租暴涨,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露宿街头,住在临时的棚屋中。电力、天然气、水和电话的服务经常中断,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加上不法分子控制食品和药物的供应,毫无廉耻地从销售中牟取暴利。这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肺结核、脊髓灰质炎、天花、麻风病和白喉等疾病,结果死亡率回到了战前水平。



圣安德烈骨科医院为患有肌肉骨骼疾病的儿童带来了康复的希望,不然他们可能会终身残废。

然而，战争的震动促使了这个小岛行动起来；到了1947年，这个城市恢复了某种常态，政府制定了重建计划。政府任命了维克斯(W.J.Vickers)医生为新加坡第一任医疗服务总监，他公布了一项发展综合医疗和保健服务的全国性计划。两所现有的医院将进行重组和发展，竹脚医院将发展为具备妇产科设施并可容纳500张病床的医院；陈笃生医院将致力于结核病的治疗。

这些新的政府措施引起了医疗事工是否仍然有存在必要的问题，毕竟，医疗事工的存在是为那些得不到适当服务的人群提供服务；而政府的新措施已经照顾了医疗事工所关注的两个群体。

战后，出生率迅速上升；遗憾的是，儿童的死亡率也在上升。1947年，15岁以下儿童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的36%，而儿童死亡人数却占了所有死亡人数的45%。



病人在圣安德烈骨科医院广阔的场地上享受户外活动，实乞纳海滩就在砖墙的后面。

医院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评估后，重新改写了使命。从1948年起，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不再以妇孺医院的方式来运作，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于照顾14岁以下的儿童。新的使命得到来自殖民政府的印证，殖民地名誉秘书在1949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

“殖民地医疗服务扩展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自1913年以来，拥有传统和累积了丰富经验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无法拒绝协助这一重大任务。”

最需要执行这项任务的地方，显而易见的，就是仍然到处都是贫民窟的厄士金路医院所在的地区。然而事与愿违，厄士金路医院在战后被征用作政府药店。政府还认为该位置不再适合作医院用途，因为离燃气设施太近的缘故。

他们需要一个新的设施来照顾孩子。

从战火的灰烬中崛起 丹戎巴葛

后来，他们在丹戎巴葛物色到一个旧仓库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新地点。位置很理想，当时新加坡接近75%的人口居住在这里，在4平方公里的地方挤满了30万人；并且就在牛车水附近，这里的居民极度需要医疗事工的服务，医疗事工在这里也早已家喻户晓，为人所知。

又回到了1918年的光景；需要建造医院，需要筹集资金。

史密斯(Gordon Keys Smith)医生被任命为新医院的医务主任，他当时33岁，是一名来自澳洲的医疗宣教士，富有广传福音的大使命精神。他一方面在监督新医院的建造，也同时积极为建筑费筹款——这是一项他不得不履行的责任，但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他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毫不含糊地写道：“一整年，在许多场合我多次向企业高层和个别的有钱人呼吁寻求财政的资助。我很讨厌这样的工作，但却往往很成功；总的来说，新加坡的社群给予很大的支持。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以优惠利率向医疗事工提供了\$180,000的贷款，条件是允许新加坡防痨协会使用新建筑的一个空间。其后许多其他人也慷慨解囊，美国的世界教会服务机构捐赠了\$20,000；医院还从政府收到了厄士金路房子的租金退款\$23,100；还有伦敦福音传播协会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进行的筹款\$25,303；来自Clark护士长、医院的护理人员和朋友的捐款\$2,700；新加坡政府补助金\$8,900；福音传播协会的捐款\$5,100。此外，丹戎巴葛医院开业后，医院因出售厄士金路的房产获得了\$190,000的款项。



还有一个难题需要克服——分区限制。政府反对医疗事工购买这块土地兴建医院，理由是医院距离现有的住宅区太近；讽刺的是，医院本来就是为社区服务的。最后，医院通过购买医院周围的建筑物，找到了一个建造缓冲区的解决方案。这方案花费了\$12,500。

实际上，厄士金路医院遗留下来的几乎一无所有，史密斯医生惟有从头开始创建医院。唯一在日本占领下幸存下来的物品是厄士金路教堂的《最后的晚餐》的银色金属象，它成为了新教堂的宝贵珍品。

1949年1月25日，新加坡教区主教约翰·李奥那·威尔逊(J. L. Wilson)主教在丹戎巴葛主持了圣安德烈儿童医院的正式开幕仪式和奉献礼。出席嘉宾有：新加坡总督詹逊(Franklin Gimson)爵士和总督夫人、新加坡辅政司麦克伦(P. A. B. McKerron)先生与夫人、医药服务总监维克斯医生。在奉献礼进行期间，医院的首四名病人——四个生病的婴儿正躺在上面病房的婴儿床上。

THE MORNING TRIBUNE Thursday, January 27, 1949. Page Seven

Bishop Dedicates New Children's Hospital

In an impressive ceremony the Bishop of Singapore the Right Rev. J. L. Wilson, dedicate the 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 at Tanjong Pagar, for "the care and nurture of its patients in body, mind and spirit".



H.H. The Governor and Lady Gimson arriving at the Hospital for the dedication service.

The hospital was founded in 1922 and functioned at Erskine Road until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t is designed as a general hospital for children under 14 years of age and has accommodation for 30 in-patients. The new hospital began admitting in-patients last week.



The Bishop of Singapore, Rt. Rev. J. L. Wilson chats with Mrs. Malcolm MacDonnell before the ceremony.

《论坛早报 (The Morning Tribune)》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丹戎巴葛圣安德烈儿童医院的开幕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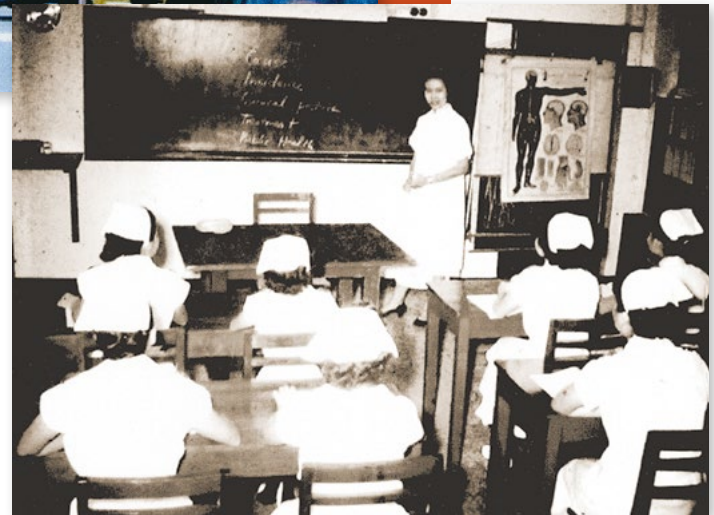


坐落在丹戎巴葛的圣安德烈儿童医院 (约在1950年)

史密斯医生全心全意接受了医院的使命，他致力于为病人提供医治，给予他们来自上帝的爱心慰藉。他尊重前人遗留下来的基础，并坚定不移地引领医院走向未来。他说：“这一代人面对更重大的任务——不仅要给承受本地社会压力的儿童提供直接的帮助，还要彻底对付新加坡市中心根深蒂固的贫困、贫民窟，以及无知和环境肮脏的问题。”

医院的建筑实际上早在落成之前已经开始使用，自前一年的6月以来，医院的门诊部已经一直在运作。在正式开幕之前，医院已经治疗了约3,000名儿童。

忠于基督的使命，新建筑的三楼设有一个小教堂，还有护士和实习护士的宿舍。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丹戎巴葛)举办护士培训课程

母亲和她们的孩子成群结队地涌向丹戎巴葛的圣安德烈教会儿童医院

母亲们带着生病的孩子成群结队地涌向医院,再次印证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医院的诊所每周只开放六个上午,但在1949年就为5,017名新患者提供了服务,并在同一年处理了近8,982人次的复诊服务。



史密斯医生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带来了最新的科学知识和培训,他还带来了与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一样的热忱,她在将近40年前就开始了这个使命。史密斯医生在1987年写道:



繁忙的候诊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常见的现象

医疗事工的意义在于透过爱护有需要的人来表达对基督的爱,不论他们是谁,也不论他们如何回应。基督从不将人们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祂是出于对他们本身的爱,许多祂帮助过的人并没有接受祂——我们身为基督的门徒,也该效法祂的榜样。



安东尼·杜珀 (Anthony Dumper) 牧师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员工主持教堂礼拜

史密斯医生深切了解受苦的不仅仅是患者及其家人,还有在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繁重的工作往往使员工喘不过气来。早在1949年,当他接管医院时,他就向员工传达主耶稣基督的爱和祂的教导,来帮助他们应付日常面对的挑战。他开设了为期18周的基督教课程,教导员工了解基督教的道理。史密斯医生除了处理他的日常工作以外,他在医院的10年间,也经常举办基督教讲座;他又在午餐时段,为感兴趣的员工举办布道事工。这些活动没有强迫性,员工可以自愿来参加。

1949年,史密斯医生是医院里唯一的医生。那一年,他一个人在门诊部就诊治了13,999人(平均每天45人,每周6天)和265名住院病人,这证明了他对医院的热忱和委身。尽管面对庞大的工作量,他却谦虚地说:“我一定是很努力了;我实在很享受这个挑战。”

史密斯医生始终对他被呼召的使命保持清晰，首先，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被呼召去带领一个医疗事工。医疗护理是他的首要任务，他只向愿意寻求的人分享福音。他深信宣教士藉着展示爱心和关怀，更能够为基督赢得灵魂。他确信主耶稣对所有病人的爱都是一样平等的，不管他们自称信仰什么宗教。他要求员工以爱心和怜悯对待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也认为，边缘化群体的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改变，但使命必须明确“持守我们信仰的根基，继续为世界上最贫穷和弱势的群体服务，来展现基督的爱”。

史密斯医生也着重培养本地人才，除了大力支持进行培训本地护士外，在史密斯医生的领导下，林秋美女士于1954年被任命为新加坡第一位亚洲裔护士长。

上帝给医疗事工予以赞扬，到了1959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医生执行了数字惊人的51,062次诊治，医院共接收了1,133名住院儿童。



史密斯医生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



史密斯医生(中)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护理人员。1954年至1959年在新加坡的第一位亚裔护士长林秋美女士(右二坐)。从1959年至1978年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任职最久的护士长曾金英女士(左一坐)。

火炬 肺结核之灾

在1950年，儿童患上肺结核病是一个大问题。史密斯医生在一份医学报告中写道，“根据对11,142名连串的新患者的分析，我们的记录显示，每50名来医院就医的新患者中，就有1名儿童患有活动性肺结核。”

情况愈发加剧的是，许多父母等到病情非常严重时才送孩子去医院。到了1950年底，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推出了一项社会福利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史密斯医生的妻子凯瑟琳·史密斯(Catherine Smith)夫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她自愿抽出时间采访了近100名患有肺结核或营养不良的儿童患者。她为孩子的父母制定了一个适当的家居护理流程，对于有经济需要的人士，她就将他们转介到社会福利部以获得经济援助。



施赈员戴维斯太太在帮助一个有需要的家庭(约在1950年代)

史密斯夫人的工作突显了对“施赈人员”的需求，他们需要一个专人去照顾病人在社会和物质上的需要，遂任命了琼·劳埃德·戴维斯(Joan Lloyd Davies)女士为施赈人员。她在家庭之间协调，帮助他们应付治疗的需要；这些家庭也需要有关营养、卫生和婴孩护理的教育。遗憾的是，医生们在这些年来遇到许多不幸的个案，孩子在医院已经痊愈了，但回家后由于护理不当又再复发。戴维斯女士沮丧地说道：“在这种无知，再加上恶劣的居住环境、半饥饿状态和长期贫困的情况下，永久不变的成为了改善健康的绊脚石。”

进行教育得到了回报。到了1959年初，戴维斯女士报告说，医院年轻患者的肺结核病例数量和严重程度均有所下降。

再次走出社区

现在有了两个据点—丹戎巴葛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实乞纳的圣安德烈骨科医院, 医疗事工通过走出社区再次把服务的版图扩大了。在1950年代, 在合乐路的救主福音所开设了卫星诊疗所, 以及在霹雳路开设了真光堂诊所。到了1962年, 又开设了一所母婴健康诊所, 将医疗服务扩展到社区。这所诊所开始教导母亲“温柔照顾及喂养婴儿的艺术”。这很成功, 许多母亲自愿参加了这些课程。



一个变革的时代



1950年代是医疗事工的复兴时期。随着患者涌入诊所和工作量的增加，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圣安德烈骨科医院的当务之急是忙于满足社区的需求，把护士培训扩大到包括病童护理证书。并且增设一个临床实验室和一个新的X光设备，病房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

随着国家经历重大的结构改变，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也持守着使命延续到1960年代。新加坡于1959年脱离英国自治，并于1963年加入马来亚联邦，然后于1965年独立。在立国后，政府开始专注于国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系统因而得到改善。在医疗事工成立的初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必须建设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再加上探访村庄居民的服务。现在，新加坡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变得很便利了。

尽管如此，儿童医院的需求仍在增长，因此有必要将病床的数量从60张增加到至少100张。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翻新残旧的建筑物，医疗事工向政府申请补助金，作为扩建并进行一些必要的翻新之用，可是申请被拒绝了。医疗事工只好再次转向私人捐赠者和社区，呼吁他们慷慨解囊、伸出援手。

得到长期捐助者拿督李光前以及李氏基金会和扶轮社的捐款，他们因而可以在三楼的护士宿舍增加一个新病房，病床的数目从原来的60张增加至80张。筹得的捐款还用作大楼的翻新，大楼自从1949年开业以来都没有装修过，翻新工程在医疗事工于1963年庆祝50周年之前及时完成。1963年12月17日，李光耀总理出席了庆典并担任主礼嘉宾，他对医疗事工在新加坡作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1963年12月17日，在李光耀总理主持病房的正式启用仪式后，李总理和李夫人（部分被遮挡）参观了新的6号病房，陪同总理及夫人的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圣安德烈骨科医院的医务主任林金祥医生。



1966年1月31日, 总统尤索夫(Yusof Ishak)的夫人艾莎(Puan Noor Aishah)到访圣安德烈教会医院, 陪同夫人的是曾金英护士长, 还有桑斯伯里(C.K. Sansbury)主教和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圣安德烈骨科医院的医务主任林金祥医生。

1965年, 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新成立的政府开始进行重大的国家改革。政府开始建造现代化的房屋, 附有自来水喉、照明和电力、煮食和热水的燃气供应, 以及污水处理系统。政府的计划是把居民迁出市区, 把他们分布在全国的乡郊地区。这开始了贫民窟的终结, 同时也对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事工的使命本来就是为这些社区提供服务的。

此外, 刚独立的国家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是要增加医疗保健的供应和提高水准。

另一个政府推行的新措施将对医疗事工产生影响, 这就是推动降低出生率。通过各种计划和鼓励措施之下, 政府成功地将新加坡的出生率(粗略)从1957年的每千人42.7人的高点降低到1986年的每千人15.2人的低点。

所有这些举措都对国家有利,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在1968年的常年报告书中高兴地宣布:“使人鼓舞的是, 营养不良、贫血、寄生虫感染和肺结核等疾病正在减少。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 证明父母对家庭环境的卫生有了更好的认识, 并且懂得更妥当地喂养孩子。”

到了1969年, 与1960年相比, 因急症入院的人数下降了34%, 住院患者的死亡率从12.2%下降到1.5%。



曾金英护士长和她的小病人们

重新定位与更新 重燃火焰

到了1960年代后期, 医疗事工所针对的服务, 已经是新加坡不复存在的问题。提供服务的地区不再拥挤, 服务的社区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同样的问题而苦苦挣扎。1969年的常年报告书指出:

这一年标志着十年的终结, 也是适当的时机重新评估我们向公众提供的服务。随着出生率下降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再加上教育水平的提高, 儿童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在这种持续改善的环境下,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目标, 以迎接1970年代带来的新挑战。

是时候重新定位了。圣安德烈医疗事工不得不再次退后一步, 重新向上帝寻求未来的方向。

1970年, 圣公会新加坡教区主教兼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董事会主席周万一主教提出了医疗事工的未来纲要, 指出有四大领域需要提供更充分的服务, 就是治疗偶发性疾病如咳嗽、感冒、胃肠道疾病、喂哺困难, 及早发现及治疗残疾以防止晚年出现严重残疾, 治疗癫痫等慢性残疾, 从而让患者能够过正常和有意义的生活。最后的一个范围是心理健康管理。

周主教认为, 新加坡的快速工业化和不断增加的压力水平, 将导致情绪错乱和行为障碍, 因而影响儿童的学业表现、社会行为和心理健康, 到了今天我们知道的确是这样的。基于周主教这个见解, 医疗事工扩大了医疗保健服务, 为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支援和辅导。许多家庭对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给予的谅解和接纳深感欣慰。再次的,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带着爱向服务不足的社群伸出援手。

虽然门诊服务继续增长,但住院人数却有所下降。政府的政策成功地防止了许多健康问题,导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住院病人减少,加上距离丹戎巴葛只是5分钟路程之遥的,还有一所更大型的新加坡中央医院,因此没有必要在市中心还有另外一所免费或高额补贴的儿童医院。经过几个月的祷告和痛苦的考虑,医院董事会投票决定从1982年4月30日起停止住院服务。

一旦决定了就不能回头,医院董事会迫切地祈求上帝指引前面的路,就如上帝自1913年医疗事工开启以来一路的引领。

周万一主教于1982年底退休,由郑灵光医生继任为新加坡主教及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董事会主席。郑主教本来是一名医生,董事会很热切期待他领导医院在新加坡提供基督教的医疗服务。1983年1月,他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医院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考虑了医疗事工几种未来的可能性后,委员会决定唯有转向为年长者提供服务。

也许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太成功了,到了1986年,新加坡的人口增长已经完全停滞不前,产生的副作用是人口老化。1970年,超过60岁的新加坡人大约有118,300人,到了1999年,数字攀升至约245,000人。据估计,到了2030年,新加坡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至少占总人口的19%。照顾老人将成为迫切的需要。



1972年4月4日,李光耀总理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专科诊所开幕礼上致词。周万一主教(李总理的左边)、李光耀夫人和曾金英护士长在旁观看。

政府意识到,除非私营公司一起参与为老人提供服务,否则老人服务的需求和供应将出现无法接受的差距。1986年,副总理吴作栋说:“未来几年,优质私营医疗保健组织的范围将稳步扩大。专科治疗中心、疗养院、妥善经营的老人疗养院、康复物理治疗中心、健康和营养咨询服务等等,这将是新加坡迫切需要的一些服务——这将取决于私营团体去发掘及开创机会。”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迅速地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建议设立社区医院,为老年人提供中度的康复护理。为乐龄人士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设施,满足他们在医疗和精神上的需求。



依洛路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

政府接受了医疗事工的建议。社区医院可能设立的地点包括丹戎巴葛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大楼和实乞纳的圣安德烈骨科医院大楼。圣安德烈骨科医院的日子将尽，市民对骨科护理的需求正在下降，政府已经宣布将要关闭圣安德烈骨科医院。1986年12月，骨科医院的百叶窗落下了，土地归还了给政府。在讨论地点之际，该建筑物仍未被征用，当时的讨论也把骨科医院视为用作新的老年社区医院的其中一个可能性。

最终，董事会认为位于郊区环境安静的实乞纳地点最为理想，适合用作老人护理服务；政府慷慨地允许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继续使用这块土地，并于1988年3月把土地归还给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董事会成员黄国材医生与规划委员会和政府当局合作，开发了一所开创性的社区医院，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复健和康复护理。社区医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到了1990年，政府批准了100万元的津贴作为圣安德烈骨科医院的旧大楼进行翻新工程，并委托了ADDP建筑设计公司负责工程。



1992年2月19日，圣安德烈老年社区医院开始接收第一批病人，这是为老年人提供有补贴的舒缓医护服务的第一所医院。旧的骨科医院大楼被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设施，包括两间有60张病床的住院病房、一间门诊诊所和一所日间康复中心。该设施占地24,281平方米，共耗资320万元建造，可以为患者提供宽敞、美丽和宁静的环境，供病人接受治疗，进行康复、复健和喘息护理。

所以上帝再一次指引了前面当走的道路。光芒重新点燃，医疗事工重拾正轨，为最需要的人群提供关爱和爱。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哥林多后书 5:7

第二章

希望之柱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哥林多后书 5:7

当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于1992年在依洛路开启时，医疗事工已经踏上了信心之旅近80个年头。1913年，当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开始了这项事工，医疗事工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和日本占领时期幸存下来，并且在1965年国家独立后继续为新加坡服务。80多年来，医疗保健的需求起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仍然坚守忠于自己的使命，为得不到足够服务的人群提供医疗服务。

在最初的80年里，医疗事工在上帝的保守下度过了困难时期，并在上帝的引领下度过了转型时期。光芒似乎会偶尔闪烁，但它从不熄灭，当重新点燃时更加闪耀。随着历代领袖凭着对上帝的信心而行，主继续带领和供应。

随着21世纪的临近，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变化。新加坡不再是一个年轻而羽翼未丰的国家，努力去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整个1990年代，新加坡的经济稳步增长。尽管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却在2000年取得了强劲的9.4%经济增长率；新加坡的总人口也从1990年的300万居民上涨且突破了400万大关。当医疗事工在1913年开启时，新加坡只有33万居民。自1977年以来，新加坡的总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的孩子）一直在下降，到了2000年，生育率更降至1.16，远远低于人口更替率。

这些因素带来了健康的新挑战，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生活环境挤迫所引起的压力，形成了生活节奏加速，精神健康成为了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2004年，由心理卫生学院进行的一项全国心理健康调查发现，新加坡15.7%的成年人患有某种形式的心理疾病，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值得注意的是，估计有12.5%的6至12岁儿童有情绪或行为问题，例如抑郁、焦虑和社交退缩。



依洛路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

出生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迅速老龄化，因而增加了对老年护理的需求。与此同时，医疗保健服务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加上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医疗状况的认识也更加广泛。

在千禧年临近之际，上帝再次说话。承受精神困扰的人、老年人和自闭症患者，都在寻求力量和希望的支柱，这些都是医疗事工所要服务的新领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本可以在犹豫中退却不前，继续保留在舒适区。然而，医疗事工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两个特征，就是信靠上帝和顺服上帝的呼召。领袖们于是祷告转向上帝，当他们明确地看到他们的使命是要服事这些群体时，他们就准备就绪迎向挑战，努力向前，全心全意地投入上帝的旨意中。

源于在新加坡服务社区的深厚历史渊源，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将发展强大的分支机构，以符合新禧年的各种需求。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将专注于老年护理和中度康复护理，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将专注于心理、社会和情绪健康方面，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则专注于自闭症患者的层面。

再一次，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将又忠诚地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服务，成为他们的希望之柱。

要完成这个使命，需要一群有份量的工作团队。一如既往，许多愿意献身的员工将这个任务视为他们的使命，而不单单是一份工作。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现任的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透露：“聘请合适人选的优先考量，是要能够体现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使命精神”。在面试的过程中，我们一旦确定了应征者的技术能力，我们便专注于探索这个人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推动他们，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不过，郑医生承认，选择合适的员工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似乎吸引了某类型的人——而他们正是我们寻求的人。清心直说，我只能归功于上帝，祂指引合适的人来到医疗事工。”

尽管医疗事工是以信仰为本的基督教团体，但里面的员工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他们都努力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帮助人们充分发挥生活潜能，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也与他人彼此尊重。

正是这群志同道合的人，怀着共同的目标和对人的爱心，将爱与关怀的火炬延烧到未来，进入新的境界。时代已经变了，但医疗事工最初的异象仍继续带领其事工进入新禧年：

“要成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使无知的变为有知识和明理；为身体有病痛的带来治愈和康适。”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 万古希望

自1992年成立以来,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一直提供全面性的护理服务。这意味着医院在治疗患者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关心他们在社交、情感和精神上的需要。这个方针使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显得与众不同,有别于其他的医疗保健行业。这为医院的意义重新定义,一个不仅仅是治疗身体状况的机构,还专注于对个人的全人护理。



1992年10月31日,卫生和社区发展部部长姚照东先生为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主持开幕仪式。陪同他的有郑灵光主教和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总监朱春良先生。

这样的动力是来自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祂在身体上、精神和灵性上都施行医治。正如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总裁罗溢欣医生所说:“每个在医院工作的人都必须活出疗愈、慈善和爱心的榜样。我们要给予人盼望,祷告和牧养关怀也是医院服务的重要一部分。无论如何,我们是一个以信仰为本的慈善机构,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为所有人服务。”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精神是以整体的方式去全面护理病人,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之下,医院不断推陈出新,改进服务,以改善全面护理的运作。1994年,也就是在依洛路开设医院(圣安德烈骨科医院的前址)仅两年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推出了一项名为“从心出发医疗保健”的全院优质服务计划。这不仅涉及建立服务标准,还牵涉到硬件改进。例如,把固定装置和家具修改为对病人更友好的设施。医院进行了简单而周详的更改,如在时钟钟面替换大字体的数字和日历,方便老人家可以清楚看时间和日期;又更换了昏暗的灯光和印花窗帘,使医院的环境更富有美观和柔和的氛围。

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关怀,远超过只是单单提供医疗服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发展成为朋友,在病人出院后仍然保持来往。有一些病人甚至在后来回到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工作或当义工,作为对在住院期间得到关怀和爱心的回报。



从心出发医疗保健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现任护理总监沈丽珠小姐透露：“我们在关心病人的同时，也关心我们的护士，我们必须体现医院和圣公会的使命。我们在这里要互相关怀、彼此相爱，当护士们感觉到自己是圣安德烈大家庭里重要的一员时，他们会以同样的爱去服务病人，这就是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我相信这个区别是源自我们定睛于上帝并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新的呼召 — 关顾老年人

病患对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员工的“过人之处”表示赞赏，政府也注意到了。1998年11月，医院的三名员工获得了吴作栋总理颁发的医疗服务模范工友奖。这种在提供特殊护理的献身精神多年来都没有改变，在最近的2013年，根据护联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新加坡五家社区医院中，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病患满意度得分最高。

然而，在依洛路社区医院辛勤耕耘的团队有所不知的，是上帝有更大的计划。依洛路的医院将用作别的用途，上帝正预备把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推向一个更大的呼召。

迁移到四美

在1990年代中期，政府关闭了大巴窑医院，并建造了新的樟宜综合医院，为新加坡东部的居民提供服务。卫生部意识到在提供急救的综合医院建设一间相连的“疗后护理”医疗机构的好处，因此已经在四美预留空间去建造樟宜综合医院和一所社区医院。当病人的情况稳定后，就可以无缝、轻松地把病人从急症医院转移到社区医院，继续接受康复或持续的医疗护理。



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日间康复活动

由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已成为东部历史悠久的社区医院，政府在四美新建的樟宜综合医院旁边预留了一块土地。跟依洛路简陋的两个病房共60张病床的设施相比，这简直是大跃进。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董事部意识到这是上帝的呼召，要带领医疗事工进行扩展，于是毅然挑起重任，决定把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搬到四美。当建筑完成后，这家拥有215张病床的社区医院将成为新加坡第一家专门建造的社区医院，与一家区域急症医院毗邻而建。

1997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董事会任命了由李朝腾 (Lee Cheow Seng) 先生担任主席的规划与委派委员会来监督新医院的规划工作。此外，还成立了九个小委员会，分别负责针对特定的领域进行研究；医院的设计则授予缔博建筑师事务所 (DP Architects) 负责。

然而，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获分配土地分割的变数，医院被迫延期动工。在这段延期期间，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员工根据预期的需求和政府对老年护理的重视，藉着提升在老年病学和康复护理方面的技能，充分利用时间为搬迁作好准备。



2003年12月19日，新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在四美举行了奠基礼。

2003年12月19日，获分配在四美的土地上举行了奠基礼，并于2004年初动工。工程于次年竣工，2005年4月18日，依洛路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病患被转送到四美的新医院。2006年10月18日圣路加节，在医疗事工开启的93周年，卫生部长许文远先生在四美宣布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正式启用。

在依洛路的医院仅有60张病床，而新建的医院可容纳200张病床。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营运和行政总监赵耀媚女士是领导从依洛路搬迁到四美的其中一位负责人。她回顾说：“我们搬迁后并没有立刻填满所有200张床位，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有计划地循序渐进提高接收病人的能力，如此我们就能够确保病人得到应有的护理水平。我为我们的员工能够从一家小型的社区医院发展到一家大得多的医院而感到自豪。事实上，许多在依洛路的员工仍然在这里，成为了新员工的导师。”



一条天桥把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与樟宜综合医院连接起来。这是第一家与综合急症医院毗邻而居的社区医院。

搬到四美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与樟宜综合医院紧密合作，以简化运营和微调服务。两家医院由一条有盖的连接桥相连起来，与樟宜综合医院的密切联系促进了两家医院之间的协调和服务共享，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也得以为病患提供无缝的综合护理。

樟宜综合医院和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带来了显著的营运优势，减省了一些重复的服务，例如可以使用樟宜综合医院的X光服务、实验室服务和饮食服务。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也可以在需要时聘请樟宜综合医院的专科医生为病患诊治。如此的紧密合作使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能够为需要治疗亚急性病症、复健治疗和长时间住院的病人提供更好的护理协调。这样的合作模式帮助病患获得从急诊医院到准备返回社区的持续护理，尤其满足了老年人的需要。

与樟宜综合医院毗邻而居也有助于纠正对社区医院的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观念。举个例子，当一位病人知道她将从樟宜综合医院被转送到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时，她哭了，她以为社区医院是一个“垃圾场”。然而，当她注意到两家医院的紧密连接，而且她得到的护理并没有改变，也看到自己的健康正在恢复时，她就明白被转移到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会更好帮助她完全康复。

然而，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虽然专注于满足当时普遍存在的老年护理，可是董事会成员也没有对儿童的需要掉以轻心。董事会要重拾医疗事工的传统使命，就是照顾生病和有需要的儿童，他们提出要再次为年幼者服务。自从医疗事工成立以来，儿童的医疗保健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仍有儿童需要中度的康复护理。董事会决定不把他们撇在门外，而是照顾他们。

其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与竹脚妇幼医院和卫生部进行讨论，探讨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设立儿科病房的可行性。最终决定将医院六楼病房的一部分指定用作儿科护理。2007年10月，医院接收了第一批6至16岁的病人，由此，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成为了第一家为儿童提供中度康复与持续医疗的社区医院。随着重新引入儿科住院服务，医疗事工的使命最终回到了原点，孩子们回来了。



周而复始的圆圈—2007年10月,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推出了儿科康复护理住院服务。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综合居家保健服务为居家病人提供护理、医疗和物理治疗服务。

接触社区

搬迁至四美的两年后,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全面投入运作, 并全力以赴。医院开始寻求超越服务地域的突破, 不甘于受限在四面墙之内。正如成立初期, 医生和护士会到全岛去治疗社区居民。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仍然一如既往地勇于探索, 务求在最需要的地方提供服务。

在2009年,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扩大了居家护理团队, 为出院病患以及由其他医院或医疗机构转介的病人提供居家护理服务。纵然患者的病情已恢复, 能够出院, 但他们可能仍需要护理, 例如需要处理伤口或在家更换导管。到了2012年12月,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将居家护理服务扩展为综合居家保健服务, 包括提供病人个案管理、居家医疗和居家物理治疗服务。这种综合的居家护理服务让患者能够就地养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病患无须频繁地舟车劳顿前往医院, 只要安坐家中就可以获得所需的医疗、护理或物理治疗服务。由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居家护理服务为四美和惹兰峇株的社区服务。

2010年, 在圣安德烈座堂的支持下,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推出了免费流动诊所服务, 为生活在市区一带的乐龄人士和低收入家庭, 以及外地劳工提供服务。这些社区居民负担不起或无法获得医疗服务。例如, 许多外地劳工从事蓝领工作, 在炎热的热带阳光下消耗大量的体力。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流动诊所服务的义工负责人约瑟·汤彼亚 (Joseph Thambiah) 医生观察到: “这些工人往往犹豫不决, 不想去看医生。因为他们一旦请病假, 将失去一天的工资, 这是他们负担不起的。此外令人不安的是, 许多人因糖尿病、身体受伤、耳朵流脓和腹部肿瘤等疾病而苦苦挣扎。我们的流动诊所去到这些劳工宿舍, 免费为他们提供治疗, 这些宿舍通常隐藏在这个岛上看不见的地方。” 义工团队一般在周六晚上工作, 他们从下午5点工作到晚上10点, 诊治多达500名患者。



位于惹兰峇株的日间康复中心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物理治疗和职业治疗服务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流动诊所为市中心一带有需要的居民和外地劳工提供免费的初步治疗

在同一年，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与平安邻里联络站的乐龄活动中心合作，开始在两个乐龄活动中心提供物理治疗和职业治疗服务，一个在惹兰峇株，另一个在甘榜格南。活动中心为有待康复的病患提供免费或有补贴的定期持续治疗疗程。

到了2013年，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在提供医院服务以外，已通过社区治疗服务、日间康复中心、成人居家护理服务和门诊诊所，在岛上提供流动诊所以及门诊计划和服务。到了2014年，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还与竹脚妇幼医院合作推出儿科居家护理服务，去照顾患有慢性疾病的儿童。

这样的全套服务使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超越了医院四面墙的局限，走出去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通过这些服务，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完全履行了作为社区医院的使命，达成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任务，就是进入社区，接触社群，为弱势群体和得不到足够服务的人群提供服务。



坐落在四美的综合大楼

综合大楼

与其同时在医院里，樟宜综合医院和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之间的伙伴关系也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一座命名为综合大楼的新建筑物在四美的两家医院之间的一块土地上进行建造。综合大楼建成后，成为新加坡第一个完全综合的急症医院和社区医院设施，专门提供从治疗到康复以病患为本的护理模式。2012年11月10日，卫生部部长颜金勇先生莅临主持奠基仪式。一栋八层高，拥有280张病床的综合大楼于2014年底竣工。

新建的综合大楼加强了樟宜综合医院和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两者之间的合作，使病患从急症医院被转送到社区医院时可以得到更好的护理。两家医院可以共享设施和资源，如药房用品、实验室服务，还有床位。病床的分配可以轻易地按照急性、亚急性疾病或康复的需要而准确调整。两家医院均致力于整合工序和 workflows，务求更有效率和便利地为病患提供服务。他们最终的目的是病患得以康复。正如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总裁罗溢欣医生解释说：“通过这种新的护理模式，我们的目标是让病患获得高质量的康复治疗，并尽量帮助他们恢复进行喜爱的活动。尤其因为我们的人口老龄化，至关重要的是让他们过着优质的生活。”



在四美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

迈向未来的联盟

在短短8年的时间里，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已经从一家在实乞纳的普通医院发展成为一家大型的区域社区医院，并且正在迈向全岛的各个社区，为他们提供服务。

然而，上帝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有更大的计划。

2011年11月，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加入了东部医疗联盟。虽然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与樟宜综合医院合作成为急症护理和康复护理的组合，不过东部医疗联盟是医疗服务供应者之间的一个更大、更全面的联盟，致力于为新加坡东部的居民提供无缝和高质量的医疗护理服务。联盟的成员包括樟宜综合医院、保健促进局、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综合诊疗所和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

东部医疗联盟的成立是为了向病患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健服务，从急症到康复到门诊，直到痊愈以及后续的疾病预防。这与国家的方向一致，将医疗保健视为一项持续的终身服务，而不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逐个病例单独处理。这种纵向护理方式对于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和患有糖尿病、中风、癌症、心肺疾病等长期慢性病的人尤为重要。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在2013年获颁东部医疗联盟关怀奖的员工包括护士、专科医疗和后勤医务人员。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总裁罗溢欣医生(中间打领带)一起的是护理总监沈丽珠小姐(左)和行政及营运总监赵耀媚女士(右)。

东部医疗联盟的成员涵盖了从教育、疾病预防、早期发现、治疗、持续护理、康复以及后续的复发预防等一系列的医疗保健服务。当中包括对病患和看护者进行教育、增强和支持,使他们有效率地管理自己的健康,并过着健康的生活。

医疗事工始于1913年的一家不起眼的药房,至1923年在厄士金路开了第一所医院,来到100年后的现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成为了新加坡医疗体系的重要的一部分。多年来,医疗事工开设的各所医院一直是满足不同需求和社区的希望之柱,但是这条成功之旅与人类的成就无关,而是关乎无数前仆后继的男男女女,他们坚定不移地响应上帝的呼召,忠实地追随上帝的带领所致。

这是一条追随
上帝的信心之旅,
惟有祂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
的磐石和支柱。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 身心灵的希望

新加坡在1990年代取得了快速的增长；经济得以蓬勃发展，教育体系产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然而，这些变化带给这个城市更大的压力，相关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离婚率上升，教育体系的竞争日益激烈，许多人的工作时间拉长；在家庭中，父母双方往往都全职工作，剥夺了孩子与父母相处的宝贵时间。

这些因素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有鉴于此，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开始关注这个现象。对他们来说的确显而易见，因为更多人需要寻求教牧关怀和辅导来减轻压力，甚至在压力剧增的环境中求存。最终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去探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要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委员会由李朝胜先生、张清心医生(Dr Margaret Loh née Teo)和郑新福座堂长(医生)组成。

最后，探讨得出结果，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名为“圣安德烈生命溪流”的组织，作为护理和辅导行业的教育、培训和资源中心。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张清心医生表示：

“我们的社会中有很多人因为出现了人类功能障碍而过着痛苦的生活，那些患上精神病或情绪有问题的人都有很多痛苦的经历，以及在人际关系出现功能障碍，因而对个人的家庭生活和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是另一个接受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光芒照耀的阴暗之处，这道光也同时成为了许许多多人的力量支柱和盼望的基石。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于1998年11月开始营运，在丹戎巴葛新建的圣安德烈中心占据了两层楼。圣安德烈生命溪流的使命是“我们藉着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在人们的生活中促进他们得到康复、复原和全人健康；并使他们可以通过教会和社区的多层级看护者护理网络，去体验完整的生活。”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是一所专业的全人健康培训和资源中心，由非牟利基督教组织负责营运，旨在在社区里促进最佳的心理和情绪健康。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同时专注于预防和治疗工作，也为有心理和情绪问题的人提供教育服务。诚然，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是圣公会属下的组织，但它的服务是向所有人开放，不附带任何条件。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的服务对象是两种人士。他们主要是专业的辅导员，以期他们在受训后能够在专业上更有效率；此外是直接向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寻求辅导服务的公众。

课程设计的指导原则是传授有效的辅导实用技能，而非只是简单地提出理论和概念。受过训练的辅导员应该能够帮助受辅导者创造最佳的环境，让他们得以充分发挥潜能。于2005年至2011年担任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执行总监的陈河亮先生说：

“我们的目的是培养辅导员有能力去跟受辅导者建立积极的关系，并仔细聆听寻求帮助者的倾诉。我们旨在促进健康，预防功能障碍，并为有心理和情绪问题的人提供治疗服务。”

诚然，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根底的组织，但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尊重个人的独特性和文化。由于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成立时，是要针对一个需求未得到满足的领域，因此提供的服务是当时迫切需求的。最早期的客户包括了家庭资源和培训中心、新加坡狱外监护协会、新加坡肃毒协会和新加坡海军医疗服务等培训和咨询机构。在两年的时间里，教育部邀请圣安德烈生命溪流为2,000名中学教师开发教牧关怀课程。最近，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心意）派其首席心理学家来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接受培训。多年来，圣安德烈生命溪流与各类组织合作，解决诸如戒瘾、性与性别认同、育儿、巩固婚姻、哀伤和抑郁等问题。

在2006年，圣安德烈生命溪流进行了服务重组，对新加坡教区圣安德烈村内的三所学校和三间教会作出回应，更重视对他们的牧养关怀。与此同时，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把办公室从丹戎巴葛的圣安德烈中心迁至圣安德烈村，也就是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办公室和三所圣安德烈学校坐落之处，从而促进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到了2007年，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已经发展至提供三项核心服务：针对全职教会同工的教牧关怀培训、关怀和辅导行业的培训，以及为高风险青少年提供辅导的校本服务。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举办的课程“你做不到”



沙游与象征工作坊的参与者和导师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的重组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并非只是针对接到的个案进行辅导，而是进一步研究社会状况以预测潜在需要的关注领域；与许多社会功能失调一样，圣安德烈生命溪流认识到，在个人陷入其薄弱区域的负面影响之前，预先发现“有风险”的病例尤其重要。因此，圣安德烈生命溪流一直积极开展教育和干预计划，例如，在新加坡建造赌场时，圣安德烈生命溪流预计青少年嗜赌的问题将会增加，根据国际研究显示，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容易陷入嗜赌的可能性，比率要高出两到四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从九岁就开始赌博了，所以及时去挽救这些人尤其重要，以免为时已晚。在2006年，圣安德烈生命溪流与WE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关爱未成年人赌博”的计划，该计划得到新加坡的许多学校所采用。

虽然圣安德烈生命溪流的主要目的是为关怀和辅导专业人员提供装备，当有客户直接寻求辅导时，也为需要的人士直接提供辅导服务。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几乎完全专注于“心的工作”和灵性关怀,这需要特别注意,因为这涉及临床技巧和同理心的结合,以及对情绪敏感性的理解。在为个别客户辅导时,辅导员通过用积极和亲和的方式,以真诚和关怀回应,努力与客户建立个人的关系。圣安德烈生命溪流还通过培训和采用最新的临床与辅导技巧,不断地提升辅导员的能力。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管理委员会主席王水生法政牧师采取了实践的方式,他分享了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曾经接触过的生命故事,“我们处理的个案包括因情绪失控而导致婚姻关系紧张,虐待妻子、酗酒,同性取向等;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们总是着眼于人们的潜力,并专注于如何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在许多个案中,我们成功辅导过的客户仍然跟我们与我们的辅导员保持联系。”

时光流转,无论是接受过培训的人,还是曾经亲身接受过辅导的人,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已经帮助了許多人站稳阵脚,获得信心,并在社会上有效地运作。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位参与性活动的未成年女孩,她充满了罪咎感和感到极度困扰,因而影响了学业表现。值得庆幸的是,她最终向人倾诉,被介绍到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接受辅导,经过了四个月的辅导,她得到了正面的肯定,感受到关怀和爱心,女孩重拾自信。她已经重回校园并且表现良好,她的母亲对女儿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为专业的关怀和辅导人员提供“硬件技能”的装备和培训,同时也专注于心作工作和灵性牧养。

此外,圣安德烈生命溪流还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合作,帮助人修复人际关系。在一个个案中,有一个自闭症男孩的行为,显示他可能一直受到他的看护者虐待。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没有判断和采取对抗性的方法,而是进行了调查,发现看护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没有能力处理自闭症儿童,因而感到沮丧和绝望。其后,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和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合作,向看护者传授照顾和管理自闭症儿童的知识,随着自闭症男孩得到日益改善的照顾,他与看护者建立了更好的关系,他的行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王水生法政牧师分享了许多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董事部成员相似的观点，他说：“上帝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让人们与祂完美相交，这是祂原本的设计。可悲的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已经远离了完美家庭，以及彼此相爱、爱自己和爱上帝的模式。然而，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在个别生命中，复和是可以发生的。”

“通过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提供的服务，我们将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和条件继续为人们进行塑造、鼓励和辅导。我们将竭尽所能地成为他们可以信赖和学习的力量支柱，为他们带来希望，使他们能够过着富有效益和有意义的生活。”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 生命的色彩

在2000年代初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管理委员会一直在研究为需要长期护理的病患提供新服务的可能性。进行这些讨论的时间性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因为时机与新建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正好吻合。由于计划要将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搬迁至四美，因此依洛路的设施将空置下来，卫生部给予圣安德烈教会医院重新开发该地段的选择权。基于该土地规定为医疗用途，因此必须建造一个与健康行业相关的项目。

随着在2004年获得开发土地的选择权，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把新服务的规划升级化。圣公会新加坡教区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由侯耀程医生带领去评估依洛路的土地适合作哪些服务的用途。委员会经过了几个月的祷告、策划和讨论后，提出重新开发为有医疗需要和学习障碍的儿童而设的设施，包括一所学校和一间日托中心。并草拟了一份建议书提交给卫生部、教育部和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由于计划包括了设立学校和日托中心，教育部和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均参与其中。

该提案得到了所有三个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然而，在跟提供学习障碍领域服务的机构进行了解后，以及三个政府部门和专家提出了建设性的反馈，提案出现了新的发展。第一个重大改变是将目标群体从儿童扩大到包括儿童以及青少年和成年人，此外，除了提供长期康复服务以外，新设施也将包括一所学校、一间日托中心和职业与就业服务。

在经过了进一步的参与和讨论后，对该提案继续探讨并最终成型，最后决定要针对一个有迫切需要的领域—兴建一个服务自闭症儿童和成人的全方位综合中心。



坐落在依洛路的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

在2000年代中期，自闭症显然是一个服务不足的领域。一般人虽然通过互联网获得资讯，逐渐对自闭症的认识有所提高，但通常仅限于很肤浅的层面。自闭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当时，为自闭症谱系患者提供的服务很少，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要为这个社群服务将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这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学习新技能，还将大大影响医疗事工的未来以及将掌管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下一代领导人。

诚然，这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当时担任新加坡教区第八任主教并兼任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及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主席的周贤正主教回忆起2005年9月的一次关键性的董事会会议，他们在会上为是否开办自闭症中心进行了投票。

“我们有大约20名董事会成员。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投票做个很重大的决定。我们不能因为要建立一个专业的自闭症中心，而给予满怀的希望，然后又不了了之，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所以我举起了“党鞭”，提醒大家要发自内心地投票—带着自己的信念投票—不想参与也不用觉得为难。投票之前，我们诚心地祷告。”

这是个一致的决定，全体20名董事会成员都投票支持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成立一个专门针对自闭症患者的中心，周主教感到惊喜不已。“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决定，”他表示，“大家体现了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的精神，董事会决定走向最有需要的地方，我们深信上帝会保守这项事工。”

在2005年第三季度，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诞生了。这是一个新旅程的开始—在一个新的黑暗之处照亮光明，为上帝子民的一个新社群带来盼望。

自闭症中心筹建委员会的其中一位成员翁约翰先生被委任为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执行总监。翁先生拥有一流的资历，他除了在社会服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所做的工作获得政府的嘉奖；他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工作系拥有超过30年的教学经验。翁先生有战略思维、有人脉，并具备在创立早期承担领导的委身精神。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在位于四美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10楼开始营运。一位老师正在给一组自闭症中心的成员上职能数学课。

尽管目标是在依洛路开启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然而一旦决定进行这个项目后，事情的发展就如箭在弦。需求已经在那里，董事会遂决定尽快开始提供服务。等不及自闭症中心大楼的建筑完成，2005年10月，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率先在四美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10楼的临时地址开始提供服务了，包括了一所儿童学校和一个成人日间中心。在2006年1月，中心已经有2名学生和4名成人日间中心成员。到了翌年的2008年12月，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已经拥有34名学生和17名成人日间中心成员。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成员接受日常活动的培训

与其同时,规划委员会在针对自闭症中心的要求作出了适切的微调,这所精心建造的自闭症中心将是新加坡的首家,经过了3年的仔细研究,校准所需的计划、设计和服务,以确保能全面满足自闭症患者的需求。

2009年3月28日,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奠基仪式在依洛路举行,由国会议长兼东海岸集选区国会议员阿都拉 (Abdullah Tarmugi) 先生主持。时任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执行总监翁约翰先生意识到因着上帝的手亲自引领而来到这关键的一天,他在奠基礼上发表演辞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们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是建基于上帝呼召我们去服务的旨意,并延续了母院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传统,本着忠诚和正直的方针去满足社区的需求。”正是上帝的引领将医疗事工带到了今天。

新中心的建造工程在奠基后不久就开始了,即使在建造期间,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营运的特殊学校圣安德烈自闭症学校,学生人数快速增长,以致到了一个程度,不得不搬到基里玛弯才能容纳近100名的学生。



2011年3月29日,坐落于依洛路的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由纳丹总统主持正式开幕仪式。(左起: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院院长黄达明法政牧师、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洪赐禄先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主席周贤正主教、纳丹总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营运总监罗溢欣医生、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执行总监翁约翰先生、自闭症中心成员的母亲Susie Tay女士。)

2011年3月29日,坐落于依洛路的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由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总统主持正式开幕典礼。这个设施耗资2,370万元,是一个完全集成的综合设施,专门为服务自闭症儿童和成人而定制;中心还为成员和学生的家人及看护者提供服务。在这个项目落成之时,这是新加坡唯一为自闭症成人提供服务的日间活动中心。

时任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洪赐禄先生在开幕礼的祷告中说:“我们紧记被委以的重大使命,圣公会教会要成为新加坡一个服务自闭症人士的基督教群体。我们降服在上帝的恩典下,把这些建筑和设施献上,求主使用为我们的客户服务。求主帮助我们忠于祢对我们的呼召,坚定我们的服务。”

这座建筑经过精心设计,细节均尽善尽美。总体设计原则是创造一个平静祥和的环境。该设施共有15栋楼,分布在一个椭圆形的走道周围。上部的连接通道将公共通道连接到比较私密的课室、治疗室和成人日间培训室。建筑的物理设施符合支持自闭症患者的教育、培训和娱乐需求。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设有评估中心、诊所和水疗池。中心还为病患的家人和看护者以及资源中心配备了辅导和支援服务。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跟社区医院一样,也有自己的专用小教堂,命名为“盼望堂”。小教堂有彩绘玻璃装置,以彩虹的颜色象征着上帝的应许,认可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成员以自己独特和特殊的方式为生命的色彩作出贡献。



坐落在依洛路的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俯视图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搬迁到依洛路富有象征意义，多年来，自1939年首先被用作骨科医院，直到1992年用作社区医院的第一个地点，这个地方曾经用作满足不同的需要。随着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在依洛路的开设，这个充满故事性和历史性的地方，让社区服务的工作持续地运行不息。

在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学生和中心成员的父母及看护者都受到欢迎，获得无条件的接纳，他们得到鼓励，能够公开地谈论他们内心的挑战和挣扎，而无须担心受到批判，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是他们获得爱和支持的地方。

指引着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工作的信条：

“自闭症谱系的人具有内在价值。他们正如其他人一样，都是上帝的杰作，他们应当被珍惜和受到重视。自闭症谱系中的人是独一无二，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他们组成了人类的色彩，是生命的色彩。”



2012年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成人日间中心家庭日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学生正在接受准备食材的培训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其中一个目标，是促使自闭症患者被他们以外的社区视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

诚然，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工作并不容易，自闭症谱系中的人天生容易发生周期性的崩溃，而现实的情况是，许多员工有时候会无意中受到中心成员和学生的伤害。

尽管如此，这里的员工却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正如现任的代理总裁洪赐禄先生说：“在这里工作是一个呼召，我们的员工会为看到所付出的服务结出果子而感到满足。纵然有时候进展缓慢，但一步一脚印地让自闭症患者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个世界，都会为员工带来很多欢乐，这就是我们这里工作的目的。”

洪先生的抱负是看到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茁壮成长、渐趋成熟。他表示：“在刚开始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临时护理中心。当时我们提供最起码的服务让成员有点事情做，今天我们发展到按照成员的才能和爱好去制定计划，帮助每个人去发挥各自最佳强项。”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目标是帮助每一个学生和中心成员释放他们的内在潜能，在成人成员方面，中心会按照他们的个人天赋和兴趣安排适合的活动。如果有的成年成员表现出对舞蹈或艺术感兴趣，中心也会在活动的安排上作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如何，日间活动中心的目标也不单单是让成人成员消磨时间，而是把他们纳入职业课程的培训，例如，他们被安排在食堂招呼顾客，从事收银工作、洗碗、以及打理整个食堂的卫生等。如果有成员对园艺有兴趣，中心会教导他们种植和照顾植物，用作筹款活动时出售。还有一些成员参与一个园艺计划，到圣淘沙的一家酒店帮忙清理和维持园地和周围的景观。

圣安德烈自闭症学校为学生策划了各种多样化的教育计划，旨在培养他们的独立性。例如：数学的课程以实用的方式教授，学生学习算术是通过实践，老师陪同他们去超级市场或食阁，让他们在消费中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对于有特殊需要的成员，则由校长、学科负责人和教学人员组成的团队为个人量身定制课程。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也高度重视中心成员的家长和看护者的需要，洪先生重申：“我们的服务必须是全面性的，不能忽视中心成员的家人。我们能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就是要为他们提供支援。在这里，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中心成员及其家人，从而展现基督对他们的爱。”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成员参加的园艺计划, 或会用作外部的园地景观设计项目。

自闭症谱系中的学生或成年成员的看护者和家人需要学习如何照顾、支持与自闭症患者同行, 因此成立了家长支援小组, 家长们可以互相支持, 彼此学习。

自闭症是一种复杂的终身疾病, 在普通家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简单事情, 例如去度假, 对于有自闭症患者的家庭来说可能是很困难的事。2012年, 在胜安航空的热心帮助下,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筹办了一趟出国旅游。许多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成员从来没有出过国, 在机场或甚至在飞机上扣上安全带的陌生环境, 都有可能引发情绪崩溃。为了帮助这些中心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作好出游的准备, 胜安航空在实际起飞的一星期前为他们安排了一趟“试飞体验”。

这样一来, 当他们真正去度假时, 就能够对机场的环境和航班上的规律感到熟悉。胜安航空安排的演习包括了从登机、航班安全须知示范到模拟出发的整个过程。机组和地勤人员都了解这些乘客的独特需求, 并特别调动了座位安排, 他们甚至特地来向陪同旅游的人自我介绍。经过了这些细心的策划安排, 让这些家庭得以顺利地度过他们的第一个海外假期, 在旅途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整个旅程圆满成功, 也在2012年10月获得了国家福利理事会的创新方案比赛的第二名。



在胜安航空的协助下,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成员和家人飞往槟城度假。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目标,也是要影响社区公众去接纳和尊重自闭症患者,把他们视为社会中重要的一份子,让他们参与其中。因此,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不间断地积极进行研究,以及举办社区外展和宣传活动。

正如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首任执行总监翁约翰先生在2005年刚被委任时所表达的:“期待我们的社会不仅对自闭症患者,并且对其他有特殊需要的人抱持更开明的看法,总的来说,要让他们可以完全被接纳并融入社区。我也希望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成为一个让父母和我们的成员得到高素质服务,并在当中感受到上帝的爱的地方。”

这段旅程可能才刚刚启航,但星光正在闪烁,带给人希望,从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散发出去,燃亮了无数人生命的色彩。

“所以，我们不丧胆。
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朽坏，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重燃希望， 再获新生

所以，我们不丧胆。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朽坏，
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要
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
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哥林多后书 4:16-18

卫生部意识到新加坡的人口迅速老龄化，于2009年加快了国家计划，大力发展社区医院、疗养院和精神科疗养院等老年人需要的长期医疗保健设施。

李显龙总理在2009年的国庆集会上详细谈到了国人对医疗保健需求的变化。他认识到，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保健的需求将会增加，因为老年人生病的频率更高。

李总理阐述了社区医院和长期护理服务供应者发挥的功用将日益重要：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不同的医疗保健模式的需求。年轻病人不会经常去医院，当他们去医院的时候，通常是急症，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治愈，然后就顺利回家了。但现在我们有许多年老的病人，因多种病症而经常出入医院。在医院住了几天后，他们的急性病可能已经稳定下来，不再需要深度和复杂的治疗，不过他们还没有完全痊愈足以回家。即使回家后，他们可能仍需要针对潜在的长期疾病继续服药。有很多药物不仅是在你生病的时候服用，而是在你的余生里都需要长期服用；尽管回到家也可能再生病，然后又要再进医院。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在医院系统投入更多资源，以及建设新的医院来应对这个问题。”



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一个专门为提供长期精神护理而设的院舍。

虽然总理笼统性地谈到要针对人口老龄化去调整医疗保健的生态系统,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董事会却意识到,有一部分人没有得到充分的照顾,就是一群患有长期精神病和长期疾病的老人,许多人认为这些人的病情没有康复的希望。

然而,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认为上帝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他的内在价值,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记载的,“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朽坏,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一方面专注于医治外在的身体,也同时带给人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内在的心灵每天都在更新。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及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指出,“许多需要身体和精神治疗的老年人求助无门,新加坡没有多少人有治疗精神病患的经验,更遑论长期的医疗护理了。”

由于老年人的疾病性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离不开院舍的护理。我们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一个长期护理的设施,将重点放在康复护理上,而非单单把病人收留进来丢在那里。这是没有得到足够服务供应的领域,我们希望向那些感到没人关心的人显示我们的爱和关怀,因为我们真的关心他们。”

董事会开始进行讨论有关医疗事工如何在这个服务不足的领域把火炬点燃起来。卫生部又公布了一项医疗计划,当中包括需要一间精神科疗养院。

2011年6月,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召开了常年策略规划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为这两个机构制定长期计划,并评估哪些是上帝呼召医疗事工去服事的领域。就正在这次会议上,两个机构决定要认真去考虑营运一家长期精神科疗养院。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很多协同作用,为了有效地营运一家精神科疗养院,必须具备心理辅导和提供长期医疗服务的经验。自1960年代以来,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当时称为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在为处于危机中的家庭、受虐妻子、单亲父母及其子女提供庇护和辅导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还为精神病患提供多项精神康复服务,他们所提供的多方面服务有着良好的记录,如通过辅导、职业治疗、康复计划、就业培训和安置去帮助受助者重拾信心;并且为看护者提供支援。另一方面,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自1992年以来通过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

这股强大的伙伴关系所产生的力量，足以使人们恢复健康。“康复”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董事会成员产生共鸣的关键理念。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营运的精神科疗养院将专注于康复，而不仅仅是治疗疾病。事实上，起初的建议是将新设施命名为圣安德烈康复之家，后来根据政府惯用的用语，决定命名为更容易为人所识别的圣安德烈疗养院。圣安德烈疗养院绝非一个形同“死胡同”的地方，而是一个致力于使人整体康复的家，在身体上、精神上、关系修复、释放伤害和关注个人的福祉。即使有些病人在圣安德烈疗养院度过他们最后的日子，他们也会带着盼望、尊严，如果可能的话，也带着快乐度过这段日子。

开设圣安德烈疗养院的提案在2011年11月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董事会会议上提呈，董事会进行了严谨的讨论，考虑了利与弊，讨论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这个规模的项目，以及是否能够达到营运这类设施的要求等。2011年12月，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最后一次联合董事会的会议上，议决了开办一家精神科疗养院(万国)。

卫生部于2012年3月进行了招标，新闻简报室中挤满了人；这项招标项目显然引起了多个私营机构和志愿福利组织的兴趣。

联合董事会决定由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带领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一起进行投标，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将由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医疗保健)在新加坡圣公会



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的宗旨是要提供一个像家一样的环境，以促进病患康复。

社区服务后港关怀中心(精神科护理)的支持下经营。

招标的要求很全面，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董事会对于一家疗养院的愿景契合。卫生部要求疗养院不仅仅是一个监护设施，而是一个可以让病患康复的地方，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里。

参与招标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团队，对一家长期精神病患的疗养院所需的服务类型都有深刻的理解。这个多学科团队的成员有经验丰富的护理专业人员、企业管理和发展人员、精神科和老年医学的高级顾问、精神康复和护理从业人员。最重要的是，该团队拥有共同的愿景和热忱，去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疗养院，帮助病人走上康复之路。



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是新加坡第四大的精神科疗养院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还诚邀了何黛美博士 (Dr Sally Thio) 在退休后复出, 参与投标工作。何博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认证精神康复医生、家庭治疗师和注册辅导员。自从1986以来, 她一直从事与精神病患有关的工作。于1992年至2001年, 她担任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执行总监; 随后于2002年至2012年担任后港关怀中心的高级总监。她是新加坡精神康复服务协会的创始会长, 并连续于2003年至2008年间担任该协会的会长。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又聘请了一位在康复护理、职业治疗和辅导的美国专家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高级医务人员一起工作。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呈上了投标书, 几个星期后收到了通知, 建议书已经进入了入围名单, 并被邀出席2012年6月4日的会议, 回答招标委员会的提问。

2012年9月17日, 卫生部通知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成功中标, 获得在万国青健保园营运新加坡第四家、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精神疗养院的经营权。将被命名为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的精神疗养院将建成7层楼高, 拥有300张床位, 将在支持性环境中提供以康复为导向的整体护理计划, 以促进住院者的精神康复。



圣路加会堂为住宿者营造了一个恬静的环境



在一楼病房的间隔通向一个小花园



住宿者可以在疗养院内的花园散步或进行户外活动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总裁罗溢欣医生分享:

“我相信我们投标提案的品质和业绩记录为我们赢得了这个决定。没有其他服务供应者能像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一样建立起如此密切的合作关系。从构思到提交投标文件的整个过程，我们都在祷告。最终，我们深信是上帝在带领这一切，祂差派了我们去担当这个重任。未来的工作既艰巨又充满挑战，这只是个开始。我们将竭尽所能，把最好的献给我们负责照顾的人群，为荣耀上帝而努力。”

在得标后的12个月非常忙碌,虽然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是从零开始建设,不过卫生部已经有一些规定,要求提供一个综合计划,包括康复、心理治疗、辅导、灵性关怀和护理的服务。

疗养院的建造工程于2013年9月完成,并于2013年10月14日移交给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在2013年10月18日举行了奉献礼,刚好是医疗事工创立后整整100年。2013年11月,为数100名的首批患者入院。

圣安德烈疗养院执行总监赵丽华博士分享照顾住宿者的重要原则:

“你要尽心、
尽性、尽意爱主
——你的上帝。”

马太福音 22:37

“。。。爱邻如己”

马太福音 22:39



2013年10月18日,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在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的奉献礼上发表演讲。



2013年10月18日,在圣安德烈疗养院奉献礼结束后,来宾和员工再次来到圣安德烈疗养院的顶层,庆祝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成立100周年。(从左到右: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院长黄达明会吏长、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代理总裁洪赐禄先生、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执行总监陈宝谦牧师(Reverend Christopher Tan)、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主席潘仁义主教(Bishop Rennis Ponniah)、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先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副主席吴嘉德先生、圣安德烈疗养院执行总监赵丽华博士、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总裁罗溢欣医生。

赵博士受到这些诫命的感召,她分享了照顾圣安德烈疗养院住宿者的方法,“若我们没有发自爱心的动力,住宿者会看穿我们表面的笑容和友善的话语,他们会感受到这一切的空洞。诚然,他们患有精神疾病,然而他们的内心非常敏感,能够辨识出真情和假意,真心的关怀和虚伪的区别。”

圣安德烈疗养院的目的是透过爱心和善意的同情心,配合包含康复、心理治疗、灵性关怀和循证实践护理方法的综合计划,致力为院舍的住宿者带来全人健康的效果。

这是又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犹如上帝带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进入的许多领域一样。残酷的现实是,许多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的患者需要终身关怀和密切的护理监督。在许多不那么开明的国家,这些人会丢到更像是“垃圾场”的设施。虽然对于一些患者来说,要得到完全的康复是不切实际的,但圣安德烈疗养院的目标是,要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予他们爱心、喜乐、希望和意义,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燃亮照耀。



圣安德烈疗养院的第一批护理人员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重申了这个信念:

“每个人不论他们的残疾到了什么程度,都仍然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每个住宿者不论他们的疾病如何严重,都仍然有希望;每个人不论他们处在什么状况,都应受到尊敬、敬重和有尊严的对待。”

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的目的是帮助住宿者自力更生和建立自信,让他们有身份认同和对未来产生希望。尽管他们可能在精神上出现了问题,但他们的内心会一天一天更新。以上帝的爱在他们的心中燃烧,为他们的生命注入欢乐。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 13:34-35

医院 重新定义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 13:34-35



院牧探访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一位病人

当主耶稣基督施行医治时，祂让这个人完全康复。祂恢复他们的身体，并解决了他们的属灵需要。主治人的背后动机是出于无条件的爱，对主而言，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无限的价值。祂不会因种族、语言、宗教或身体状况而有任何区别。祂无条件地去爱、接纳和修复来到祂面前的每一个人。

祂对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呼召也是一样的，医疗事工的存在不单单是治疗疾病，医疗事工的使命是关顾人们的全人健康。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从起初开始，关顾全人健康的基因已经根深蒂固。医疗事工的创立，就是要通过展现爱心和关怀对待每一个人，来服务被忽视的群体。诚然这是医疗事工的使命基础，但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定会自然地延续到未来，因此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将灵性牧养关怀正式纳入条规的一部分。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院牧长黄达明会长说：“早在1934年，我们就想确定，对一个人的全人关怀不是医疗传教士一路以来以某种方式进行的一些非正式活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在1934年订立的条例经过了精心制定，要为医院提供院牧关怀。”

牧养关怀事工是要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病人、受助者和员工提供精神和灵性上的全人关怀,当中包括了聆听病人和员工的心声,关顾他们在情绪上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祷告,并用圣经的话语鼓励他们。黄会吏长坚定地说:

“牧养关怀代表了我們作为教会的身份和使命,我们既然以教会的名义开展医疗事工,我们必须代表教会,这就是我们工作背后的意义和精神。我们不会将我们的信仰强加于任何人,我们尊重个人的选择。”

院牧团由按立牧师和非按立的教牧同工(助理院牧)组成,他们关注由他们负责关怀的人士在精神和灵性上的需要。虽然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每个周日的办公时间,但实际上他们是一星期7天、每天24小时候命的。院牧同工会在病人入院的24小时内去探访他们。医生关注病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院牧会照顾个人的全人健康。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院牧团为中心成员的父母提供支援

院牧采取积极主动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牧养方式，黄会吏称这为“临在的事工”。院牧与属于他们照顾的病人和员工共度时光，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了解谁过的很好，谁需要特别关顾，并在他们出现性格变化时保持警惕。此外，院牧会关注病人的病史，例如来自破碎家庭或曾表现有自杀倾向的患者；他们甚至关注病患的探访人数，这也是病患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个指标。

诚然，院牧同工都天生富有同情心，但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全然凭“感觉”。院牧团都接受过临床牧养关怀教育的正式培训，这是一项将行为科学和辅导技能与神学相结合的既定课程。通过这个课程，院牧们学习把神学与牧养关怀的临床方面结合起来。除了院牧团以外，我们还有大约50名“益友”组成的志愿团队支援院牧团，每个志愿者都必须接受为期8周的训练课程，让他们学习有关属灵的和实际上的护理技能，甚至细微到如何操作轮椅的细节。

在既定情况下要采取的步骤有特定的协议，例如，当一个病人去世了，两位院牧会立即去病房。由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所有病房都是有补贴、并且床位都很接近的，通常其他病人会知道有人去世。当有人去世时，可能会引起骚动。因此，有院牧在场照顾病人和死者家属的情绪，医生和护士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专注于医疗和操作方面的工作了。

院牧愿意聆听倾诉，并帮助安排葬礼事宜，以及其他需要考量的事项。

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属下的所有院舍和中心：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以及圣安德烈疗养院，都由附近的圣公会教会提供院牧事工的支援。教会的会友定期为每项服务代祷，并以实际行动提供帮助如奉献时间和捐款。



位于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盼望堂举行崇拜聚会

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和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内有一间小教堂,为想参加崇拜的病人和员工举行聚会,这间小教堂在自闭症患者家庭的心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由于缺乏知识和教育,许多定期参加崇拜的人在面对自闭症患者时不懂得如何反应,让自闭症患者的家人感觉自己自己是异类,结果,有些人因此停止去参加教会聚会。在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盼望堂力求去包容所有拥有不同能力的人,由于在此聚会的人对自闭症有足够的认识,并懂得欣赏自闭症人士,参加聚会的家庭能够在充满支持和谅解的环境中敬拜主。还有许多家庭得以与其他类似的建立美好的团契生活,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属灵的家。

院牧关怀不是单单照顾病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将他们的牧养关怀理念称为“全社区接触”,当中包括了员工、义工和看护者。院牧们拨出时间跟义工一起,关心他们如何与患者相处和自处。在一些情况下,有些义工在不知不觉间把受助者的重担全揽在身上,并感觉不胜负荷。院牧帮助这些义工抒发他们的感受,并且把重担交托给主。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院牧团为员工们举办康乐活动

“。。。你必称为修补裂痕的,和重修
路径给人居住的。”

以赛亚书 58:12

病人得到的关顾，往往不限于他们住院的日子，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留医的病人吉米(Jimmy)叔叔在住院期间以及在出院后都感受到浓浓的爱。他住院时被邀请参加医院小教堂举行的聚会，在崇拜的时候，他遇到了上帝，他明白了医院员工对他的爱原来是源自上帝的爱。他决定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生命之主，要成为基督徒，他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教堂接受了洗礼。

吉米叔叔跟医院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出院而终止，他一出院，就到了国外跟儿子在一起，不在新加坡期间，他非常怀念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时与大家在一起的情谊，经常写信给医院的员工。

吉米叔叔回到新加坡后，入住了一间很靠近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疗养院。每个早晨，他都会坐上轮椅向着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进发。他会耗上一整天在那里喝咖啡、吃饭、跟医院的员工聊天。用吉米叔叔自己的话来说：

“我在医院找到了上帝、
找到了信仰和我的家。”

甚至员工也被激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位向来工作很称职的护士因为犯错而受到责备，作为一个做事勤奋尽责的员工，她感到心烦意乱。院牧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后，他去找这名护士谈话，并给她辅导，知道她快要预备辞职了，院牧鼓励她调整心态，坚持下去，结果她做到了。后来她继续有出色的表现，甚至获得了晋升，并且获颁了国家奖状。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设有崇拜聚会，让想要参加祷告和崇拜的病人和家属参加。

院牧也是教会和医院之间的桥梁，一方面，他们向教会提出社区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帮助把教会的爱心和关怀带到有需要的人群中。例如，院牧会帮助教会提高对自闭症和心理健康等需求的认识，教会和会众因此就开始了解有这方面需要的一群的需求，并且懂得和更愿意为他们祷告，跟他们分享，以及表达关怀。正如黄会吏长说：“我们的部分职责是要确保教会和需要的社群保持和谐，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去关怀最需要的人群，去照亮最需要的地方。”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通过医疗专业人员和院牧之间的紧密合作，务求恢复病患的全人意义，无论是身体上、精神上 and 灵性上的；并且通过与教会的合作，使这个社区成为一个家。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马太福音 11:28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员工、病人、家属和亲友在教堂参加聚会。

要成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使无知被知识和理解所取代，让身体上的痛苦得到舒缓和疗愈。

第五章

勇往直前

炉边故事

在纪念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如此古老的机构成立100周年之际,有时候难免只关注在过去历程中的几位关键人物,以及一些关键性的决定。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集体历史不仅是由重大的决策所组成,其中还有患者、员工和访客的故事。诚然日期和事实对于里程碑的建立是不可或缺,但是动人的故事可以为历史增添色彩,使内容更丰富。当中有许多故事从未公开分享过,却在许多人和他们家人的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不是所有故事都是温暖人心,有着圆满的结局。然而,这些故事却构成了如缤纷色彩挂毯般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百年历史;每个故事都是上帝在人类生命史诗的故事中的一部分。

我们在此第一次呈献一些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百年历程中上演的真实故事。

克罗士街

带自己的床来 (约1915年)

1914年，当圣安德烈医疗事工在克罗士街上段开设第二家药房时，原意只是开放给门诊病人。然而，药房很快就很受欢迎，然后事工发现有一些妇女和孩子们病得很严重，需要住院治疗，药房却没有资源提供病房和病床。

药房并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而是设立了临时病房。第一批入院的几个病人竟然把自己的床带来！不久后，到了1915年，医疗事工设立一个有8张病床的小病房，其中6张给成人，2张给儿童。到了1915年底，在克罗士街上段的药房已经诊治了63位住院病人。



威尔士亲王 访问新加坡 1921年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员工和孩子们。

1921年，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王子访问了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这在当时是一个隆重的时刻。圣安德烈医疗事工的孩子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尽管威尔士亲王没有计划参

观诊所。然而，工作人员安排孩子们前往托利 (Tolley) 小姐的学校，在那里他们能够看到威尔士亲王驱车登上政府山 (现称为福康宁山) 的场面。孩子们为这个重要的场合做好了准备，装饰了他们的“儿童角落”，并唱起了“愿上帝保佑威尔士亲王”的歌曲。

尽管小保罗是失明的孩子，无法真正看见威尔士亲王，但他对能和朋友们一起去托利小姐的学校的那一天充满了期待和感到激动。不幸的是，在计划出行之前，他感染了胸寒病，后来发展为支气管炎。虽然病情看来不严重，但小保罗的体质很虚弱，在威尔士亲王访问之前，他离世与主同在。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在小保罗去世时如此说：

“他备受大家的喜爱，疗养院里很多人都非常怀念他。尽管他的眼睛无法在地上看到爱德华王子，但在那遥远的国度里，他将看见荣美的君王。”

史密斯医生在政府大楼的晚宴

(约1949年)



史密斯医生(坐中间,穿大衣结领带)和史密斯夫人凯瑟琳(右起第4位)

1949年,当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在丹戎巴葛开业时,有一位澳洲绅士史密斯(Gordon Keys Smith)医生成为了该医院的第一位医务人员。史密斯医生在18岁这么年轻时已经决定了要当一名医疗宣教士,他于1939年在墨尔本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他与凯瑟琳(Catherine)结婚,凯瑟琳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社工,拥有英语和哲学学位,这对夫妇,史密斯医生在33岁和他的妻子31岁时抵达新加坡。史密斯医生是一个非常谦虚和勤奋的人,他过着简单的生活。然而,他工作的一部分需要进行筹款,这并不是他特别热衷的事情。在筹款的过程中,他会遇到一些富有的慈善家。

某一个晚上,史密斯医生和妻子凯瑟琳必须出席一个盛大的晚宴和接下来的慈善电影放映会。晚宴由一位富有的华人电影大亨主持,并在总督府(现称国家总统府)举行。当所有的来宾都乘坐由司机驾驶的闪亮豪华轿车抵达时,史密斯医生和凯瑟琳开着他们的小型菲亚特旅行车到来。步兵们看到如此简陋的车辆来临时吓了一跳,他们迅速将他的妻子从车上接下来,并指示史密斯医生把车停在大楼的拐角处。

史密斯医生如此描述他的晚宴经验:“真是无法形容的无聊,在喝咖啡之前和喝咖啡的时间,总督和他的助手们向我们尽说一些无关重要的谈话,根本没有机会讨论任何重要的事情。”

晚饭后,这位电影大亨建议史密斯医生的妻子乘坐他的车陪他去剧院,一辆由司机驾驶、有空调的劳斯莱斯轿车;而他让自己的妻子去坐史密斯医生的车,但他不知道那是一辆没有冷气的菲亚特小型车。这位大亨的妻子跟着史密斯医生,坐上他那辆载着药瓶子在车尾箱滚动的小车出发去盛大的电影放映会。感谢主,这位大亨的妻子出身寒微,能够从容应付。用史密斯医生自己的话来说。

她是一个可人儿,
我们的谈话比晚餐
时有趣得多了。

史密斯医生的妻子 凯瑟琳

业余诗人（约1940-50年代后期）

史密斯医生的妻子凯瑟琳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热心支持者，她不遗余力地协助医疗事工和担任医疗总管的丈夫。她本身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社工，自愿花时间为病人提供辅导，乐意聆听他们的倾诉，愿意伸出援手。

凯瑟琳在一个圣诞节展露了她另一方面的才华——作诗。她在用作呼吁筹款的圣诞卡上写了一首短诗，名为“男孩就是这样”。

Little Ah Wong had TB,
Last Christmas he suffered a lot,
But now he is better and plays all day,
No longer a sickly tot.

He met young Ahmat, whom months ago,
He'd know in their hospital spell.
He'd then been thin and ill with worms,
But the doctors soon had him well.

But now young Ahmat was thin once more.
"Bodoh" said little Ah Wong.
"You must wear shoes to stop those worms,
And then you'll grow big and strong".

"I know," replied Ahmat, "but mom's so poor,
And Sammy and I have a scheme,
Last Christmas we spent in the Mission ward,
Where life was a heavenly dream".

"We plan to go back, and pull a long face,
And fool the doctor we're sick,
Come little Ah Wong and join the fun,
And help us to do this trick".

So Sammy and Ahmat and little Ah Wong
Soon sat in the hospital hall,
And while they waited their turn in the queue,
They heard the doctor call:

"Just look at this child, nurse, covered in spots!
Where can we put him, pray?
The beds are all full, there just isn't a space,
We have crowd and crowds today."

So Sammy and Ahmat and little Ah Wong
Looked round at the waiting room,
They saw the diseased, the poor, the lame,
And Sammy exclaimed aloud,

"Look here, you chaps, the joke's no good,
That trick just won't do here,
The docs so busy, the patients so sick,
The game's too mean, I fear".

So Sammy and Ahmat and little Ah Wong
Thought of another idea,
They all begged cents from the neighbouring folk,
And some from their relatives near.

Sam polished shoes for a week or two;
Ahmat cleaned Tuan's car.
Little Ah Wong sold 'smokes' by the way,
They worked both at home and afar.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y returned to see Doc,
And gave him their hard-earned sum.
"To help to buy beds, Sir" said Sammy the brave,
"And also some Christmas fun".

"You're jolly fine chaps" said the doctor tall...
And that's the end of our verse.
We hope you too, who read these lines,
Will generously open your purse.

一个孩子找到了健康、遇到了上帝， 以及回应了上帝对他生命的呼召。

1950年代

王伟发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三（本来有七个孩子，不过他的父母无法再多养一口人，不得不把一个孩子给了别人）。伟发小时候病得很重，在小学三年级时，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那时候，这是一种严重的病症，很多孩子因而丧命。



王伟发牧师(博士) (穿着蓝色Polo衫, 坐在中间), 与他的妻子、子女和孙儿们。

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伟发的父母负担不起带他去看医生的费用。庆幸的是，他的父母发现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提供免费的治疗和药物，他们只需缴付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费用。

伟发在接受治疗期间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在住院时，他第一次听说了耶稣。一天晚上，一位善良的护士来到伟发的床前，告诉他有关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虽然他的父母都是祭拜祖先的民间信仰者，但小小的伟发认为，如果耶稣能够平静风浪，祂也一定能够使他好起来。从那天晚上开始，他每天晚上就站在窗边向耶稣祷告让他好起来。

尽管伟发的治疗过程很痛苦，他每天都要接受注射，两只腿都变成淤青，然而他却保留了一些特殊的回忆。他的母亲每天都会从甘榜峇鲁的家走路来丹戎巴葛的医院探望他，他很享受可以看书和有玩具玩的乐趣，这是他从未曾拥有过的。在他恢复健康出院时，医院甚至给了他一些书本和玩具带回家。

在出院几年后，伟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他的父母和两个兄弟姐妹也接受了耶稣为主。他认为这有部分是归功于他们看到自己从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那里得到的关怀和爱。

今天，小小的伟发成为了笃信圣经长老会碧山协恩堂的主任牧师王伟发牧师（博士），他已经从事基督教事工40年。最近他回想往事时表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对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不仅在我的心灵和思想上，并且真实地在我的身体上。每次当我照X光片，医生指着我的左肺的钙化肿块时，就让我想起自己是如何被治愈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善工使我终身心怀感恩。”

乡村女士寻求医治

1960年代

爱莎 (Asiah Bte Saki) 是一名有着一个4个月大婴孩的母亲，住在武吉慈明甘榜的马来社区里，爱莎的孩子生病了，她在传统民间药物后也不能痊愈，于是她决定带孩子到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接受治疗。

爱莎的甘榜朋友们很生气，对她说：“爱莎，你不能把孩子带去医院，医院是人们去死的地方。”爱莎不为所动，明智地作了决定。

当她带着孩子去到医院时，医生发现她的孩子患了严重肺炎。后来孩子在一个月內得到治疗并且康复了，爱莎带着健康的孩子回到甘榜时，她的朋友看到孩子仍然活着觉得很惊讶，当他们发现孩子还很健康时，他们就更惊讶了。爱莎非常感激医院拯救了孩子的性命，她就立志要当义工，当圣约翰救伤队来到甘榜招募义工时，她是甘榜里唯一的志愿者。

尽管她的朋友已经看到孩子恢复了健康，她们还是责备她：“你为什么浪费时间在这种死人的地方？随着时间的过去，加上教育和更多接触，武吉慈明地区的马来人对医院治疗的信心逐渐增加了，许多人开始向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寻求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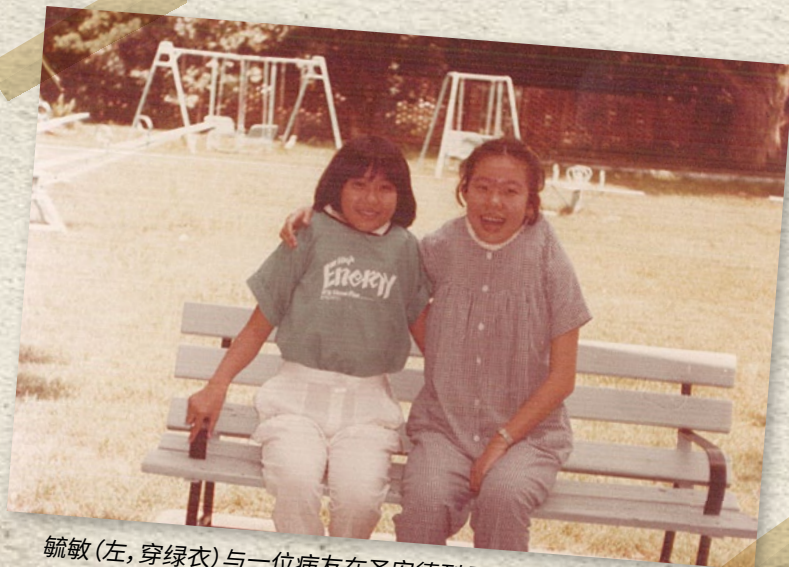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不论种族和宗教信仰，为人们提供治疗服务。

疗愈、爱心与和解

1983年

圣安德烈不断上演令人惊叹的故事，以下就是其中一个。1983年，家中的独生女、年仅13岁的蒋毓敏 (Yee Ming) 因为动了脊柱侧弯手术，住进圣安德烈骨科医院疗养了3个月。在住院期间，一名义工在探病时间向她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过，那时是探病时间，她的朋友都在等着看望她，她为了可以“脱身”，就同意接受基督为主，好让那位义工离开，她就可以跟朋友在一起了。

3个月后，毓敏康复出院了，她却不能忘怀在医院的经历。护士和其他病人读圣经和祈祷的画面感召了她，她后来接受了耶稣为她生命的主。她坦言：“虽然我病倒了，我却有这么美好的经历，我想以后在什么时候我要报答医院。”1992年，她的机会来了，她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开启后不久，申请医院的一份社区事务主任的工作。看来机会不大，因为医院在物色一个有行政经验的人选，而毓敏是一个会计系



毓敏(左, 穿绿衣)与一位病友在圣安德烈骨科医院。

的应届毕业生，出乎她意料之外和令她惊喜的是，她得到了这份工作。

那一年，毓敏开始了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工作，这与她十几岁时住过的圣安德烈骨科医院(社区医院的前身)在同一个地点。

这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的启程，她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部门主管就辞职了。两周之后，医院任命毓敏为代主任。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毓敏不过是一个在不相关领域的应届毕业生，而且她只有22岁。

这样震撼的事情当然使毓敏感到不知所措，她甚至在想要不要留下来。然而，上帝藉着历代志下15:7给她应许：

“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

她顺服了上帝，留了下来并努力工作，她从许多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回报。



毓敏(长发穿白衣)在依洛路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正式开幕仪式后，她以行政主任的身份与医院的团队“重聚”。在这张照片中，她正在协助姚照东部长参观一个疗养区域。

另一方面，在小岛的另一边发生着一件完全不相关的事，一个年轻人王家杰(Alvin Ong)正为着想要转换工作向上帝祷告。他一直在新加坡港务局做港口作业的工作，他不喜欢这份工作，正在寻求主给他开路，他的一个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工作的教会朋友通知他医院有一个空缺，他就去了面试，并且表现出色获得了聘请。可是，新工作的薪水比他原来的工作每月少了\$700。

这时候，上帝通过箴言30:7-9向家杰说话：

“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拒绝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

家杰在受到经文的鼓励后，他接受了医院在负责营运的工作，他的上司就是毓敏。当家杰为毓敏工作时，他对毓敏所弹的钢琴兴起了“突发的兴趣”。毓敏答应每天晚上在医院的小教堂教他弹钢琴，尽管他们俩的感情越来越好，不过他们都保持专业精神，大家在一起的工作也没什么问题。

后来家杰离开了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他们开始约会，这对情侣最终结婚了。家杰这时开玩笑说：

“我花了\$700娶到我的新娘！”
毓敏则反击说：“他弹的钢琴一直都没有进步”。

在工作上，毓敏向曾是军官的医院总监侯耀程医生(Dr Jimmy How)汇报，虽然她很敬佩侯医生的异象、动力和专业精神，她还是觉得侯医生很可怕。她向上帝祷告，祈求主除去她对侯医生的恐惧。她在祷告的时候，发觉她的老板跟她的父亲同一个名字。毓敏的父母离了婚，她与父亲的关系多年来已经很疏离，她非常害怕父亲，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对侯医生的惧怕源自把对父亲的感觉投射在侯医生身上，她明白了自己的感受后，上帝帮助她从恐惧中释放出来。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在1998年，她接到一位远亲的电话，告诉毓敏，她的父亲中风了。她感到很矛盾，她并不喜欢她的父亲，已经多年不见，甚至不

知道他住在何处。然而，他终究是她的父亲。这位亲戚透露，她的父亲将被送去宏茂桥社区医院。她做了一个很为难却正直的决定，安排父亲转而进入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她在那里可以方便照顾父亲。对毓敏来说，与父亲再次见面感到很难受，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就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她强迫自己叫他“爸爸”，虽然对她来说很不容易；即使无法感受到自己对父亲的爱，她还是对他很尊敬。随着时日的过去，加上她丈夫家杰的爱护和鼓励，父女之间的嫌隙逐渐消融，最后终于和解了。

她的父亲出院时，写了一张感谢卡给毓敏表达谢意。她很感动地说：“我爸爸以前从来没有认为我是重要的。”不久后，她的父亲接受了耶稣为主。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毓敏重拾了健康、找到她的终身伴侣、跟父亲和好，并且灵里得着了医治。她昂然地说：

“愿荣耀归于上帝！”

一个大家庭

1987年



Fauziah 在日间康复中心与病人分享快乐的时光

诚然，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是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基督教群体，但不论任何种族和宗教的员工都感觉完全被接纳。在医院服务年期最长的员工是一位阿拉伯女士福兹娅 (Fauziah Bte Awab Bawadhaj)，她在1987年加入，她说：“当起初我加入时，我的朋友和家人问我‘你怎么能在一家基督教医院工作？’但你知道吗，我在这里一直都感到被接纳，我的同事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人，他们祷告时，有时候我会加入。没有人强迫我，总之我会去参加。”

“我喜欢在这里工作。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受到排斥。”

人人享有公义与平等

1996年

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没有谁会比别人重要，除非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在一个忙碌的日子，那时医院还在临时的地点阿裕尼，一名流氓冲进了诊所。他带着哮喘病正在发作得很厉害的女儿，他咄咄逼人，对着门诊部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要求立刻诊治他的女儿。



林慧玲医生和她的病人

医院的员工保持冷静，并按照规定处理，他们开始找出他女儿的病历表，看看她是否有对药物敏感和过去的病史，以便作出正确的诊治和开出适合的药物。然而，他却感到不耐烦，要求立即看医生。其他在轮候的病人难免觉得不安，不过都不敢作声，唯恐惹怒了他。那天早上的主治医生是林慧玲医生，她获知了发生这场骚乱。林医生是一名身型娇小的女士，身材非常苗条，可是她不容被欺负。她从诊疗室走出来，直勾勾地注视着那个流氓，语气坚定地说：

“我们正在尽所能去帮助你的女儿，不要骂我的员工，请你检点一点。”

林医生的举动使流氓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会受到谴责，而且是来自像林医生这么娇小的女士。候诊室的气氛霎时变了，当大家看到那个人退下去，所有人都静了下来，然后余下来整个早上的时间再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后来当这名男子带着女儿复诊时，他道歉了。林医生大方地接受了他的道歉，她后来解释说：“我不怪他，他的女儿生病了。”

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名妇女带着她生病的孩子来，她的丈夫显然是当时的总理李光耀的助手或同僚。她看到当天轮候的队伍很长，决定要利用自己的优势，企图插队，她向柜台的员工施压，威胁说：“你知道我丈夫是谁吗？他是为李光耀做工的。”员工将事件向当天值班的林医生报告了。

这再次唤起了林医生的正义感和平等意识，她从诊疗室走出去，坚定而简单地对那女人说：

“你必须等候，这些可怜的人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早上，我不在乎你是谁或你的丈夫是谁。你必须排队轮候。”

那位女士于是乖乖地等着。

一个迟来的快乐重逢

2007年

有些故事的时间横跨30年。一位心怀感恩的病人寻找着年轻时为他诊治的医生，并想亲自向她说“谢谢”，因为当时他并没有这么做。

在2007年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企业通讯部收到一位男士的电邮，他请求帮助追查1960年代至1970年代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工作的一位医生的下落。他说小时候常常生病，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进进出出，最终他康复了。现在，他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并且事业有成。他想实现一个30年前的愿望，亲自向曾经照顾过他的医生道谢。唯一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医生的名字，只知道她是一位华人女医生。

尽管只有这些含糊不清的资料，企业通讯部的员工还是决定帮助这位先生。工作人员费尽心思地翻阅了从1960年到1970年的常年报告，发现当时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有3名正规医生，一位是男医生，另外两位是女医生，一位印度裔和一位华裔。在确定了目标人物是林慧玲医生后，工作人员开始联络她。不巧的是，只能找到她的住址，没有电话号码，也没有电邮地址，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林医生。几天后，林医生打电话给这位员工，在通话的过程中，林医生听到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就想起了他，并同意会联系他。后来林医生与这位先生联系上，他们见面了。这位先生终于可以向帮助他恢复健康的医生表达谢意，一件留在他的脑海中30年的事。

自闭症双胞胎

超越职责本份的服务 (2010年)

林先生和林太太是三个孩子的父母。较大的两个孩子是患有自闭症的双胞胎兄弟。最小的是一个女儿。两个儿子13岁时，林先生夫妇决定送这对双胞胎杰里克(Jerric)和贾农(Jannon)进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圣安德烈自闭症学校就读。

这对夫妇被学校的工作人员所感动，特别看到他们竭尽全力，想尽办法去帮助两兄弟，例如，哥哥杰里克只愿意由男老师来教导，尽管圣安德烈自闭症学校里大多数都是女老师，他们还是竭尽全力调动了日程表为他安排男老师乔治老师和山姆老师来教导他。杰里克也非常坚持不做某些活动，比如去坐地铁、吃米饭；老师们使出百般的毅力，耐心的讲道理和无比的忍耐，终于能够说服他去坐地铁和吃米饭。林先生夫妇对学校的老师真的刮目相看，因为这些事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杰里克去做。



在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盼望堂

有一天大约下午4:30时，杰里克失踪了，这在自闭症孩子来说并不罕见。这位母亲不慌不忙，立刻通知了学校、盼望堂的细胞小组和警察局。林太太说：“学校立时作出了反应。张庆木牧师、乔治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立刻组织了一个搜索队来帮助我们找到儿子，我实在非常感激他们的乐意帮忙。他们在搜索过程中非常有经验和有系统。”在牧师、老师和朋友的帮助下，在6小时内找到了杰里克。

林家在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盼望堂得到很多支持和关怀，在参加盼望堂聚会之前，他们在另一间教会参加崇拜，那间教会没有给12岁以上的自闭症孩子的儿童主日学。杰里克和贾农两兄弟很难在崇拜时段安静地坐两个小时，他们一家有时会感到很不自在。

盼望堂成为了林家的属灵的家，在这里他们与欣赏并理解自闭症谱系人士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林氏家庭完全融入了这个环境，甚至他们最小的女儿绍娜(Shauna)，尽管她没有自闭症，也在这里找到了她最要好的朋友。

无足轻重的行为显露的大爱

2013年

一代接一代的护士默默地作出了许多善行来，但是大部分都无人所知。2013年，一位病人决定要表扬曾经触动他心灵的4位护士。诚然，这些故事只标榜了4个人，但实际上是向数百名同样的护士致以崇高的敬礼，这些护士自1913年医疗事工开启以来为许多生命带来了改变。

许先生 (Hui Nai Wai) 是一名全身瘫痪者，于2011年5月11日至6月3日期间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留医，出院后成为了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日间康复中心的成员。在2013年的护士节，他坐着轮椅去护理总监沈丽珠小姐的办公室，向她叙述了4个故事。虽然这些事情是在2年前发生的，然而当中的情节仍然在他的脑海里历历在目。许先生回想时说，有一天半夜他难以入眠，天气又热又湿，他汗流浹背。由于他只能有限度地活动，无法舒服地转身。虽然他没

有作声，但夜更护士斯黛拉(Stella)察觉到他的不适，走了过来，替他清洗了背部、更换了衣服，还为他涂上了爽身粉，让他很舒服地入睡了。



许先生在护士节期间拜访了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护理总监沈丽珠女士，以向在他住院期间照顾他的护理人员致以感谢。

另外一次，许先生的身体受到一些影响，好几天都便秘，他去了洗手间，可是无法排便。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护士弗洛伦斯(Florence)发现他有些不舒服，走到他跟前，建议为他用人工辅助他排便；终于成功帮助他解决了问题，使他感到大大地舒畅了。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所有病床都安装了呼叫铃系统，患者在需要时按铃便有人来关注，这个简单的按钮是患者在半夜的救星。由于许先生是全身瘫痪者，行动不便，他担心连去按这个按钮都做不到。李素鸾护士长(Lee Soh Luan)自己主动地更改了呼叫铃的系统，让许先生只需轻触按钮就可以寻求护士的协助。

由于许先生无法自己进食，护士马克艾尔文(Mark Alvin)每天都会喂他吃饭。马克喂他进食的时候，都充满着喜乐、欢笑和幽默的气氛，让他感到很特别，这实在是把他的日子燃亮了起来。

在2013年的护士节，许先生实在觉得憋不住心里的话，一定要向沈小姐分享这些故事。也许在我们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这些举动给他带来了许多欢乐，他感觉到自己备受重视，感受到被爱。

“但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事奉他，因你们要留意，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

撒母耳记上 12:24

不断燃烧

“但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实地尽心事奉他，
因你们要留意，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
撒母耳记上 12:24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百周年纪念牌匾，标志着为纪念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成立100周年而种植的树。

撒母耳先知对上帝子民讲的最后的话，恰当地总结了信实的上帝的历史轨迹，同时展示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未来蓝图。正是因为领略了“上帝曾做过的伟大事情”，才给了医疗事工有信心坚定地迈向未来；正是因为因为在困难时期看到上帝的圣手引领，以及纪念在过去100年来医院的病人、家属和员工的美好见证，我们亲眼看见上帝的信实。通过回忆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了上帝至高无上的带领和圣手看顾，我们看到了上帝如何改变人的生命并吸引万人来归向祂。

与其尝试预测未来的情况，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团队却是忠于主的呼召：敬畏主，忠心地事奉祂，始终如一地忠于起初的异象。

100年前医疗事工开启时所写的异象仍旧始终如一的真实：

“要成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使无知被知识和理解所取代，让身体上的痛苦得到舒缓和疗愈。”

究竟在未来还有哪些新的黑暗之处？这是无人能知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使命是要在上帝所差派去的地方成为光，这光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这光为人们及他们的周围带来知识和理解；这光藉着缓解身体痛苦、提供心灵慰藉和全人疗愈来帮助人们除去绝望的概念。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一直以来都忠于这个异象，在上帝的恩典下，在未来也将一样。



为庆祝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成立百周年，由管理层、员工和中心成员一起进行象征性植树活动。从左到右：圣安德烈成人自闭症日间活动中心职业导师李文强先生(Lee Boon Kiang); 协助中心成员黄凡(Brendon Bong);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日间康复中心病人先生(Ronald Koh);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及主席潘仁义主教;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执行总监陈宝谦牧师; 自1987年以来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服务年期最长的员工福兹娅女士。



未来将迎来更多艰巨的日子，却又令人带着兴奋的期待，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和可能性。在此100周年之际，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从所未有的繁忙。在为未来打算时，圣公会新加坡教区主教兼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主席潘仁义主教只关注可能发生的事情，把不确定的交托给上帝：“现今世界喜欢定下5年计划或50年计划，为了要控制和降低风险。我们却不一样，我们把未来交托给上帝。尽管我们不知道最终医院是什么状况，或者会到达怎样的目的地，我们将持续不懈地执行医疗事工的使命。当然我们会计划，我们会认真努力作工，这是主对我们的期望。”

诚然，我对上帝在过去100年来如此发展医院的事工感到无比的鼓舞，在当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困难的情况一直在考验我们。在过去历程中的不同阶段，我们的前辈们原本都可能放弃的，使命使我们秉持主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也将继续如此行。时代必然会改变，需求也会发展，但上帝不会让我们失望，祂的信实永远常存。”

“我们本着创造的教义为根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诚然，生命并不是完美的，上帝的目的是要让每个人都回到祂的旨意中。当我们为一个弟兄或姐妹服务时，我们就回复到一个真正的人；这表示我们要为每一个人服务，不仅仅是基督徒，或者以基督徒为先。”

正如潘仁义主教所说，医疗事工仍将规划未来。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对如何满足服务不足群体的需求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考量，研究了短期和长期的人口和社会变化。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医疗事工一直保持在其核心价值观上站立得稳，因为历代领导层都保持着燃烧的火焰。更重要的，祷告是所有这些计划的基石。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将在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方面继续与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明确表示，专业精神和具有与时俱进的知识至为关键：“虽然我们是以教会为本，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教会，专业精神是我们提供的核心。然而，我们具备双重性质，既是社会服务机构，又是教会事工的代表；我们必须保持专业，完全透明，并保持高水准的管理。诚然，我们不只是关注于投资回报，我们在这里是要尽最大的能力去为服务不足的人群提供服务，以及在上帝呼召我们所到之处分享基督的爱。”

潘仁义主教详细地阐述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未来服务的领域将取决于一般的需求，而非为了方便，就如当初作出成立自闭症中心的艰难决定时那样，这个使命就是要致力于为服务不足的人群提供服务，无论这个呼召是怎么困难去达成。这是源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无论他们的状况如何，无论他们对自身的社会价值的认知如何，他们都具有无限的价值。”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也会鼓励社区参与解决被边缘化群体的需求。潘仁义主教明确地表示：

“盼望大家来一起靠近受伤痛苦的群体，这将超越只是金钱的捐献，包括了要付出时间，以及帮助那些在我们社会中需要爱和关怀的一群。这将使志愿者和受助者的生命都更加丰盛，这将兴起一代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人。”





我们有一个崇高的目标,要鼓励人们摒弃自私自利的消费主义潮流,让更多人参与,在黑暗之处发光照耀。

自从医疗事工从一点点星光开启以来,一百年过去了。踏入新的一百年之际,许多需求都改变了,新的一组服务不足的群体将会出现;而最重要的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继往开来的一代代领导层仍然保持原来的异象和价值观。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院牧长黄达明会吏长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创立源于怜悯之心,惟有信心才能使它度过最黑暗的时刻,直到黎明破晓。愿由怜悯心和信心组成的双重教义继续支持圣安德烈向未来迈进。

上帝点燃的火焰必然继续燃烧,星光也必然继续照耀!愿荣耀归于上帝,愿病痛得以缓解。



在2013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年度慈善晚宴上庆祝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百周年纪念

从左至右: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副主席吴嘉德先生、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圣公会新加坡教区主教兼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主席潘仁义主教、主礼嘉宾李显龙总理及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副主席蔡长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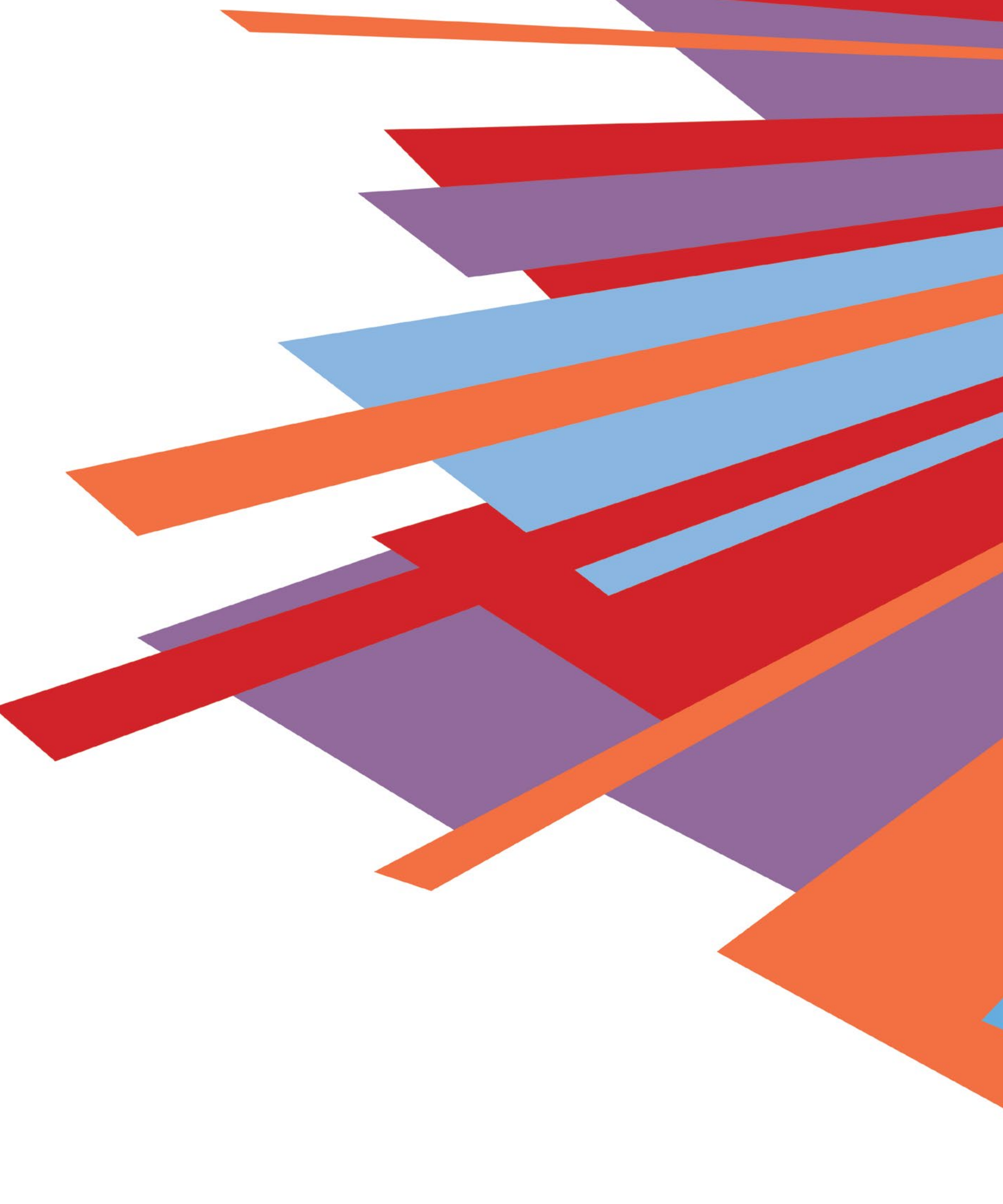




W'S
HOSPITAL

SACS
Singapore Anglican
Community Services

RY GA DINNER





进入光明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50年历程





7

从小做起
忠心耿耿

至小的族要加增
千倍、微弱的國
必成為強盛，我
耶和華要按定期
速成這事。

以賽亞書 60:22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Anglican Welfare Council)于1967年8月31日成立,正如许多始创的故事,都有故事的背景,并且往往是从小做起的。

诚然那位激励启动圣公会福利协会事工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看起初受托付的两个人,他们是法兰西斯·汤玛斯(Francis Thomas)和他的妻子李英娘(Catharine Lee Eng Neo)。

法兰西斯·汤玛斯的生命和爱心

汤玛斯于1912年出生在英国韦斯科特的一个村庄,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

汤玛斯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英国圣公会高派教会的牧师。汤玛斯在北伦敦的海格学校受教育,他无论在学业和课外活动都取得卓越的成绩。他在学生宿舍被选为班长,接下来的一年,他获选为学校的总领袖生和学生军训队的军士长。后来他于著名学府剑桥大学以二级荣誉修毕英文、考古学和人类学,总而言之,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有着光明的前途。

汤玛斯在20岁出头的时候,决定回应自己对教育的呼召,于1934年坐船来到新加坡,进入圣安德烈学校任教。后来他在圣安德烈座堂被按立为宣教士,从事中学的教育工作。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教

师,他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同时真心关怀学生的整体需要。他犹如父亲一般照顾学生的全人培育,因此在学校组织戏剧艺术活动让学生参加。透过这些课堂外的活动,他与学生们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正常的学校生活节奏打乱了,英国殖民地政府被日军打败,在新加坡沦陷期间(1942-1945年),学校被迫停课。汤玛斯成为了战俘,被关在新加坡、泰国和日本的监牢里。战争结束后,



他回到英国疗伤,重拾在战争中失去的健康。1947年,他毅然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到新加坡,再次加入圣安德烈学校,担任圣安德烈寄宿学校的舍监。

1950年,法兰西斯·汤玛斯在高中班任教。

图片来源:海峡时报,新加坡报业控股©版权所有

当汤玛斯回到新加坡之后，主赐福给他超过他所想的。当时圣安德烈宿舍的女舍监是一位护士李英娘。后来他们堕入爱河，并于1948年结婚。其时李英娘也在新加坡中央医院任职护士，她在婚后就辞去了医院的工作。他们婚后住在靠近学校的波东巴西，当时那里是新加坡的荒芜地区，一片片沼泽农地，分布着一些民居。汤玛斯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忆述，“我惊讶地发现，从学校回到波东巴西的路是多么遥远。从表演戏曲的哇扬戏棚走回家是颇长的一段路，感觉好像是千里之遥。在我们搬来的头几个月，孩子们会跑来看我和大喊：‘红毛人，红毛人’，就好像我是马戏团里的大象或长颈鹿，甚至有一些还表露敌意，有一次他们向我抛猪粪，只是没有抛中。”

所有的种种都不能拦阻汤玛斯，他继续委身于在教育、学校和新加坡的呼召。

一次神圣的相遇带来了社区服务的开启

1950年代初的一天，汤玛斯太太在他们的花园旁边发现一个老村民在树丛中寻觅觅，她上前问他在做什么，他解释说，他在收集一种叶子，要用来调制山草膏药敷在脚的伤口上。汤玛斯太太是一名护士，她活出了上帝的爱，向老村民给予关怀，要检查他的腿。她就在家里的车房替他治疗了伤口，并要求他几天后再回来换敷料。她的治疗奏效了，当老村民回来时，还一同带了几个患了类似疾病的朋友。



1948年，法兰西斯·汤玛斯夫妇举行婚礼。



1960年代，法兰西斯·汤玛斯夫妇摄于圣玛格烈女校。

通过这次事件，汤玛斯夫妇意识到村民们没有医学知识，而且缺乏医疗照顾。受到耶稣医治人和服事人的事迹的启发，这对夫妇决定为他们的社区居民服务，在波东巴西一个戏棚设立了一间免费诊所。除了汤玛斯太太以外，他们找到了另一个护士来帮忙，并且招募了圣安德烈学校的中学生和高中生来做义工。

这是学校参与社区服务的开始。

此外，义工们也跟随汤玛斯太太到附近的甘榜（乡村），探访村民，替伤者包扎伤口，同时帮忙他们清理打扫，改善他们的家居环境。虽然学校只在村庄的旁边，然而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汤玛斯在回忆录里记述，“这种分歧是双方面的，当学生们看到村民穿过泥泞的小径，越过沟渠；或者看到他们在甘榜的家里跪在木地板上，替老人清洗和和包扎腿上的臭疮；又或者看到受到感染的婴孩，在头上的疮疖覆盖着类似柏油的草药时，他们都感到很震撼。他们从来不知道在新加坡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现在他们知道了，他们要竭尽所能去帮忙。”

就这样当服务越来越受村民的欢迎，汤玛斯招募了更多圣安德烈学校和圣玛格烈女校的学生参与义务工作。后来更成立了诊疗学会，通过学会的运作，学生们每个星期二下午3-5时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最终，1955年在波东巴西成立了一所免费诊所。



1950年代，一所免费诊所在波东巴西的一个戏棚启动



1951年，诊疗学会的学生在波东巴西替村民疗伤。

图片来源：圣安德烈中学



1955年，村民、学生和义工于免费诊所开幕时摄。

图片来源：新加坡信息及艺术部，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洪灾的避难所

在1950-1960年代，波东巴西一带很容易因季候风吹袭而引起洪水，在严重的水灾发生时，村民往往被困，学生们再一次显露了他们的勇气。圣安德烈学校的诊疗学会和社会工作小组在抗洪救灾中投入了行动。学生划舢舨（平底小木船）去救援灾民和动物。学校也开放给那些没有地方住的村民，为他们提供住处和食物。学校的礼堂临时转换成收容所供村民暂住，并把教堂的崇拜跪垫给他们当枕头。圣安德烈学校是当时最大的收容中心，为洪水灾民提供避难所和食物。政府还使用学校的场地作为分发中心，向灾民派发救助金、食物和农耕品如肥料等，帮助农民在洪水消退后重拾农耕。



1954年，在波东巴西/布莱德地区，孩子们坐在被洪水淹没的家园外面。

图片来源：新加坡信息及艺术部，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1951年发生在波东巴西的洪灾

图片来源：海峡时报，新加坡报业控股©版权所有

A SCHOOL

and the

FLOODS

Floods which hit Singapore on January 11th. particularly affected Potong Pasir, the kampong are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 Andrew's School playing field. As soon as the danger of flooding was noticed the School Social Work Group was alerted and a refugee organisation was set up. During the afternoon refugees began to arrive in the school, and by night 89 families consisting of 460 refugees had been registered and were being housed in the classrooms where they stayed all night.

Student volunteers were on duty in the school providing dry clothes, food, first aid, and other

aid. Teams also went into the flooded areas advising and assisting the people to move to dry land. A minimum of adult supervision was provided, the work being mainly organised and carried out by the school students themselves. The Principal reports that "the services given by students were appreciated by the refugees, and there was at all times a happy atmosphere of informal and friendly order, jobs being done with a minimum of fuss and ordering about".

Congratulations to St. Andrew's School and its Social Work Group!

摘录自圣安德烈座堂1967年出版的刊物“信差(The Courier)”的一篇文章,记述了圣安德烈学校的社会工作小组在洪灾期间担当的角色。



1954年,水灾灾民在圣安德烈学校的大礼堂接受衣物救济。

图片来源:新加坡信息及艺术部,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1954年,水灾灾民在圣安德烈学校等候社会福利部物资仓库配给的救济品。

图片来源:新加坡信息及艺术部,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1954年,从圣安德烈学校来的义工喂受灾的孩子们进食。

图片来源:新加坡信息及艺术部,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1954年,灾民在设立于圣安德烈学校的抗洪救灾中心里进食。

图片来源:新加坡信息及艺术部,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法兰西斯·汤玛斯 —老师、政治家、校长

后来，法兰西斯·汤玛斯的热忱超越了教育，扩大到为国家服务。当汤玛斯仍在教学时，在圣公会的祝福下，他在1955-1959年成为了独立前的新加坡的交通及工务部长。在政治的世界里，他保持着基督教徒的真挚，因勤劳和正直而备受尊敬。他被建国总理李光耀和新加坡第一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描述为“诚实、坦率、聪明而真诚”的人。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通过政治领袖会见选区居民的“接见选民”活动与许多志愿者互动。上帝赐给他的这些经验，对他后来管理大组志愿者时非常有帮助。

汤玛斯在他的政治工作结束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呼召 — 教学。他在政治获得的经验提升了他的领导才能。1963年，汤玛斯被委任为圣安德烈学校的校长，直至他于1974年退休为止。



1959年，法兰西斯·汤玛斯在卸下了交通及工务部长的职位后，重新回到圣安德烈学校教学。
图片来源：海峡时报，新加坡报业控股©版权所有

1974年，学生们在法兰西斯·汤玛斯退休时深情地为他祝贺。

图片来源：海峡时报，新加坡报业控股©



悲剧与觉醒

在1960年代，圣安德烈学校发生了一宗悲剧——一名学生自杀了。汤玛斯为此感到悲痛欲绝。尽管他曾努力与学生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意识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生活在黑暗中，这些年轻的男生、女生需要关怀和辅导。诚然这的确是一个悲剧，然而与其单单感到挫败和困惑，汤玛斯定意要尽所能去减低在未来发生同类事件的可能性，他为了把关心和希望带给情绪困扰的学生，汤玛斯在圣玛格烈女校的一栋小木楼成立了学生辅导服务。

汤玛斯坚定地去执行这项事工，他自己亲自去处理最困难的学生。他经常把这些学生安排在舞台剧的制作中，让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并且可以更加了解他们。节目的彩排在他家院子里的戏棚举行。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密切关注正处于困境中的学生，因此能够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当汤玛斯以这样的方式与学生们接触的时候，大学预科的女生们会帮助汤玛斯太太为学校的同乐日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汤玛斯太太与女生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此，汤玛斯和他的妻子都参与了学生们在学业以外的生活，并能更有效地辅导学生。

汤玛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作为校长，我尽量不会对学校里的人的需要无视或充耳不闻。若要让大多数人得到良好的照顾，仅仅靠一项工作和发展计划是不够的，对最脆弱和迷失的一群必须付出时间，给予关怀。”

学校辅导服务之父

虽然学生辅导服务最初是非正式运作的，但这是一项急需的服务。到了1960年代末期，学校开始对越来越多的学生给予辅导。这项工作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于1968年2月20日，在新加坡教育部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为圣公会福利协会属下的一项服务，称为学校辅导服务，张女士(June Cheong)被任命为第一位高级社工。其后，学校辅导服务逐渐正规化，在教育部的认可下，学校辅导服务开始为圣公会学校以外的学校提供服务。汤玛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说我生命中的高峰，就是我们学校辅导服务的建立了，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满意的成就。我们发现了有新的需要，并且能够做一些事情来满足这个需要。”

这个心声与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精神互相呼应，直到今天——当上帝确定一个需要时，他们就介入以回应这样的需要。



1960年代，学生们摄于学校辅导服务。

圣公会福利协会的诞生

正当上帝带领法兰西斯·汤玛斯和他的妻子去照顾有需要的村民、流离失所的水灾灾民和学生的时候，圣安德烈座堂有了另一个发展。圣安德烈座堂的座堂长东尼·邓普(Tony Dumper)牧师认为，圣公会的福利服务不应该仅仅在灾难时才提供“临时救急”的服务。他建议成立一个组织，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社区服务。在1966年，圣安德烈座堂成功举办了售旗日，为圣公会的福利事工筹集了\$15,313.14后，东尼牧师的建议显得尤其必要。这笔钱将有助于预先规划，更好地组织和主动服务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一个临时委员会在1966年11月16日成立，汤玛斯担任主席和费利西蒂·福斯特—卡特(Felicity Foster Carter)担任文书；佩雷拉(M E Pereira)则担任财政，负责评估启动这样一个组织的可行性。他曾经带领售旗日筹款活动的策划。其他委员还有霍斯利(Horsley)夫人、董朝星(Dong Chui Sing音译)和黄东成(Wong Tong Seng音译)。

委员会在汤玛斯的带领下既有效率又有果效。1967年8月31日，圣公会福利协会正式成立，汤玛斯受委任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使命宣言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开展社区服务和福利工作，为年老、贫困、穷苦和老弱者服务。**”

那时首要的任务是为圣公会福利协会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为了保留在圣公会大家庭里，东尼牧师建议协会建于圣玛格烈女校。在联络学校时，他们欣然答应了。圣公会福利协会接着向李氏基金申请建筑费的财政援助，他们慷慨地捐助了\$15,400。随着李氏基金与建筑师

梁先生(Richard Leong)的支持，圣公会福利协会大楼(包括总办公室、两个小的私人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于1968年2月19日落成，以备运作。

早期的筹款工作全赖委身的义工们组织一年一度的售旗日，售旗活动可以成功筹集到圣公会福利协会的运作经费。协会的第一个售旗日在1968年5月25日举行，由佩雷拉和他的委员会，董朝星和戴维斯(F Davis)负责带领，筹集了超过\$26,000，在当时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少的款项。配合第一次售旗日的活动，也同时开始了第一次发出邮件呼吁公众为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工作捐款。

1968年8月3日，位于苏菲亚路圣玛格烈女校内的圣公会福利协会正式开幕，由社会事务部政务次长陈志成主持开幕典礼、刘得恩会吏长祝圣大楼。大楼是一栋设有冷气的建筑物，也同时用作暂时无家可归的家庭的紧急收容所。

政务次长在开幕礼的致词，到了50年后的今天仍然显得那么真实：“**当我们知道有一个特定的组织已经建立了非常牢固的根基，这的确是令人鼓舞和安慰的。这就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情况，它将在我们的福利服务中显著而持久地为贫困者、残疾人士和弱势群体服务。**”



1980年代售旗日

SINGAPORE ANGLICAN WELFARE COUNCI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 1969.			
	1969	1968	
	\$	\$	1969
EXPENDITURE			\$
Flag Day	2,562	26,401	Flag Day Collections and
Sick and Needy	8,136		Sale of Car Labels
Student Aid	24,749		and Key Chains
Salaries	10,881	8,466	Donations for student aid
Central Provident Fund	611		from Lee Foundation
Water and Electricity	305	239	Donations
Postages and Stationery	485	1,287	Interest on Deposits
Maintenance of Premises	—	(9,723)	Excess of Expenditure
Travelling	1,504		over Income
Telephone	277		
Miscellaneous	360		
Insurance	50		
Audit Fee	527		
<i>Depreciation :-</i>			
Building	\$ 637		
Furniture & Fittings	200		
Motor Van	472	1,309	
Opening Ceremony and	—		
Exhibition	—		
	<u>\$51,756</u>	<u>\$26,670</u>	<u>\$51,756</u>

摘录自圣安德烈座堂刊物“The Courier”，说明圣公会福利协会在开始2年(1968-1969年)的收支状况。

陈志成政务次长认可了圣公会教会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他的演讲中,他说,“随着达致了一个完整国家的地位,我们应该全力负责去照顾我们当中比较不幸群体的福祉。因此我很高兴知道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愿意独立自主地肩负起这一个责任,为新加坡人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我相信未来将有许多后继者追随其后。”

开始起飞

在开幕过后,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参与和影响迅速超越原来的范围,向外扩展。他们被上帝的话语所启发,跟随以赛亚书61:1-2的教导去开启他们的工作: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宣告耶和华的恩年 and 我们的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所有悲哀的人。”

上帝的话语涵盖了圣公会福利协会的章程-去帮助贫苦的人,安慰破碎的心,带希望给黑暗中的人,并使人自由。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分支机构分布广泛的范围,他们与各种社会服务组织合作,采取种种措施以吸引更多的社会工作者,为受助者提供就业机会,并在新独立的新加坡的国家发展中发挥作用。

圣公会福利协会迫不及待地展开工作。在第一个十年,他们与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其中一些合作项目包括在威尔基路儿童院举办游戏活动,探访基督教残障中心,大巴窰基督教诊所、新加坡儿童协会、圣保罗幼儿园和板桥医院。他们还参与智障儿童的工作,在短暂的五个月里,协会赞助智障之家的工作,直到后来他们因资源有限,决定退出合作。圣公会福利协会也积极与玫瑰小屋合作,这是一个与毒品有关的妇女康复中心,协会的成员定期探访并提供基督教辅导服务。

1968年,位于苏菲亚路圣玛格烈女校内的福利协会大楼开始运作。

图片来源:海峡时报,新加坡报业控股
©版权所有



为了吸引更多受过更好培训的社会工作者,1969年7月,圣公会福利协会提供两份每年\$1,800的奖学金,供就读社会科学系的大学生申请。奖学金得主须履行在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工作约束,获得每一年的奖学金须在协会工作一年半,薪酬按照政府部门同类的工作计算。1974年6月,协会迎来了第一位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来实习六个月的学生。

圣公会福利协会的首要宗旨是辅导受助者直到他们可以在社会上立足,无论是在学校,工作场所、家庭或社会的方面。1970年6月协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首次聘请了一位受助者担任文员,树立了一个榜样。

圣公会福利协会也是国家发展的一部分。在1970年的全国职工总会(NTUC)教师联盟研讨会上表明赞同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工作,并要求协会属下的学校辅导服务成为国家计划的教师专业现代化的一部分。

现在回想起来,上帝正在为机构的未来作准备。

教区议会的参与—分工合作

1970年,圣公会福利协会在圣公会新加坡教区议会上提呈第一次报告。讨论的主要项目是在新加坡圣公会教区的框架之下,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定位和角色,以及未来的发展。具体的讨论是如何在协会的“属世”工作和教区的“属灵”事工的平衡中分工。

在那次的教区议会中,决定了协会的社工将处理受助者在社会、成长和经济上的需求;至于属灵的需要就由参与牧区的牧者来照顾。这样的做法一直实行并延伸到今天,院牧和社工携手合作为不同的受助群体提供服务。

ANGLICAN WELFARE

ANGLICAN WELFARE COUNCIL FLAG DAY

SATURDAY
MAY 25th.

WHAT IS THE ANGLICAN WELFARE COUNCIL?

For many years the Cathedral sponsored an Annual Flag Day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a good deal of individual relief work. Some other parishes joined with the Cathedral while others made their own arrangements for raising and distributing welfare money. The increasing success of the Flag Day under the recent leadership of Mrs. M. E. Perera opened up possibilities of a more systematic use of our welfare funds. A number of laymen who had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athedral Flag Day Appeal, representing several parishes, proposed the setting up of a Singapore Anglican Welfare Council. In August of last year the Council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Diocese, and Mr. Francis Thomas was elected the first Chairman. The Council is responsible for raising money for Anglican Welfare work in Singapore and for planning the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oney collected. All parishes and Church institutions are entitled to representation on the Council. Apart from the Council's central planning money is also made available to parishes for individual relief.

WHAT HAS THE COUNCIL DONE?

1. \$14,000 was distributed in grants for welfare in 1967.
2. \$2,000 was given to assist school students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The Lee Foundation has recognised the Anglican Welfare Council and is willing to give the Council assistance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students.

3. A Schools Counselling Service for our schools has been begun. This is a pioneer work in Singapore and offers special help to students with personality problems, and to maladjusted and delinquent children. The Council has appointed Mrs. June K. Y. Choong as Senior Caseworker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working among the 6,000 boys and girls of our Singapore schools.
4. Anglican Welfare Centre. This has been opene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school authorities in the grounds of St. Margaret's Primary School at Mount Sophia. A semi-permanent building houses the Council's office and also provides a centre for the Caseworker and other welfare work. The Adoptions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Children's Society will also be using the Centre for its confidential work.

THE FUTURE.

The Council needs your voluntary work, your gifts and your interest. This is the Anglican Church's own Welfare Service through which we seek, in the spirit of Christ, to serve those, of all races and religions, who are in any kind of need in our society.

摘录自1968年圣安德烈座堂刊物“信差”,说明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工作状况。

存亡之秋—经济困境

早期举办的活动，经费的支出都落在圣公会福利协会的身上。在1971年的常年教区议会上，首次浮现了协会的经济困境。教会质疑协会的生存能力，甚至考虑把圣公会福利协会关闭。

值得感恩的是，协会为贫困者提供的服务足以证明它存在的价值，讨论的焦点，从本来要关闭转移到寻找继续生存的途径。协会知道自从上帝成立了这个组织后，祂必看顾到底。议会进行讨论如何由各牧区和教会参与为协会筹集经费。其中一项建议是，每年在教会为圣公会福利协会收取一次特别奉献，建议获得通过并执行，这个做法沿用至今。

1971年10月，圣公会福利协会宣布，协会已经稍为脱离破产的阴影，这个阴影一直在过去的两年笼罩着协会。

上帝是信实的！

学校辅导服务的时代到来

圣公会福利协会自从在1967年成立以来，在短短的四年间，组织已经成长，配置也有所增加。1971年，协会的其中一个项目—学校辅导服务，已经协助了来自42所学校的487名学生。无论是协会或学校辅导服务，所需的经费都是依赖成功的筹款活动和慷慨的捐助者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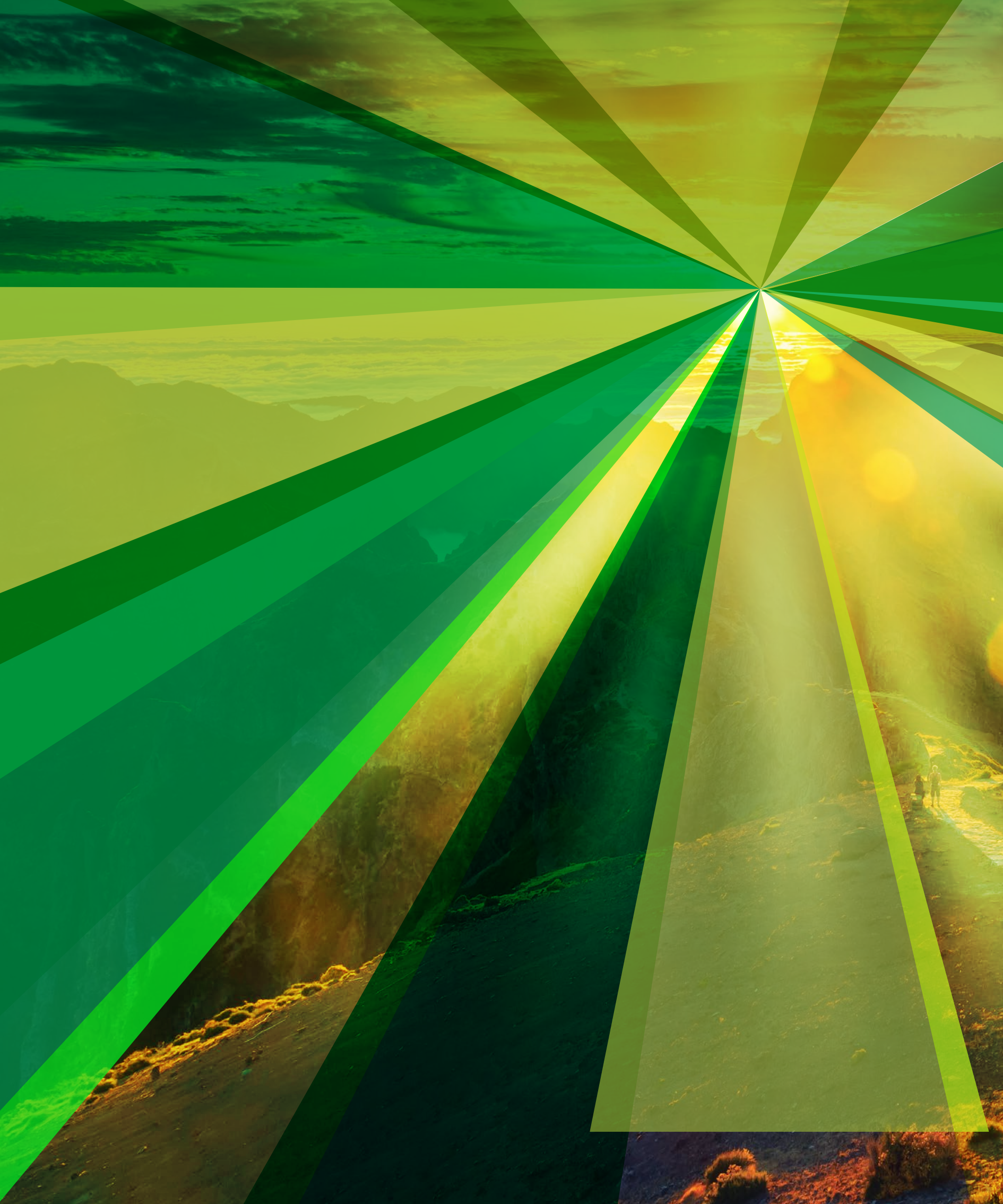
在1971年的临时会员大会上，提出了将学校辅导服务脱离圣公会福利协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这是基于非常实际的考量，首先，通过学校辅导服务的独立，它可以为圣公会学校以外的学生提供服务，使更多学生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服务。其次，若成为一个不隶属于宗教团体的独立组织，学校辅导服务将能够获得政府的津贴，以及捐款得以豁免课税。

1975年7月1日，学校辅导服务成为独立的组织，隶属于新加坡学校社会服务协会，并开始把服务扩展至全国的学校。

在两年后的1977年，圣公会福利协会易名为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以强调其服务新加坡的重点。

下一个旅程

除了在1913年初开始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医疗工作，圣公会福利协会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开始。从汤玛斯夫妇的后院，主带领圣公会福利协会，从起步继而谦卑和忠心顺服地延续。现在祂将要带领协会迈向新一段的旅程，从苏菲亚路的山坡上进入新加坡市中心的核心地带。





2

从山坡上走下来的
朝圣之旅

云彩几时从帐幕上升，
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
云彩在哪里停住，
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

民数记 9:17

圣公会福利协会从1968年起运作，于1977年易名为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 (Singapore Anglican Welfare Council)。这些年来的会址都是在苏菲亚路的山坡上。协会在成立了12年后，正如民数记所说，上帝使云彩上升，带领他们下山，指示他们安营支起帐篷，进入社区服务的新领域。

诚然，在苏菲亚路山坡上的日子舒适安逸；不过，协会在1970年代注意到一个需要关注的新群体—弱勢的年长者。协会的委员会开始讨论要启动老人临时住所的理念。在位于亚美尼亚街的圣格列高利启蒙者教会 (俗称亚美尼亚教会) 的牧师楼被选作这个项目的地点。1978年6月，协会获得了这栋命名为圣格列高利大楼 (St Gregory's Hall) 的5年租约，获豁免租金，唯一的的条件是让亚美尼亚教会的会友在等候名单上享有优先权。

然而，国家发展部没有批准将这座建筑用作老人院舍的用途。不过他们允许教会把大楼用作福利活动中心，以及供一至两名工作人员住宿。协会同意了 this 建议，接受了亚美尼亚教会提供的租约，并以\$9,000翻修了圣格列高利大楼。

圣格列高利大楼于1980年3月15日开幕。与本来在校园里的圣公会福利协会旧址相比，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协会现在坐落在岛国的市中心，周围人口稠密，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更靠近。在这里有钱人和贫困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贫富并存的地方。协会的新地点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位于圣安

德烈座堂的附近，因此促进了协会和教会之间的密切合作。上帝为协会预备了完美的设置，带领协会展翅上腾，在新的群体当中提供新的社区服务。上帝在前带领，协会凭信心紧随。

1970年代的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坐落在亚美尼亚教会的圣格列高利大楼。





1930年代，三水妇女在工作。

图片来源：由国家文物局，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供。

在危机中的妇女 — 孤寡、老人和康复者

圣格列高利大楼是一幢幽静的两层平房，楼上是办公室、辅导室和职员办公室。一楼有康乐室、饭厅、厨房、储藏室和活动区，还有供费利西蒂·福斯特—卡特住宿的宿舍。

卡特是上帝差派来的一位女士，在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这个阶段中给予援手。她是一位宣教士，于1955年来到新加坡，在圣玛格烈女校教导圣经科。在协会搬到圣格列高利大楼后，法兰西斯·汤玛斯把卡特调来，把协会运作的重任交给她。后来，在1976年，卡特被任命为协会的执行总监直到1986年。

上帝在适当的时间差派适合的人，祂在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成立时期派来了法兰西斯·汤玛斯夫妇，那时候协会的确需要一位校长和一位护士。现在，祂兴起卡特去带领协会进入故事的新篇章，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妇女事工。一位敬虔并受过圣经培训的使女，就是这个时代最理想的人选。

协会自从搬到圣格列高利大楼后，这栋以往安静的大楼变得热闹起来。它吸引了三个群组的妇女 — 年长妇女、家庭暴力和其他家庭问题的受害者，以及戒毒者。协会以基督的爱去服事她们，提供陪伴和辅导服务，把她们从绝望之处带到希望之地。

在协会搬去亚美尼亚教会之前，他们的女员工和义工早已经开始在玫瑰小屋 (Rose Lodge) 提供服务，那里是新加坡唯一的妇女戒毒康复中心，协会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赞赏。圣格列高利大楼迅速吸引了一些前吸毒者和戒毒者，她们当中有很多是在酒吧或夜总会工作过，受不良的环境影响而驱使她们吸毒，现在她们希望改过自新。协会在服事妇女方面非常有果效，因为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和义工都是女性。有一点听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一般女性吸毒者的复吸率高于男性吸毒者。协会遂提供了一项急需的服务，就是在圣格列高利大楼辅导这些妇女，并且教导她们一些工作技能如速记、打字、英语、缝纫和手工制作，以期帮助她们获得就业机会，从而摆脱再次吸毒的恶性循环。

那时候，很多贫穷的工厂女工在圣格列高利大楼附近工作，也有许多妇女是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做粗重工作。她们在牛车水、文庆、合洛路和红山一带生活，住在拥挤凌乱的一房单位和店屋。

有些妇女是来自中国广东省三水的劳工，她们受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例如建筑地盘工人，以应新加坡当时迅速现代化的需求。这些三水妇女通常是单身和收入微薄，居住在摇摇欲坠的破旧房子里。

至于来到圣格列高利大楼的另一群妇女，她们遭受家庭暴力、被家人忽视和疏离。显而易见的，在新加坡市中心核心区有许多妇女的福利被忽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向她们伸出真挚的友谊之手，关怀她们，并且提供实际的帮助，如供应膳食、组织活动；或仅仅随时在她们身边，聆听她们的倾诉。

圣格列高利大楼很快成为了这群弱势妇女们的绿洲，她们在这里得到了本来缺乏的爱和关心、庇护和尊敬。很明显的，上帝呼召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去服事这群妇女，以基督的爱去爱她们。



不再有星期一的忧郁

在搬迁去亚美尼亚教会前，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已经通过给学生辅导及学生资助计划去服事学生。搬迁后，上帝带领协会教育部把服务范围扩展至老人服务，现在，关顾年长者已经成为每天的日程。

老年人常常被忽视，他们是孤独的一群。当中有很多人是单身，或者即使他们和家人住在一起，他们的孩子忙于工作，往往也缺乏陪伴。在1970年代，协会成立了星期一同伴俱乐部，弥补他们这空白的一块。该俱乐部每逢星期一举行聚会，并因此得名，为住在亚美尼亚教会附近的年长者提供交友活动。俱乐部首先在圣安德烈座堂内举行，其后在1979年搬到圣格列高利大楼。

1982年，费利西蒂·福斯特—卡特(右)与妇女员工和义工摄于亚美尼亚教会。

虽然星期一同伴俱乐部是由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举办,不过参加做义工的是来自其他非圣公会教会的年长退休人士和家庭主妇。通过俱乐部,协会提供三餐,进行有组织的游戏,教导工艺品制作,并举办基督教和圣经教育课程。在有需要时,协会还提供经济援助和食品配给。义工们也去家访行动不便的老人,或到医院和疗养院探访。

俱乐部的消息传开后,出席人数猛增。大多数参加者是女性,但也有少数固定参加的男性。

睦邻计划

睦邻计划是由附近的乌节路长老教会提供的一个现行方案。通过该计划,义工们服事被边缘化的社群,与他们分享基督的爱和向他们传福音。1987年,协会把这项计划从乌节路长老教会接管过来。

通过睦邻计划,协会的义工在霍金斯路探访了越南难民营。这些难民通常被称为“船民”,因为他们是乘船逃离越南的。难民通常是整个家庭一起逃难,也带着年幼的孩子。他们暂时收容在霍金斯路的难民营,等待命运的安排。

另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在兀兰与板桥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以及在全国其他医院的长期慢性病患。像难民的情况一样,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所以协会派人去探访他们。虽然协会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与精神病机构合作的经验,对协会的未来非常重要。上帝在那时已经在为协会编织祂的宏图大计。



(左) 1980年代星期一同伴俱乐部的会员。

(下图) 1986年,越南难民在三巴旺霍金斯路的难民营。

图片来源:新加坡注册导游协会,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亚美尼亚街的另一幕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是本着基督教的慈悲心怀,在任何时间为任何人提供服务,因此,圣格列高利大楼一周开放七天,一天24小时。可惜的是,由于协会的慷慨服务传开了,吸引了一些人企图趁机利用基督教的慈善工作获得好处。

1985年,陈河亮(James Chan)受聘为协会第一位男性社工。1985年2月,河亮开始在圣格列高利大楼工作,成为卡特的第二副手。作为唯一的男社工,并且曾经在监狱中担任过类似职务的人,他负责处理有潜在危险的情况。他忆述前囚犯来到圣格列高利大楼讨钱的经历,如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变得暴力,并且拒绝离开。随着农历新年将近,越来越多大批纹身的私会党徒来到协会来威胁,捞便宜。甚至有些人故意刁难,哭着跪在地上乞讨。

这些人知道在附近有三间教堂—卫理公会卫斯理堂、乌节路长老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他们会从一间教堂到另一间教堂去乞讨食物和金钱。河亮回忆说,他必须赶快学会区分那些有真正需要的人和那些利用基督教慈善机构的人。他说:“在那时候(1980年代),社会服务机构没有一起合作。我必须主动与其他教会联系,互通求助者的个人资料,以评估是否有人滥用服务。此外,如果有人声称他得到了一份工作,并承诺迟点会偿还他所‘借’的钱,我会打电话给他所谓的雇主去核实是否属实。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和敏锐的分辨真假,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帮助那些有实际需要的人,并有系统地区分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这也可能让我陷入危险或威胁到自身的安全。”

然而,协会从容地接受这一切,明白到这些人也是遭恶劣环境所迫的受害者,他们也需要上帝的爱和怜悯。

耶稣在路加福音6:29-30说:

“有人打你的脸,连另一边也由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拿走你的东西,不要讨回来。”

为上帝的灵所感召,协会尽可能地帮助所有的人,即使这意味着有时会被利用。协会在圣格列高利大楼里,不论在任何情况和环境下,本着基督向我们展示的爱和牺牲精神去服务社会。

后来,这些社会问题逐渐被重视,因为许多家庭服务中心陆续在全国设立,法律规定民众须去到官方登记地址附近的社会服务机构。他们不再能够从一个机构去到另一个机构利用福利服务。

迈入黄埔社区

在圣格列高利大楼的工作就像是一个训练基地,上帝正在给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磨练,并在铺排一个更大的任务。

1983年,政府宣布要拆除圣格列高利大楼的计划,协会陷入了不可预知的境况。然而,协会的管理层转向上帝,为新的会址寻求祂的指引和带领。这导致他们开始为协会的未来发展恳切祷告和深思,那时候,协会已经服务了16年。

拆除圣格列高利大楼的计划最终没有落实,反而,在1985年1月,协会应邀续签了另外5年的租约。但是通过这次的经历,上帝带领协会切实地思考他们的未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

1986年5月,协会与黄埔基督中心的两位代表开会,一位是海军上校侯耀程医生(Dr Jimmy How),另一位是黄埔基督中心的牧正黄锐觉法政牧师(Canon James Wong),大家一起讨论合作建立家庭危机服务中心的可能性。黄埔基督中心已经在进行照顾家庭危机的工作,并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以扩大这项服务。讨论的进展迅速,一个月后,协会在6月与黄埔基督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协会开始了调解家庭危机的新服务。新服务设于黄埔基督中心的现址,并易名为黄埔关怀中心。中心的运作由协会负责,成为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最终成立的众多调解危机服务中心的第一间。

进入新的篇章 — 黄埔关怀中心

黄埔关怀中心于1986年8月11日在位于黄埔区惹兰登德兰(Jalan Tenteram), 111号的会址正式开幕。侯耀程医生被任命为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主席。紧接着在同年10月29日,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的郑灵光主教为黄埔关怀中心主持祝圣典礼。虽然黄埔关怀中心开始运作了,不过协会的行政和营运总部仍留在亚美尼亚教会的圣格列高利大楼,直到1991年1月才迁移到黄埔关怀中心。

黄埔关怀中心在初期,主要是为在家庭危机中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居住的庇护

所,这包括了受家暴的妇女和有经济困难的单亲母亲,以及其他与家庭有关的突发事件的受助者。黄埔关怀中心也设有一个庇护工场,供妇女学习谋生的技能,并赚取一些收入,因为有些妇女不能离开中心,唯恐遭暴力的丈夫发现后又重启家庭暴力的恶运。

虽然黄埔关怀中心是作为一个调解家庭危机中心开始,不过工作人员渐渐意识到,来求助的人遭受的各种家庭问题许多都是源于潜在的精神疾病。1987年,14名居民中有8人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启示。协会在黄埔关怀中心开始的是调解家庭危机服务,并不是处理有精神障碍者的服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求助者转介到更适合处理这类问题的机构。但他们知道这并非巧合的,上帝把他们带到那里,他们必须做一点事情。为了能够长期帮助这些求助者,协会明白仅仅提供庇护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关注问题的根源,就是解决精神障碍的问题。

这个决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是协会为精神障碍者正式推出服务的起首。在这之前,协会的工作人员和义工曾通过医院探访去服务精神病患者,而不是协会自己的服务。精神病护理最终成为了协会所提供服务的中流砥柱。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发展精神护理服务是势在必行的,侯耀程医生在1998的全年报告说,在政府医院和门诊诊所共录得超过9万人次的精神科会诊。那时候,除了协会以外,新加坡只有两间政府精神科日间护理中心。虽然协会在启动黄埔关怀中心时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上帝带领需要牧养的羊群,从黑暗的精神病况中走出来,进入了治愈和复原的光明中。

黄埔关怀中心的宗旨刊载在1986年度的报告中：

- 1.为精神障碍者提供康复方案和活动，以提高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促进他们最终重返工作岗位，并生活在社区中。
- 2.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学习个人保健，建立社交技能和培养工余爱好。
- 3.提供庇护就业工场。
- 4.向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展示基督的爱，并通过社会心理和属灵的辅导、祷告、内在医治和释放来提供个人的服事。

黄埔关怀中心的主要建筑是一栋两层高的平房，楼上的房间是供遭家暴的妇女和精神障碍者使用。在楼下是一个房间，给不健全或处于危机中的家庭居住，同时也用作辅导室。黄埔关怀中心的第一批居民，是那些在黄埔基督中心与协会还没有合作前已经被照顾的受助者。

其后在黄埔关怀中心设立了一个旧货商店，名为“礼品与旧货店”，出售公众捐赠的二手物品，循环再用。1987年3月，黄埔关怀中心再开设了一间诊所，为中心的居民和受助者提供医疗服务。

1986年，新加坡出现了更多婚姻破裂的现象，有高达2,608宗的离婚个案。同时

期精神病个案也激增，主要是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多达9万多人在公立医院和政府门诊部寻求精神治疗，6千个精神病人进入板桥医院接受治疗。此外，新加坡的人口出现老龄化，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0万。上帝已经带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从亚美尼亚街到黄埔去关注家庭危机，精神病护理和乐龄服务（这是协会通过星期一同伴俱乐部已经在提供的服务），从统计来看，说明了协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显而易见的，上帝在掌管和带领着协会的脚步。



1988年，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主席侯耀程医生与黄埔关怀中心的受助者和员工一同庆祝生日。



1980年代，黄埔关怀中心的居民和义工。



1986年, 黄埔关怀中心
宿舍平房。

图片来源: 李先生(Lee Kip Lin)收藏品。
李先生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版
权所有, 2009年新加坡。

经历磨练，服务未来

黄埔关怀中心的团队意识到，在同一屋檐下，同时去照顾在家庭危机中的妇女儿童和精神障碍者是不容易的，他们各自有不同的需求，要如何去平衡和处理这两个群体的需求出现了张力。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工作团队是非常积极并愿意委身的，但是缺乏经验。他们在同时处理精神病和危机问题方面，并没有受过足够的培训。虽然他们确实从工作中学习如何照顾和辅导有自杀倾向的求助者，以及不合理的家庭成员和困苦的人，但为了更好地装备员工，还可以有更好的安排。黄埔关怀中心没有一本操作指南去指引员工如何处理各种精神病发的情况，感谢主，经过多年的发展，协会与板桥医院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通过睦邻计划），在管理精神病患和药物治疗方面可以寻求医院的帮助。

协会也了解到，要管理住在同一个中心的男女住宿者是充满挑战性的。例如，有一个人有赌博问题，他负债累累，把自己的政府租屋出租给外地劳工赚钱，因此没有了居住的地方，他向黄埔关怀中心求助。起初，中心不愿意让他入住，但那时刚好有一间空房，出于同情，就收留了他。后来发现他不断行骗，不想找工作来还债，并与中心的女住宿者发生了不当的行为，最终得了抑郁症。

经过这次的经验后，黄埔关怀中心重新评估男女住宿中心的做法，并且在后来成立的中心把男女住宿的地方分隔了。

诚然，协会在早期的这些经历是困难的，不过在事后看来，却印证了这些经验是协会往后发展的扎实训练机会。当上帝带领协会精心发展精神病护理、家庭危机中心和老人关怀服务作为社区服务的独立部门，上帝是在磨锐协会的剑，以迎接未来。

履行国家议程的精神护理服务

黄埔关怀中心的开设切合了上帝的时间。在为社区服务的多年来，特别在服事兀兰与板桥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已经在卫生部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在1980年代，卫生部发出的公报，肯定了国家的确需要重视精神病的课题，卫生部也在寻找在这个领域服务的机构。上帝一直带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走的方向，竟然与国家确认的需要一致。就如当年因着一个学生自杀而开启的学校辅导服务，其后又通过教育部把服务扩展到所有的学校，这并非偶然的，上帝在铺排每一步。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主席侯耀程医生身体力行，亲自去照顾精神障碍者。他回想起一件使他不安的事情，促使他采取行动。“我去出席一个报佳音活动，当时房间里有15个人，全都是精神病患者。房间的情况很糟糕，房间的角落里有尿，到处充斥着臭味。我告诉自己，这里是新加坡，我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病人。”侯医生下定了决心，他发誓要对这种情况采取措施。后来当他知道在黄埔关怀中心的一些员工有精神健康问题，他处之泰然，没有解雇他们，而是让他们继续留下工作，并给予辅导。

在1980年代,在新加坡的精神病院有人满之患。普遍的护理方法很差,患者生活在一个像拘留中心的环境里。那时主要的精神病院是板桥医院,由于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板桥医院决定专注于治疗急性的精神病患,将亚急性或“康复中”患者转介去精神康复服务机构。虽然黄埔关怀中心新成立不久,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少数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之一,而卫生部也逐渐增加把病人转介到圣公会福利协会接受康复治疗。

黄埔关怀中心的庇护工场

黄埔关怀中心的庇护工场最初是为在困境中的居民而设,其后中心决定专注于照顾精神障碍者,这是经过与板桥医院精神科的陈贯和(Tan Kuan Hoo 音译)医生协商后更改的。庇护工场在平房的旁边,约有一个篮球场一半的面积,有一个用锌做的屋顶。精神障碍者就在庇护工场学习一技之长,充实的生活使他们感到有意义,同时提高他们的自我价值和形象,帮助他们成为自立、积极,并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在庇护工场的工作包括处理邮购、工艺品、玩具制造、复印、书籍装订和裁缝等。精神障碍者主要来自精神病医院和教会的转介,他们的年龄在10岁至70岁之间,大部分介于21岁至40岁。中心除了照顾他们的生理、社会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外,也同时提供属灵的辅导,并为他们祷告。

领导层的变化

黄埔关怀中心的成立还担负着另一个使命。1986年8月,侯耀程医生被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的郑灵光主教任命为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执行主席,侯医生从圣雅各堂的牧正塞西尔·麦克斯帕伦(Cecil MacSparron)牧师手上接过棒子。这标志着考虑到协会未来的新方向,在协会的信念和期望之下,这位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业医疗人员是迎接面前挑战的最佳接班人。

现在是采取这个行动的最佳时机了。在接近20年来,协会的工作都在生机勃勃地成长。他们的工作重点是附近的居民提供应时的社会和医疗保健服务。到了1980年代中期,国家在医疗的需求上发生了变化,政府在应付这个变化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国民的心理健康被纳入国家的议程,协会在精神病医疗服务踏出了第一步,必须与卫生部和外部机构频繁地接触。因此,身为医生的侯医生正是代表协会与卫生部和和其他医疗机构联系的最佳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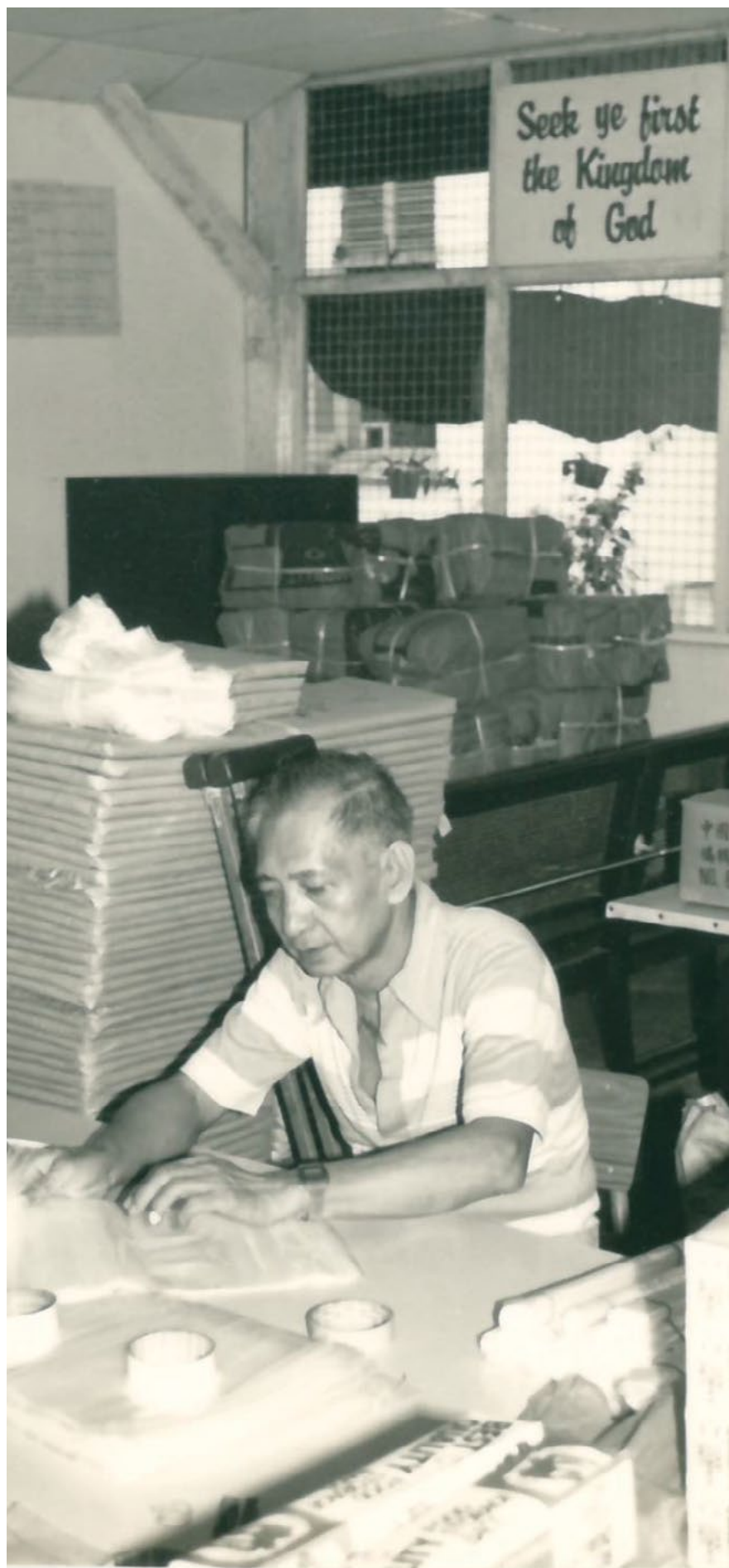
这个变化也同时显示协会渴望能够成为更完善的组织，侯医生回想说“当我在1986年接管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时，协会的工作没有明确的定义。毕竟，这是基于特定时代和地方的需要而自发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有计划下正式成立的组织。”他也相信他的任命是上帝的带领，正如他所说，“我相信上帝的工作是要服事有需要和受伤害的人。在同心合一地执行上帝的工作中，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蒙福。”

当侯医生接管协会的领导时，他成立了一个由医疗和企业专业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当时协会出现轻微的赤字，1987年4月，协会的财政转为收支平衡。他当前的任务是领导培训、解决运作的需求和把工作的流程正规化。他修改了行政程序，并开始了新的筹款方案。在这一切的过程中，侯医生从未忘记过最终的底线，他说：“因着上帝的手在这个关怀的事工中，许多生命因而被感动。因此，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工作的底线是重新归回上帝。”



约1990年，精神病患者在黄埔关怀中心学习各种的谋生技能如缝纫等。

右：约1990年，黄埔关怀中心为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些如塑料袋包装的合同工作。



阐明异象

新成立的董事会阐明一个带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进入未来的异象。在1987年1月的委员会领袖退修会中，协会采用了马太福音5:16作为协会的宗旨指引：

“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上帝再次肯定了给协会的使命，要协会在黑暗中成为照耀的光，去安慰穷苦的人，去爱心灵破碎的人，帮助在困锁中的人释放出来，并将一切归荣耀与上帝。协会从至高的上帝领受了能力，从圣经的命令中，董事会制定了新的会训：“辅导、修复、装备”，并阐释如下：

辅导：向我们寻求帮助的人有不同的问题和需求，我们在个人和家庭个案的辅导中提供专业的援助，并提供经济援助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修复：我们相信，在人类的各种需要中，最大的快乐是藉着主耶稣基督去经历在主里的平安，祂是唯一的救主、医治者和生命的赐予者。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帮助他们与家人修复关系，这也是他们康复治疗的一部分。

装备：我们相信，为了帮助更多需要援助的群体，培训和教育是最有效的工具。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研讨会、工作坊、培训单元、文字和视听教具，以期有效地帮助外行人学习行业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1987年2月，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在有了异象和会训后，设计了一个新的会徽，并起草了第一份标准操作程序手册。

1967年，圣公会福利协会



ANGLICAN WELFARE COUNCIL

1987年，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辅导修复装备



2004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1987年5月15日，郑灵光主教在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常年会员大会上说，“... 服事人总是非常重要的，但也需要保持平衡。不仅是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对整体教会也是如此。我很高兴看到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确是服事人的先锋，可说是教会总体事工的模范。”

上帝带领到新的牧场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游牧生活将会继续 — 云彩将再被提上升,上帝将带领协会进入新的牧场。

在黄埔关怀中心成立接近10年后,政府宣布了开发土地作其他用途的计划,因此协会预备要再迁移。当主带领他们踏上下一个旅程的时候,协会已经作好准备。

早在1987年,当时黄埔关怀中心已成立了一年,侯耀程医生在“主席的信息”中提到,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工作必须扩展。“在过去两年来,在危机家庭、情绪问题和精神问题服务的需要持续增加。黄埔关怀中心的现址太小,已经无法应付在这方面日益增加的需要。祈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地方,足以应付协会的整体工作。吁请你们继续支持协会的工作,并且为协会的需要祷告。荣耀归于真神,祂成就大事。”

他的祷告蒙主垂听。黄埔关怀中心在1995年12月31日关闭,云彩再次被提上升。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继续跟从主的带领,去到不同的地方为各种特殊的需要提供服务。



约1990年,一名受助者在黄埔关怀中心组装塑料袋。



约1990年,辅导员在黄埔关怀中心跟一位受助者玩国际象棋游戏。



约1990年,受助者在黄埔关怀中心上音乐课。





前进的使命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
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
得安息。

马太福音 11:28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从苏菲亚路搬到亚美尼亚街,然后到黄埔区。到目前为止,旅程是直线形的 — 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协会无论看到什么需要,都会继续忠心耿耿地提供服务。但上帝有了新的计划,祂要将协会带到一个可以把使命扩展的地方。在接下来的12年中,协会的使命得以开枝散叶并且扩大,因此肩负着更大的使命,使更多的人走出阴影,走进光明。

1992年,政府宣布征收黄埔关怀中心所在的土地,虽然中心直到1995年12月31日才关闭,可是圣公会福利协会不断地去寻找新地点。协会明白上帝在掌管万事,没有因此感觉泄气,这是协会要展翅高飞,去为更多人提供服务的适当时机。上帝对协会的呼召在那个时期尤其显得清晰 — 为处于危机中的人和精神障碍者服务。

协会的领导层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知道必须把男女宿舍分隔开来。照顾这两个群体需要不同的方法,如果两个在康复中的男女产生暧昧关系,将会引起麻烦。在男女宿舍装置分隔设施,或把宿舍设在不同的地点,才是理想的方法。靠着上帝的眷顾,有两个适合的地点出现了。

妇女精神障碍者被安排住宿在依洛路的中心内接受治疗,而处于困境中的男性,不管是否有精神障碍,都被安排在东海岸路的院舍。1992年,依洛路关怀中心和东海岸关怀中心开始投入运作。

依洛路关怀中心只为女性提供服务,而东海岸关怀中心则只为男性提供服务。两个中心都设有日间关怀中心,分别为男女精神障碍者提供社会企业工作机会。这两个中心的目标都是要通过辅导、装备和修复帮助他们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并且能够与家人修复和谐的关系。

这两个在依洛路和东海岸路成立的关怀中心,结果证实是在上帝的时间里的完美计划。这让协会可以在黄埔关怀中心专心照顾处于困境中的妇女和儿童,直到在1995年关闭并搬到加冷关怀中心。鉴于当时新加坡的普遍情况,许多妇女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们求助无门,感到穷途末路。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公众教育的普及,人们对开设危机庇护所的意识增强了,因此,有需要的妇女可以得到庇护和照顾,促使更多人有勇气离开被虐待的关系,懂得到危机中心寻求帮助。黄埔关怀中心转为妇女的庇护所后,为那些遭受丈夫虐待的妇女提供了希望和喘息的机会。她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是在凌晨时分上门寻求庇护。

由于妇女一般上要依赖丈夫供应她们在经济上的需要,因此她们往往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群体。为了帮助她们摆脱这种被虐待的恶性循环,最佳办法是使她们能够自给自足,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然而,对一些妇女来说,是不可能到外面去工作的,因为暴力的丈夫会到工作场所找她们,骚扰她们。黄埔关怀中心开设的庇护工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让这些妇女可以安心工作和赚取收入,从而能够经济独立。

回望黄埔关怀中心、依洛路关怀中心和东海岸关怀中心一路走来,上帝在当中的计划完美而精准。协会现在能够提供舒适和关顾的环境,为这群一直生活在黑暗绝望中的人带来了希望之光。

这时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已经25岁了,虽然起步时是微不足道的。随着日转星移,协会在卫生部、家庭法院和家庭服务中心赢得了良好的名声,这些机构定期把精神障碍者和处于危机中的人转介到协会的服务中心。那时候,新加坡只有很少类似的服务机构。

随着这些变迁,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总部搬离了黄埔关怀中心——首先在1992年搬迁到东海岸关怀中心,其后于2001年搬到依洛路关怀中心。

妇女庇护所——依洛路关怀中心

依洛路关怀中心于1992年2月17日开始运作,这是一所照顾精神病妇女的宿舍。中心位于圣公会另一个机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里面,周围青葱翠绿,环境宁静。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有一个空置的病房和一栋平房,遂以月租一元的租金租给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用以照顾和庇护在困境中的妇女。

这些妇女在依洛路关怀中心接受护理、辅导和关爱服务,她们通过精神康复的过程恢复全人的健康。这栋平房原来是护士宿舍,后来转换成设有精神康复设施的宿舍,被称为“九重葛妇女中心”。

虽然依洛路关怀中心启用初期主要是用作女性宿舍,不过其后引入为男女病人提供日间精神康复服务。中心把空置的病房改建成日间康复中心,为男女精神障碍者提供服务,中心的社工还提供门诊辅导和经济个案服务。

依洛路关怀中心在2004年12月关闭,因为中心位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里面,而医院已经预备要搬到在四美的新地点,在依洛路腾空出来的土地将改建为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



上图:
1992年,在依洛路关怀中心的九重葛妇女中心是一个供精神病妇女居住的宿舍。

中图:
1994年,依洛路关怀中心早操时间。

下图:
2001年,依洛路关怀中心。

依洛路关怀中心和黄埔关怀中心的个案简报

向圣公会福利协会寻求庇护的受虐妻子百分比

年份	受虐妻子数目	女性住宿者总数	受虐妻子百分比
1986年	3	14	21%
1987年	7	32	21%
1988年	6	30	20%
1989年	5	27	19%
1990年	11	52	21%
1991年	20	50	40%
1992年	51	105	48%
总数	103	310	平均33%

在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1992年的常年报告中, 以上图表显示寻求庇护的受虐妻子人数急剧增加。



1992年, 东海岸关怀中心。

困境中男士的避风港 — 东海岸关怀中心

紧随在依洛路关怀中心之后的, 是于1992年5月30日由圣公会郑灵光主教主持开幕的东海岸关怀中心。东海岸关怀中心是新加坡第一个为处于困境中的男性而设的宿舍。这个宁静的地方是以政府补贴的租金向政府租来的。在原有的建筑进行装修和翻新油漆, 准备好让处于困境中的男性进来康复调理, 不管他们是否患有精神病。

这些男性面临的困境与女性不同。尽管他们当中有少数人是在被妻子虐待的受害者, 但他们大部分人的问题都是赌博成瘾和债务缠身。东海岸关怀中心设有一个日间中心, 为有情绪或精神问题的人服务, 也为处于困境中的男性提供宿舍。如依洛路关怀中心一样, 还提供门诊辅导和经济个案处理。

东海岸关怀中心投入服务后即迅速起飞, 在短短的8个月内就迎来了110个受助者, 他们当中有人是每周来日间中心3-4次, 或在中心住宿, 或接受辅导, 超过70%的受助者是在21岁至40岁之间。由于这是男性生产力最强的就业高峰期, 因此必须帮助他们尽快摆脱各自的困境并融入社会。许多人是由于精神和情绪问题, 或者因为人际关系不和谐而失业。有些是叛逆青年, 被迫离开自己的家, 父母也无法管教他们。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秉持一贯的目标, 总是要帮助受助者修复与家人的关系, 最终引导他们回到工作场所; 对于青少年, 则帮助他们重返校园。

时任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执行总监何黛美博士说：“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住宿者）进入到康复疗程的下一个阶段，否则他们只是从一个组屋底层去到另一个组屋底层。”

陈召圣 (Steven Ting) 是这个关怀中心的第一位男性个案经理。他在2012年成为了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精神康复服务主管。他回忆说在东海岸关怀中心那段时期学会了很多东西。他说：“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工作的经历使我们学会了很多管理困境中家庭的学问。我们有时候会犯错，但我们从中学习，并利用这些经验更好地去运作东海岸关怀中心，事实上，这些经验也适用于所有后来成立的中心。”

愿意不断去学习和顺服上帝是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标志，并且一直保持到今天。

蛮荒的东部

东海岸关怀中心是专门为处于困境中的男性而设的，由此，这个中心所面对的独特挑战，也是与为女性而设的依洛路关怀中心的情况迥然不同的。

东海岸关怀中心的第一任执行总监陈河亮回想起1990年代的情况说：“在中心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使新加坡的东部变得好像蛮荒的美国西部一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患有精神病和人格障碍，随时一触即发变得暴力。”

有些受助者把钱财散尽在赌博上，最后向索取庞大利息的高利贷借钱，他们根本无法偿还借款。有些人与多重的高利贷纠缠在一起，因为他们从一个高利贷借钱来偿还另一个高利贷。该中心甚至处理过一个受助者从15个高利贷同时借款的个案！



个案工作者在这些赌徒的康复过程中担当多重角色，不但要在他们与高利贷之间充当调解人；还要通过在中心里的社会企业工场培训他们学习新技能，让他们能找到工作及偿还债务。或者，他们在中心的庇护工场接受训练时，也会领到工资帮助偿还赌债。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员工会跟高利贷谈判降低利率以偿还本金，高利贷有时会害怕，因为他们以为协会的员工是从政府部门而来，甚至更糟的是从刑事调查部派来的，因此往往会同意修改还款条件。

上图：
1992年，圣公会新加坡教区郑灵光主教在东海岸关怀中心的开幕典礼上致辞。

下图：
1992年，东海岸关怀中心为住宿者举办查经班。

时任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主席的侯耀程医生说：“有时候一些高利贷是讲理的，只要跟他们清楚解释借贷者的情况，以及确保偿还贷款的方式。谈判的策略关键是降低利率，过高的利率可以把几百元的贷款在短短的时间内变成几千元。”然而，他说不可小看那些神情淡定的高利贷者。“真正要小心提防的是那些言谈举止看似平静的高利贷者，他们会说：‘既然他不曾签下任何借贷合约，那我们就不能跟他讨债了是吗？’”

这就是个案工作者一天的工作。感谢主！许多来到关怀中心的人都找到工作，最终能够还清债务。

在东海岸关怀中心的事工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工作人员别无选择，只得请制造麻烦的住宿者离开；有时为了保障其他住宿者和员工的安全，也不得不报警处理。

中心曾经发生一宗事件，涉及一个酗酒和有暴力行为的住宿者，他好勇斗狠，甚至在关怀中心的灵修时间发生争斗，并恐吓其他住宿者。河亮已经想方设法去帮助这名住宿者，最后在拿他没办法的情况下，请他离开中心。

在当时，这样的工作有其一定的危险，往往使许多人感到提心吊胆。也许一些机构会将案件交给警方处理，同时采取收容“更容易”处理的求助者的政策。但东海岸关怀中心的员工知道他们必须坚持下去，为所有来到他们当中的人服务。毕竟，主耶稣从不回避危险的情况，祂以爱和怜悯治好了最刚硬的心。所以他们无畏地继续去服事，并且得到了回报。在所有这些困难当中，有许多成功的故事，有人与家人修复了关系，有人重返工作岗位或校园；还有许多人愿意转向上帝，依靠上帝的帮助走向全人康复的旅程。

重返工作岗位

关怀中心不只是一个宿舍，中心的目标是辅导住宿者变成独立、充满自信和自给自足的人。因此，中心设有社会企业或庇护工场，让住宿者可以在工作的同时获得经验和赚取收入。更重要的是，住宿者学到的技能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并且帮助他们在社会上找到工作。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也常常雇用他们在关怀中心工作。



1992年，东海岸关怀中心开设了一间社会企业发廊，帮助住宿者学习新技能，并重拾信心。



1993年，依洛路关怀中心培训住宿者学习工作技能，为他们未来在饮食业的就业机会铺路。

庇护工场于1986年首次在黄埔关怀中心启动，多年来，也陆续在其他关怀中心设立了工场。受助者在工场学习了新谋生技能，如画框装裱、在餐厅工作、制造塑胶产品及塑料模型、经营旧货商店和电脑培训等。中心按照他们的兴趣、资质和能力水平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工作。对比在外面公司受聘做合约劳工，受助者在庇护工场里可以赚取高出六倍的工资。

根据时任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执行总监的何黛美博士说，这些庇护工场是要为受助者提供一个实际工作的真实环境，训练他们在实况下工作，例如在餐厅里当收银员。

设在中心里对外开放的餐厅办得特别成功。住宿者接受了各种有关餐饮业操作的培训，如烹煮、待客、操作收银机和清洁等。几乎90%在餐厅受训的人都能在外面找到工作，这比其他行业的平均60%更可观，同时也是在所有企业中得到的最高利润。



左上：
1997年，东海岸关怀中心开设了一间社企商店“新旧百货店”。



右上：
2001年，东海岸关怀中心的住宿者在“新旧百货店”进行零售技能培训。



中间：
2001年，个案经理陈召圣（最右边）在东海岸关怀中心教导住宿者电脑技能。



下图：
1994年，画框装裱是另一项中心启动的社会企业，为依洛路关怀中心的住宿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关顾幼小

不幸的社会问题带来了新的需求。由于新加坡的离婚率攀升,引发单亲家庭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许多单亲妈妈除了面对离婚的伤痛,还得孤军作战照顾孩子。她们为了维持生计,被迫外出工作,与留守在家的孩子缺少了亲子接触。这渐渐地引发了“钥匙儿童”的问题。这些孩子放学后回到空荡荡的家,少了父母的关爱,也缺乏监督。结果,他们变得不守纪律,态度恶劣,学业成绩也一落千丈。

小孩子在耶稣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耶稣在马可福音9:37告诉祂的门徒说:

“凡为我的名接纳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纳我;凡接纳我的,不是接纳我,而是接纳那差我来的。”

在困境中的母亲都希望能够寻找工作,可以供养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但不幸的是因忙于工作,孩子就往往会被忽视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觉得必须照顾这群孩童。因此,协会决定提供关顾服务去支援这些孩子。1993年,黄埔关怀中心开始了钥匙儿童服务,就是今天所称的课后托管;特别为住宿在危机中心的妇女照顾她们的孩子。

钥匙儿童服务的儿童在中心接受精神上的支持和属灵的引导,中心在他们父母工作的时间,为他们提供膳食,同时也给予学业上的帮助,由义务的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该项服务开始时有3位老师和15名儿童。因为有国家福利理事会提供财政资助,中心只向家长收取低廉费用,对于仍然无法支付的家庭,中心便动用善款予以豁免。



上图:
1998年,儿童在东海岸关怀中心积极参加有益身心的休闲活动,如美术和手工。

中图:
1998年,圣玛格烈女校的学生在加冷关怀中心当义工照顾儿童。

下图:
1997年,加冷关怀中心为孩子开生日会。

新的妇女庇护所 —加冷关怀中心

最终, 黄埔关怀中心在1995年12月关闭, 在庇护中心的妇女和儿童被转移到加冷关怀中心。加冷关怀中心在1996年1月开幕, 中心是一个拥有11个房间的宿舍, 供50名处于困境中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居住。在她们当中, 受虐妻子占了很大的比例。该中心还提供钥匙儿童服务、门诊辅导和财务个案处理。

加冷关怀中心于1996年4月20日由社区发展部长阿都拉 (Abdullah Tarmugi) 主持正式开幕仪式。他在开幕礼致辞时赞许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向有需要的妇女和家庭伸出援手。”

这些服务的需求很高, 在短短三个月内, 加冷关怀中心已经额满。由于生活成本上涨, 迫使这些贫困的家庭在中途宿舍寻找安身之所, 由此, 住宿家庭在中心逗留更长的时间。时任协会执行总监的何黛美博士在1996年的报告中指出, 对比黄埔关怀中心在1986年开设时, 住宿者在中心居住三至六个月的时间, 1996年时的住宿者会住上一两年。

2000年5月, 加冷关怀中心由于租约到期被迫关闭。但是服务没有因此终止, 首先在东海岸关怀中心, 然后迁到圣乔治之家 (St George's Place), 最后搬到目前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家庭关怀中心。



1996年, 马里士他关怀中心。

男精神病患的新家园 —马里士他关怀中心

上帝带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在这期间继续向前迈进, 1995年6月, 卫生部征询协会是否有兴趣接管他们管理的三间精神病护理日间中心的其中一间: 即曼德勒日间中心。

这项提议适逢在黄埔关怀中心要关闭的半年前,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同意了接管曼德勒日间中心。由于地点靠近黄埔关怀中心, 为迁移工作带来许多便利, 以及方便管理黄埔关怀中心现有的受助者。协会接管了曼德勒日间中心的大楼, 进行了装修后, 易名为马里士他关怀中心, 在曼德勒日间中心原有的基础上扩充服务, 包括男性宿舍。卫生部支付了将近\$300,000的装修费, 并提供了全部租金补贴, 以及日间中心和宿舍计划的50%营运费。这是政府第一次把国营的服务委托给志愿福利组织, 这显示协会得到了政府大大的认可。

马里士他关怀中心是为处于困境中和精神病的男性而设的宿舍，一共可以容纳20位住宿者。在1996年，东海岸关怀中心把男性住宿者迁移到马里士他关怀中心后，就转变为一所家庭危机中心。马里士他关怀中心也同时为40名男女精神障碍者提供日间康复服务和职业培训。

1996年11月23日，在中心的开幕礼上，主礼嘉宾卫生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简丽中博士 (Dr Aline Wong) 说：“**马里士他关怀中心是第一所由政府交给志愿福利组织管理的日间服务中心**，曼德勒日间中心是在1981年由卫生部开始运作，是同类中心的第一间。**政府认为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是接管和发展这所日间中心的最佳合作伙伴**。协会在提供福利服务和精神病患关怀服务方面具有深厚的经验，这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远在10多年前，协会已经在依洛路关怀中心和东海岸关怀中心的精神病护理服务有丰富的运作经验。”

然后，简部长进一步认可协会的工作：

“我谨此代表卫生部向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致谢，感谢协会愿意接受管理马里士他关怀中心的重任和挑战。此外，我们也为协会致力于缓解新加坡的精神病问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予以赞赏。”

上帝坚定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使命

早在1987年1月，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已经把马太福音5:16的教导定为协会的主要导引，

“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在接近10年后，部长简丽中博士在马里士他关怀中心开幕礼上所给予强而有力的赞扬，表明了政府对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慈善工作的认可，特别是卫生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更重要的是，这肯定了上帝给协会的方向，显明祂的信实。一路以来，上帝带领着协会前进，而协会也一直忠心耿耿地紧随每一步。协会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为基督的爱所感召，并靠着圣灵的带领，在凡事上竭尽所能去采取正确的行动和必要的措施。

自1967年以来，协会过着好像游牧的流浪生活，从波东巴西到苏菲亚路、由亚美尼亚街，再到黄埔，然后到岛国上的其他地区。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上帝将整合协会的服务，使之成为更明亮地照耀社区的火炬。在下一阶段，协会将被赋予更大的挑战和契机。



上图：
2001年，在马里士他关怀中心的庇护工场。

中图左：
1996年，圣玛格烈烈小学的军乐队在马里士他关怀中心的开幕礼上表演。

中图右：
卫生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简丽中博士在马里士他关怀中心的开幕礼上与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主席侯耀程医生主持揭匾仪式。



下图：
卫生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简丽中博士在马里士他关怀中心的庇护工场与进行合约工作的受助者交谈。







Q

不凭眼见
只凭信心

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
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
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
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
的人。

希伯来书 11:6

在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成立32年后，新加坡进入了新的千禧年，从社会和医疗哲学来看，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自2000年初，卫生部改变了治疗精神病人的模式，开始注重一个“不禁闭病人”的康复治疗政策，除非病人的病情是急性或终身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绝对必要，不会把病人长留在精神病院里。随着这一发展，精神病康复设施在新加坡的医疗保健领域发挥更重大的作用。这些年来，卫生部计划减少板桥医院的病人数量，从2万名减到3千名。正如马太福音25章记载有关恩赐的故事，在过去多年来，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使用所有的恩赐去忠心地服事，上帝将要把更大的重任委托给协会。

马太福音25:21:

“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少许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协会在现有的服务将扩大范围和规模，上帝将带领协会使用更大的财政去服事前所未有的受助人数量，协会在管理人材的需求也将显著增加。协会在开始时以信心的种子开启服务，现在也会继续持守信心，信靠上帝的引导度过下一个旅程。

团队的转变

正如约书亚接替摩西进入应许之地一样，这段时期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也见证了领导层的转变，上帝在新的季节兴起新的领袖。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指挥官侯耀程医生将于2004年退休，他已经坚定忠诚地在协会义务担任了执

行主席20年。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带领一支全心奉献的团队，引导协会从起步阶段走向成熟。在侯医生加入时，那个小小的机构正处于财政赤字的境况；当他把协会移交给新的领导人时，协会的财政是盈余的。更重要的是，他为下一代培养了一支精干的领导班子，并要求他们把使命的光芒带到未来。



大约2004年，侯耀程医生在即将退休前发表演讲。



1998年，侯耀程医生与孩子们在东海岸关怀中心。

当侯医生在2004年退休时，协会的运行管理移交了给代理执行总监孙来祺 (John Suan)，他自2002年已经加入协会。孙来祺在医院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他有多年在公立和私人医院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鹰阁医院和陈笃生医院的行政管理经验。他对协会的工作非常熟悉，在他担任协会的董事期间，曾参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搬迁到四美、依洛路关怀中心的工作以及搬去四美关怀中心等的工作。孙来祺于2005年晋升为协会的执行总裁。

协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将迎接庞大的变化及挑战，正正需要一位有经验的医院管理人才来领导。孙来祺本着忠心于上帝的性格，他把从侯医生手上接管过来的团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改变，他是那时期的适当人选，他将领导团队去迎接下一轮的冲锋陷阵。

改良的精神康复俱乐部模式——后港关怀中心

2001年，在配合卫生部专注于精神病人康复的新政策下，卫生部决定关闭专门治疗精神病的美景路精神病院 (View Road Hospital)。鉴于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在过去主要是提供照顾精神病患者的服务，卫生部问协会是否愿意从这所医院接收约100位病人，为他们提供精神康复护理服务。

协会同意挑起这个重任。政府为了协助协会接收美景路精神病院的病人，同时也理解到协会需要额外更大的地方提供服务，因此同意扩大协会的容量，分别在2002年和2005年帮助协会增设了后港关怀中心 (Hougang Care Centre) 和四美关怀中心 (Simei Care Centre)。这导致协会后来进行了整合，把所有精神康复服务集中在后港关怀中心和四美关怀中心运作；至于依洛路关怀中心、东海岸关怀中心、加冷关怀中心和马里士他关怀中心则在2004年陆续停止运作。

后港关怀中心坐落在位于万国景的心理卫生学院里面，刚开始时中心接收了美景路精神病院138名病人到此开始运作。2002年11月9日，由卫生部兼环境部政务部长巴拉吉医生 (Dr Balaji Sadasivan) 主持正式开幕仪式。他在致辞时肯定了后港关怀中心在护理康复病人所担当的角色：“**关顾精神病患者服务的管理是超越精神科医生的护理和药物治疗的，这必须通过各种设施和服务来满足不同病情的病人，例如疗养院、日间中心和康复院等。康复服务对帮助病人回归社会，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学习工作和生活技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港关怀中心的使命。**”

巴拉吉医生的演词道出了后港关怀中心和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异象：帮助精神障碍者走向康复之路，给予那些看来绝望的人一线生机。



2002年, 卫生部兼环境
部政务部长巴拉吉医生
在后港关怀中心的开幕
礼上。



2002年在后港关怀中心,
巴拉吉医生聆听有关艺术
治疗如何帮助精神病人康
复的介绍。



2017年,在万国景大
牌4号。



何黛美博士被任命为后港关怀中心的执行总监。她在开始时是以义工的身份在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服务,后来她加入了协会成为几所关怀中心的执行总监。在担当义工期间,她对帮助精神病患者的兴趣逐渐增加。在1980年代,当时的社会对精神障碍者存有很大的歧视,她回想起曾经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对话,她说:“板桥医院的高级医生对我说,这些精神病人是‘没有希望’的,是走向‘死路’的。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有患精神病的朋友,在接受帮助后精神状况好转。我知道我可以帮助他们,上帝也会帮助他们。”

何黛美博士利用自己的资源前往澳洲、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向当地的机构学习有关精神病康复治疗的方法。她对这些机构的医生所采用的先进技术感到震惊。在学习的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由纽约精神病院“喷泉屋”开创的“俱乐部模式”精神康复治疗疗程。

后来,她在1996年去到美国,遇到了马萨诸塞州最大的精神病康复服务文奋(Vinfen)公司的时任营运总裁托尼·兹普尔医生(Dr. Tony Zipple),通过这些考察和学习何博士了解到,精神病康复的关键在于发展病人个人的强项,而非专注在他们的弱点。

这个理念推动了后港关怀中心发展适合新加坡环境的俱乐部改良模式心理康复治疗项目。

原来的俱乐部模式是一种经过验证的社会心理康复模式。每位精神病患者以俱乐部成员的身份参与俱乐部活动的决策、运作和维持。中心的工作人员只有少数的参与。俱乐部成员将按照个别独特的能力、兴趣和才干被分配职务,因此中

心的员工和义工能够制造机会,让他们参与活动或职务,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提高生活和社交技能。

后港关怀中心大体上遵循俱乐部模式的相同原则,并作出一些修改以适合本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在中心的关怀模式中,由中心工作人员管理宿舍,并举办俱乐部的活动。而在原有的美式俱乐部模式,俱乐部成员是住在社区中,而非住在俱乐部所在的院舍中,并且由俱乐部成员负责所有的运作,中心工作人员完全不参与。另一方面,后港关怀中心还同时为住宿者和日间康复中心的成员策划和举办活动。

在后港关怀中心的日常作活从早晨开始,中心的成员负责做饭、打扫、处理行政事务,以及维持中心的一般维修。成员在中心获得的信心,有助于他们适应社会,并回到更广泛的社区过充实的生活。

精神康复企业模式 — 四美关怀中心

2000年,卫生部决定必须兴建精神病康复的特定设施。政府对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多年来建立的可靠记录表示认可。

政府把在四美兴建康复与住宿设施的招标,授权与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这所命名为四美关怀中心的院舍,是协会与卫生部携手合作,专门为精神病康复服务而设计的。这是与其他所有之前的关怀中心不一样的,以前协会必须接受提供的建筑和设施。



上图：
2017年，在后港关怀中心提供如缝纫之类的工艺活动，可以帮助成员放松心情，减低精神压力，同时锻炼手指灵活敏捷。

中图左：
2017年，工艺疗法帮助病人在康复的疗程中应付压力和困难。

2017年，后港关怀中心采用改良的俱乐部模式，其食堂由成员负责运作。

下图：
2017年，后港关怀中心的成员帮忙维持中心的整洁。



2000年,总理公署与卫生部政务次长曾士生在四美关怀中心的筹款慈善晚宴上,肯定了协会的康复护理模式,“**在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情况,你们提供康复和职业培训的服务,因此病人能够学习社交与工作技能,作好准备回归社会生活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帮助病人赢取社会的接纳。他们能够被社会所接纳,就有机会找到工作,并且过正常的生活,从而变得自信自尊。由此,社会给予他们新生命;接纳的确是社会能够给予这些康复者的最佳礼物。**”

当四美关怀中心开幕时,它成为了新加坡第一个专门为精神病康复而建设的设施,而且面积远远大于以前的关怀中心。相对于依洛路关怀中心和马里士他关怀中心各可容纳15名,四美关怀中心在启动时可以容纳120名病人。后来中心有效地调整空间至容纳156名病人,日间中心的设施则可容纳40位受助者。

2004年12月,原来在依洛路关怀中心和马里士他关怀中心的病人搬去了四美关怀中心。2005年4月9日,四美关怀中心由纳丹总统主持正式开幕仪式。跟后港关怀中心不一样的是,四美关怀中心采取企业模式去帮助精神病患者康复。精神病治疗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不同的精神疾病需要不同的康复模式。虽然最简单就是复制后港关怀中心使用的模式,但是四美关怀中心选择了企业模式。协会按照病人的需要,把他们分配到后港关怀中心或四美关怀中心。四美关怀中心的空间和设施都是根据病人的需要而建造,病人在这里学习和实践职业

技能培训,最终的目标是把他们带到社会的工作岗位。四美关怀中心有一个特别为社会企业而设的地方,成员可以向公众展示和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这有助于培养他们发展企业和创业精神,同时可以赚钱维持生计,也帮助他们增强自信和社交技能。

为康复而定制设计

既然四美关怀中心是在新加坡专门为精神病康复而定制设计的,因此能够校准所有的元素,尽可能令住宿者感到舒适;更重要的是,建造能够帮助他们康复的设施。中心的设计采取开放的概念,允许住宿者自由进出,住宿者中有20%至30%的人是在外面上班的。至于那些既没有在外面工作,也没有在中心担当任何职务的人,中心会按照他们的兴趣和才能,为他们分配工作,例如担任接待员或负责家政服务,目的是帮助他们日后在中心以外找到工作。

四美关怀中心的宿舍,在设计上务求能够提供住宿者最大的隐私,有自己小间隔的睡眠的地方,所以他们感觉自己在独立生活。此外,每一层有一个洗衣区和厨房,住宿者可以烹煮简单的食物。中心鼓励每个人都自我料理,保持个人卫生,自己打理家务。中心里还有卡拉OK厅、室内游戏室、电脑室、食堂、篮球场、健身房和艺术角落。这些设施是为了鼓励住宿者参与社交活动,就如他们在社区一样,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和重新融入社会。



上图：
2002年，四美关怀中心
举行动土仪式。

左中图：
2005年，新加坡圣公会
福利协会主席侯耀程医
生带领纳丹总统参观四
美关怀中心。

右上图：
2005年，纳丹总统在四
美关怀中心与担任接待
员的病人交谈。

下图：
主礼嘉宾纳丹总统（左
起第六）、新加坡圣公
会周贤正主教和新加坡圣
公会福利协会主席侯
耀程医生（左起第七）
在四美关怀中心的开
幕礼上。







SIMEI CARE CENTRE





与“会员自创社会企业”合作

2006年，四美关怀中心推出了“会员自创社会企业”(Members Own Social Enterprises and Services, MOSES)计划。这计划由四美关怀中心的住宿者和员工共同管理，目的是为精神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

新加坡的就业环境要求高效率，甚至有时候没有通融的余地，在这样的情况下，精神障碍者往往很难保住饭碗。有些雇主不愿意雇用精神障碍者，因为他们需要额外的关注，加上有时频密地请假复诊看医生。“会员自创社会企业”计划为精神障碍者提供一个零售空间，让他们向公众出售自己做的手工艺品。四美关

怀中心聘请了一位产品设计师，指导他们设计和制作的知识。“会员自创社会企业”也作为一个庇护工场，为精神障碍者提供培训和工作机会，提高他们的能力和就业机会。

在四美关怀中心的青年积极参与和感到鼓舞

四美关怀中心刚开始运作时，只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不同年龄的受助者，全部人参加同样的活动，根本没有区分年龄层，每个成员都可以选择参加一个康复方案。然而，由于成员的年龄范围从18岁到60岁，而中心的这些活动主要是迎合35至50岁的成年人，有些年青人觉得活动乏味，不选择参加而变得游手好闲。



2017年,四美关怀中心的成员正在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交休闲活动和技能培训。



当时中心的执行总监陈召圣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在2008年推出了“栽培青年走向成功 (Youth Empowered for Success)”俱乐部，专门为18岁至30岁的青年而设，不过中心也让不超过35岁的成员参加，只要这些节目适合成员的需要和性格。

四美关怀中心里面有一个特定的空间，特别装修了供“栽培青年走向成功”俱乐部使用；这里有电脑、棋盘游戏和乐器。俱乐部举办迎合青年人兴趣的项目，如体育活动、棋类比赛、经过筛选适合年青人的电影和艺术治疗；还有小组分享，称为“喋喋不休俱乐部时段”。青年成员自行安排活动，如音乐和舞蹈课程。“栽培青年走向成功”俱乐部成为帮助青年康复者的有力工具，他们也对举办的活动感到很有兴趣，成员之间也开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互相扶持。当其中一个俱乐部成员做得很好，并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成为榜样，从而积极影响其他年青人。

此外，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采用“心理健康同伴专才”方案去帮助病人康复。心理健康同伴专才本身是精神障碍者，他们已经康复，并且修毕国家福利理事会主办的“心理健康同伴专才”课程。他们除了经过实习和完成课业，在结束课堂的学习后，仍须在毕业前接受100小时的实习和考核。他们把自己在精神康复的个人经验，在社会服务和医护部门，以同路人的身份去支持在康复过程中的其他精神障碍者。



2017年，中心的成员被介绍到“会员自创社会企业”庇护工场的不同工艺和合同工作。



上图：
2017年，“栽培青年
走向成功”俱乐部的
成员在弹尤克里里琴
(ukulele)。

中图和下图：
2017年，四美关怀中心
的成员在参与各种休闲
活动，作为他们的精神
康复疗程的一部分。



不遗余力

到了2005年前后,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提供的精神康复服务,无论在规模和范围都扩大了。在这一时期,协会进行了重整,并易名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Singapore Anglican Community Services)。然而,协会的精神康复服务只在后港和四美两个地点,就是说,病人必须到这两个地方寻求帮助。协会的领导层意识到,有一部分病患由于无法或不愿意去精神病中心,因而没有得到帮助;或者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协会的使命是要带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进入光明,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走出去,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既然已经知道病患落在这些缝隙中,协会的领导层决心要不遗余力地弥补这个空隙,于是他们决定了把精神康复服务带到核心地带,进入到需要帮助者的家里。这促成社区康复和支援服务的引入。

进入核心地带 — 社区康复支援服务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社区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精神病康复服务。2005年,通过卫生部的招标,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获选为新加坡首个社区康复支援服务机构(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and Support Services),提供社区精神康复服务,帮助需要接受治疗的居家精神障碍者。这个时候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已经通过在后港关怀中心和四美关怀中心提供的日间中心和住宿服务,成为了在新加坡提供精神康复服务的主导。经过了祷告和磋商,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意识到这将会带来现有工作

的重大发展,由于这个计划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机构可以扩展服务,把基督的爱带到社区。

社区康复支援服务是以社区为本,为精神障碍者和他们的照顾者提供服务的中心。在2006年这项服务首先从后港的办公室出发,辅导员去探访精神障碍者和他们的照顾者。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应该要设立日间中心提供康复活动,让住在附近的精神障碍者方便前来使用中心的设施,并接受职业培训。中心有一个专业社工团队提供辅导服务,个案处理和支援服务。此外,中心举办各种互动活动,如电脑课、卡拉OK歌唱、棋类游戏、艺术和手工艺制作、团体操和各种工作坊,旨在帮助病人康复和重新融入社区。

在三年之内,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推出了三个新的社区康复支援服务中心,分别于2010年在武吉巴督、2011年在巴西立、2012年在义顺,这些地点都是根据非常实际的标准选择的。这项服务先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开始,因为这些地方不容易得到精神康复服务的支援。诚然,本着圣公会的社区服务精神,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会去上帝差派他们去的,那些最殷切需要帮助的地方。

爱和服务所有人

2006年,随着社区康复支援服务的推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所提供的精神康复服务范围,包括中度至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并横跨康复服务连续的地域:从院舍设施至日间关怀中心,现在,再扩伸至为精神障碍者和他们的照顾者提供的居家精神病护理和支援服务。

上图左：
2010年，武吉巴督社区
康复支援服务中心。



上图右：
2017年，在巴西立社区
康复支援服务的日间
中心举办卡拉OK歌唱
活动。



中图左：
2012年，义顺社区康复
支援服务中心。



中图右：
2017年，巴西立社区康
复支援服务中心



中图左及右：
2017年，社区康复支援
服务中心的个案经理到
受助者的家中探访。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最大期望,是提供的精神康复服务可以帮助病人恢复身心健康,并融入社会。社区康复支援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通过这些服务,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一直与精神障碍者同行,从确诊到康复,到最终回到社区,融入社会。有些病人康复的情况很好,可以维持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切的运作正常;不过有部分病人需要长期的支援如辅导、培训和支持,社区康复支援服务在他们的康复路上给予扶持。

社区康复支援服务不是单单为精神障碍者服务,由于他们住在家里,照顾者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病人可以是非常苛刻的。照顾者不容易理解精神病问题,因此对可能遇到的情况觉得很棘手。社区康复支援服务的个案负责人会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去帮助、辅导和鼓励照顾者,务使他们能够给予患有精神障碍的家人或朋友最好的关顾。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前执行总监与试点项目社区康复支援服务主管何黛美博士说:“这项计划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为病人服务,同时也为他们的家庭提供支援。我们尝试训练他们的家人,包括教导他们如何监控药物和如何识别症状和副作用。”

无家可归者的新家——从圣乔治之家到家庭关怀中心

当东海岸关怀中心在2004年关闭时,原本住宿在中心处于困境中的家庭需要一个临时的安身之所。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需要向这些原有的受助者负责,他们也想继续接受帮助。感谢主!卫理公会福利服务愿意让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接管他们的一所中心;因此东海岸关怀中心的住宿者就搬去了圣乔治之家。

2004年9月11日,新加坡圣公会周贤正主教主持圣乔治之家的正式开幕仪式。这里可以供50人居住。正如之前的家庭危机中心一样,这里为处于困境中的家庭、被虐配偶和孩子、以及遭遇家暴的单身女性提供一个临时安全的居所。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儿童课后托管中心,照顾圣乔治之家住宿者的孩子。

2008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圣乔治之家增设了母与子计划(Mother and Child Project),这是当时一位义工Anna Tsang想出来的主意。母与子计划是一项社会企业,单亲妈妈和精神康复妇女在那里接受零售培训,还有在中心内进行缝纫工作和手工艺品制作,目的是帮助她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通过这项计划,教导妇女们制作一些商品,可以出售;或教导缝纫技能,她们可以做一些针线活;或培训零售技能让她们可以找到工作。这项计划帮助妇女能够在社区中过正常的生活,并有谋生的技能,同时也可以照顾孩子,因此称为“母与子计划”。



上图：
2004年，周贤正主教与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
主席侯耀程医生在圣乔
治之家开幕礼上主持揭
匾仪式。

中图左：
2008年，母与子计划的
标志。

中图右：
2012年，母与子计划的
手工艺制作品 — 三水
妇人娃娃。

下图：
大约2008年，在母与子
计划下，妇女正在接受
缝纫技能培训。



Mother and Child Project



圣乔治之家的租约获延长至2009年3月,约满之后,这项服务搬迁到另一个地点,并易名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家庭关怀中心,与组织的其他中心名称一致,例如后港关怀中心和四美关怀中心。

家庭关怀中心是新加坡4个危机中心之一,也是最大的一个,可以容纳100名住宿者。为了住宿者的好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刻意避免治疗和功能性的设计,取而代之的,家庭关怀中心设计成一个家庭环境。这里有27间供家庭居住的房间,3间集体宿舍,6间小厨房让住宿者预备自己的餐饮。中心鼓励他们踊跃参与活动,互相交流,创造社区精神和归属感。除了为成人提供实际的协助和支援以外,中心也聘请了个案管理小组去帮助儿童和青少年,设计能够帮助他们成长的方案。还举办各种丰富的活动,如郊游、体育活动、补习、艺术和娱乐活动、技能学习工作坊和心理教育活动,务使能够促进住宿者的全人健康。

壮大成熟

这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使人心振奋的一个历史时期,机构的成长突飞猛进。这个机构已经不再是一个小部门,而是一个在新加坡精神病护理和社区服务方面根基稳固的组织。坚实的佳绩获得政府的认可,实实在在地在医疗保健领域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上帝扩展了祂的脚踪和影响力 —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已经壮大成熟了。

现在正是整顿的时候了。



上图:
大约2015年,家庭关怀中心为孩子们举办的活动和郊游。

右图:
2009年,家庭关怀中心



积极为他人 — 就业综合服务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从来不把受助者看为低人一等,反而看待每一个人都同等地重要,正如上帝创造他们那样,关注一个人的内在潜能。

然而,受助者往往缺乏自信,这是任何人在家庭、学校或工作中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这样说,“给人一条鱼,你可以喂饱他一天;教一个人钓鱼,你可以喂饱他一辈子。”从青年人到中年人,重新融入社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保持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从而有自尊自信。这两个素质在康复和重返社会的过程中都很重要。然而,精神障碍者往往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摇摆不定,难以坚持工作。

为一个理由再循环

早在1997年初,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东海岸关怀中心创立了一项社会企业“新旧货商店”。这是两位义工Anna Tsang女士和Felicia Teo女士发起的,她们想开一间售卖二手货的旧货商店,为康复中的精神病患者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新旧货商店的愿景是提供一个平台,培训他们学习零售和物流技能,从而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新旧货商店是一个绿色企业,采用“节约、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来经营。

自从1997年开了第一间新旧货商店后,就陆续在其他中心增设分店:2004年在圣乔治之家、2010年在勿洛和2011年在巴西立;以及2016年在义顺和裕廊西作为乐龄中心服务的一部分。2008年,最先开创的新旧货商店从东海岸关怀中心搬到四美关怀中心。



2017年, 四美关怀中心的一位住宿者在社会企业新旧货商店工作。



为养家而工作的妇女

2005年,新旧货商店的共同创办人曾(Anna Tsang)女士在圣乔治之家开设了另一间新旧货商店,并称为“母与子计划”。由于圣乔治之家是一间收容所,大部分收容者是处于危机中的家庭、受虐配偶和孩子,以及家暴受害的单身妇女,母与子计划是特别为这些妇女而设的。正如一贯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她们获得谋生的技能,最终找到工作,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并且单身母亲能够养活家人。

与“会员自创社会企业”计划合作

2006年,四美关怀中心开始了另一个称为“会员自创社会企业”的社会企业计划。这项计划由中心的住宿者和员工共同管理,出售他们的手工艺品,开设的目的是特别为帮助精神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因为外面的雇主不愿意雇用他们。“会员自创社会企业”计划同时也是一个庇护工场,精神障碍者可以在这里工作和接受职能培训,长远的目标是提高他们的技能和就业能力。从销售获得的利润是以工资津贴的形式发给他们。

2003年,机构把三大社会企业合并:新旧货商店、母与子计划、会员自创社会企业计划,并统一在四美关怀中心继续运作。

为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合并

2016年,三项社会企业与其他就业服务项目进行了合并,并命名为就业综合服务(Integrated Employment Services, IES)。其他服务项目包括淡马锡关怀就业支援服务,该服务于2010年开始推行(2013年易名为就业支援服务)、就业培训服务(2013年开始)、就业实习计划(2016年开始)、雇员援助计划(2017年开始)。

通过这一系列服务配套,就业综合服务提供了以下服务予精神障碍者:职业介绍服务、实习机会、社会企业平台及培训,从而帮助精神障碍者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获得工作并持续就业。每个精神障碍者都进行个别的评估,考虑到他们的病史、兴趣和选择的地区,把他们安排在最适合的工作环境中,整个过程都是高度针对个人的情况来考量的。

就业综合服务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就业服务,帮助精神障碍者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找到工作并维持就业:

- **就业培训课程**

一个有系统的职业培训课程,旨在配合精神障碍者的兴趣,并装备他们具备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使他们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

- **就业实习计划**

在为精神障碍者安排实习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提供现场工作指导,并与雇主合作设计工作功能,利用病患者的优点,尽量避免他们在工作场所遭受歧视。

- **就业支援服务**

为精神障碍者提供的就业选配和介绍服务,替他们订立可持续的就业目标,帮助他们从过渡期重返工作队伍,同时也为已经就业的精神障碍者提供工作支援。

- **就业辅助计划**

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情绪健康的处理,提供面对面的辅导,电邮联络和专门的辅导热线,为受助者营造一个健康和有成效的工作环境。

- **社会企业**

通过我们的社会企业,为精神障碍者提供零售业的在职培训。装备他们加强就业技能,从而帮助他们从过渡期重返劳动力队伍。

全面就业方法

就业综合服务通过整个就业过程,从搜寻、申请和聘请等方面支援精神障碍者,帮助他们持续就业。我们也与另外的一些机构合作,他们愿意提供义务服务,如帮助他们预备面试,教导他们面试的技巧;向他们建议面试的服装和化妆,如何得体地装扮。此外,也指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工作和处理工作压力。

理解是接受的关键。就业综合服务除了帮助求职的精神障碍者,也指导和支持他们的雇主,因此雇员与雇主同时受惠。就业综合服务的就业专家与雇主保持紧密的合作,提供必要的医疗和社会支持,并建议他们如何为精神障碍者创造最有利的工作环境。为了让雇主更清楚精神障碍者的情况和他们的需要,我们会给雇用公司一些培训,让他们认识如何应对不良的状况和行为。随着就业综合服务给予雇主的支持和指引,雇主对精神障碍员工有更大的谅解。否则,若雇主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公司最终会解雇他们。精神障碍者、雇主和就业综合服务三方是可以取得共赢的局面的,当雇主看到精神障碍雇员有最佳的表现,并且确保他们长期的就业。

同时,在教育公众和企业界如何看待精神障碍者就业的课题上,就业综合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的是减少对他们的歧视,并鼓励雇主雇用精神障碍者;也要教育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同事,如何更好地管理他们,以及如何长期和他们一起共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需要被接纳、信任和支持,精神障碍者也不例外。



5

光束汇聚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哥林多前书 12:12

到了2004年,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差不多40岁了。这个机构已经成长,扩展至新的领域,并成为了提供精神病康复服务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机构。与其同时,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的教会也发展了一些其他的社区服务,如海员传道会,与其后在2005年由圣三一堂开办的平安邻里联络站,以及圣安德烈座堂开办的CITY社区服务,都已经在为其他群体提供服务。现在正是时候把所有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熊熊火焰融合一起,合并在一个机构之下,一起迈向未来。

这个转变由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周贤正主教、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执行主席侯耀程医生、以及协会的董事兼新加坡教区社区服务部主席郑思聪医生一起领导策划的。郑思聪医生后来于2012年加入我们机构,成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执行总裁。

这一个转变具有充分的理由,乃是为了达成协同效应和责任,并且能够与圣公会新加坡教区有更密切的联系;因为除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以外,圣公会的其他教会也各自在提供社区服务。最后决定了由一个中央机构负责协调所有的圣公会社区服务,各种社区服务都可以与这个新的组织连接,并隶属于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和教区议会的统领之下。各牧区可以继续提供福利服务,但是现在他们可以连接一起,成为共同在圣公会教会旗帜下的统一团体。

因此,在2004年10月29日,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进行了重整,把各种不同的圣公会社区服务合并,包括协会的服务和各牧区的服务。并且易名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孙来祺被任命为第一任执行总裁。

合并后,大大地促进了圣公会的不同社区服务之间的伙伴关系。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将专注于这些核心服务:精神康复服务、家庭和儿童服务以及乐龄关怀。

周贤正主教的话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我感到非常鼓舞,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是上帝带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转型为新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为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跃到更高之峰。”**

虽然是在2004年决定要合并和巩固各种服务,可是这需要时间来实施这些转变。在这段期间进行了汇集各种服务,简化流程;并且设计了机构的新徽标和建立了机构的形象。



2006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徽标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经过了仔细的考量,设计了一个徽标,精确地传达机构的使命和价值观。缩写名称的笔触表达了我们机构的驱动力,体现了亚洲文化和社区的自助精神。金黄色十字架代表基督的爱,这是推动我们机构的力量。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英文全写(Singapore Anglican Community Services)和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的徽标并排,以加强机构的根基和基督教价值观。徽标的蓝色一直是圣公会新加坡教区采用的传统颜色,反映了稳定、决心和坚定。最后,金黄色象征着丰盛的人生,以及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为人们创建丰盛人生的使命。

2006年12月12日,圣安德烈布道事工在圣安德烈座堂庆祝150周年纪念;同时,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也一切就绪,由纳丹总统主持正式开幕。

2006年,在公布了这个转变以后,侯耀程医生说:“我们机构在修订了章程后,将更容易管理圣公会属下的社区服务。这是在这个要结束一个里程碑的当儿,上帝所赐的福,在前面将有无数新的篇章和挑战向我们敞开。”

这将证明他所说的是正确的。

成为大家庭一起紧密合作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重组后转型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这有助于加强机构的圣公会精神和跨组织的协同效应。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章程规定,11名董事会成员中的5名须由圣公会新加坡教区议会提名,另外5名由推选选出。被提名者将在常年会员大会上得到确认和委任,至于第11位成员,董事会主席通常由新加坡教区的主教担任。为了进一步加强圣公会精神的联系,圣公会的全体牧师都会自动成为机构的名誉成员,享有与一般成员同样的权利。章程的修订通过了新加坡社团注册局的批准,这些修订确保各牧区在社区服务的责任,并同时保持圣公会的社区服务精神。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成立,也促进



上图:
2006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圣安德烈座堂举行正式启动仪式。

从左至右:
圣乔治之家中心总管凯瑞·威尔科克(Kerry E Wilcock), 四美关怀中心主任陈召圣, 后港关怀中心高级主管何黛美博士, 新加坡教区主教兼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主席周贤正主教, 纳丹总统, 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潘丽萍,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主管陈河亮,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执行总裁孙来祺及董事蔡长春。

下图:
2006年,在开幕典礼后,纳丹总统(中)参观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社企的成员和员工负责的手工艺摊位。

了机构与圣公会其他社区服务部门的合作,就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1913年,新加坡教区第一任主教的夫人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创立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在开创时专门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医疗服务,其后延伸至老人服务。

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于2006年成立后,社区服务机构和教会医院都觉得如果两个组织携手合作,可以强化各自的服务。2010年,隶属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开始了一个试点项目,为四美关怀中心的病人提供物理治疗,作为精神康复疗程的一部分。此外,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也开始为在甘榜格南的平安乐龄活动中心的老人提供职业治疗和物理治疗服务。

2013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和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之间的合作催生了另一个服务—在10月开始启动的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这是一间拥有300张床位的精神护理院舍,与后港关怀中心的距离仅一箭之遥。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结合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在社区健康的专业知识,以及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精神康复的经验,于是填补了长期缺乏的精神康复和医疗照顾服务。这两个机构具备战略性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新机

遇,为精神病和其他长期病患开创了一个新的护理模式和标准。这全赖于圣公会对社区的爱心和奉献精神,愿意为社会中弱势群体的需要服务。疗养院同时也为后港关怀中心的成员提供了工作机会,雇用他们担任医护助理和保安人员。



2013年,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投入服务。



2017年,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的病人进行各种休闲活动,作为康复疗程的一部分。

转移焦点

到了2004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服务范围,已经发展到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精神康复服务。随着各种社区服务的整合巩固,领导层决定调整重点,扩大服务范围,使之成为一个多元服务机构,为不同需要的社区群体服务,而不是仅仅侧重于精神康复服务。

扩大社区服务范围的决定得到一致的认可。然而,一些董事会成员倾向于继续关注精神病服务。他们自愿辞去董事会的职务,转而进入管理委员会的层面,继续作出在精神科服务的贡献。这使到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本来在精神康复的工作得以继续蓬勃发展,而董事会则致力于将服务扩展到其他领域。

2016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已经成功拓展了其他服务,如机构的执行总裁郑思聪医生的申明说,“每年,我们机构为将近8,000人通过13个中心提供综合的社会和精神健康服务。多年来,我们的服务从照顾妇女儿童到老年护理、家庭危机、辅导和长期精神病护理。

牧区为基础的服务

有一些社区服务是由圣公会不同的牧区独自开始的。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重组后,他们都归属于我们机构之下,但仍保持独立的运作。三个由牧区运作的社区服务是:平安社区乐龄支援业者(由圣三一堂营运)、CITY社区服务(由圣安德烈座堂负责)和海员传道会。

CITY社区服务

CITY社区服务于2005年开始,为贫穷的小学儿童提供服务,包括远离家乡在新加坡生活和求学的国际学生。CITY是“年轻人的品格(Character-in-the-Young)”的英文缩写,其使命是在学童年幼时帮助他们塑造良好的品格,并向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实际的援助,由此显现基督的爱。提供的服务包括与学童交朋友,学生关怀,举办有趣的活动、免费补习班、营会、郊游、体育活动、生活技能工作坊等丰富节目,并根据学校的具体需求而作出安排。

2016年,CITY社区服务通过“益友俱乐部”举办的各种活动向处于危机中的儿童伸出援手。





海员传道会

海员传道会是英国圣公会最古老的一个部门，新加坡的分会于1924年成立。新加坡港口每年有约13万艘船只停泊，水手的工作性质使他们在一段时期与家人分离。他们的工作可以是非常劳动，并且精神也备受压力，他们有机会遇到海盗，甚至是海难。海员传道会是为所有级别的水手，不论种族和宗教，由一组牧师、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供教牧关怀和服务，如经济支援、医疗保健、辅导和通讯等。

海员传道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定期探访停泊在港口以及三巴旺码头的船只。2014年，为远离家园的水手而设的国际事务中心在裕廊港开始启用。该中心为在丹戎巴葛、巴西班让和裕廊三个

港口的水手服务。中心的设施包括一个牧师办公室、图书馆和阅览室、电话、电子邮件、网络工作站、一台电视和一个小厨房。

在该中心开幕时，负责东亚地区海员事务的区域主任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牧师说：“我们依靠海员将90%以上的世界商品运到新加坡的市场，没有他们，新加坡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在此新中心的开幕之际，谨代表新加坡向这些海员表达敬意，尤其是他们牺牲与家人共同生活的时间，远离家乡在船上工作，把世界的商品和产品带到我们居住的地方。通过提供这个家给远离家园的海员，新加坡海员传道会要帮助他们恢复与家人的联系，祈望藉此帮助他们的牺牲得到一些舒缓。

上图：
2014年，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的助理首席执行官陈明娣(Tan Beng Tee音译)女士在海员国际事务中心的开幕礼上担任主礼嘉宾。

海员传道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到医院、诊疗所和海事医药中心探访身体不适的海员。此外，每日有免费的交通工具，提供给海员从船上和岸上往返。



使暮年成为光辉的岁月 ——乐龄服务

我们从2015年起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是乐龄服务。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认为，每个人一生中都应该得到关爱，直到进入他们的黄金年华。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爱，享受老年人的尊严。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一些老年人被忽视，独自孤单地度过最后的日子。认识到新加坡是一个迅速老龄化的国家，许多老年人感到孤独，缺乏必要的支持机制。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机构发起了一系列服务，为老年人带来希望和欢乐，以祈帮助他们在社区里过有意义的生活。由于老年人的行动有诸多限制，所以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去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社区乐龄支援业者：平安社区乐龄支援业者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社区乐龄支援业者(裕廊东)

1995年，圣三一堂开始了平安乐龄活动中心的事工，为甘榜格南的年老居民提供在暮年所需要的服务。2005年，活动中心转型，提升为平安邻里联络站，并成为了第一个由牧区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正式合作为贫困者提供帮助的服务。

平安邻里联络站位于桥北路第8座的地面层。该中心举办跨代的活动，提供关怀支援，以及照顾甘榜格南21座组屋居民的利益。2010年，中心改变业务服务模式，易名为平安乐龄活动中心，专注于为甘榜格南一或二房式单位的60岁以上居民提供服务。

上图：
2016年，海员传道会的主席安妮公主参观了在裕廊港的国际事务中心。

中图：
2007年，海员传道会与水手一起庆祝圣诞。

下图：
2008年，海员传道会的工作人员到船上探访。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认同平安邻里联络站所作出的贡献,因此委托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营运两个社区乐龄支援项目:2014年在加冷、诺维娜和梧槽的平安社区乐龄支援业者和2015年在裕廊东、武吉巴督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社区乐龄支援业者(裕廊东)。这两个群区通过提供个案管理支援,促进年老居民过有意义的社区生活。

两个群区都聘用了一支个案经理团队,为各自社区的老年人提供关怀服务。他们走访家庭,协助乐龄人士解决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并提供辅导服务。

根据老年人的需要,个案工作者会把他们转介到其他的服务机构,例如家居清洁保养,送餐服务,医疗陪诊及护送服务等。社工也将老人介绍给义工让他们做朋友,加强他们的社交支持网络,减少社会隔离,防止他们从社会中退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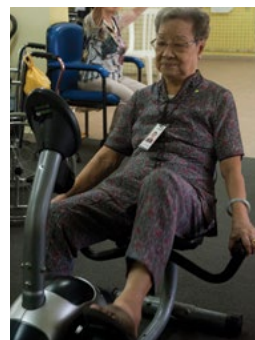
必要时,个案管理小组会通过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社区资源,参与和支援团队”计划,为患有失智、抑郁和其他精神障碍的老年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援。

这项计划的目的是教育乐龄人士和照顾者有关精神障碍的知识,提供情绪支援,以及把他们转介到适当的医护和社会援助单位,确保他们得到适合的精神和康复护理。

每个群区有一所乐龄合居住所,分别在裕廊东和甘榜格南,这是由6-8个出租单位组成的宿舍,专门提供给有一定程度生理问题的老年人一起生活。入住的老年人,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有现场工作人员协助他们,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照顾,如家务料理、辅导和膳食。转介到乐龄合居住所的工作由护联中心(Agency for Integrated Care)负责。

上图:
2015年,平安乐龄服务群区

中图及下图:
2015年,在甘榜格南的平安乐龄服务群区举办乐龄活动。





上图：
2017年，新加坡圣公会
社区服务社区乐龄支援
业者(裕廊东)。

中图：
2017年，新加坡圣公会
社区服务乐龄合居住所
(裕廊东)。

下图：
2017年，新加坡圣公会
社区服务的社区乐龄支
援服务员工到乐龄合居
住所，探访在那里居住
的老人家。



乐龄活动中心

2015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照顾新加坡老龄化人口的使命,得到了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肯定,被委托在两个政府小型公寓组屋开办乐龄活动中心,分别是位于义顺的福乐泉和在裕廊西的金兰花组屋。

位于福乐泉和金兰花组屋的两个乐龄活动中心为住在小型公寓的乐龄居民提供基本支援服务,包括为老年人提供政府计划的资料,为需要的居民转介有关服务。此外,通过装在小型公寓的警报系统,支援小组为乐龄居民提供监测服务,并在紧急情况下给予援助。警报系统是一个电子系统,由两个拉绳组成,安装在每个公寓单位的客厅和浴室里,与警报控制器相连。当需要帮助时,老年人就可以拉绳索求助,乐龄中心的员工就会收到通知,并前往援助。

除了提供基本的支援服务外,乐龄中心每天在邻里社区空间为接近100名乐龄人士提供服务。在社区空间里,老年人参与社交娱乐活动,如运动、下棋、骰牌游戏、手工艺制作、烹饪和郊游等。大部分活动都是由邻里的义工负责举办。此外,福乐泉和金兰花组屋的两个乐龄活动中心的活动,得到从义顺基督教堂(圣公会)和西面教会来的义工大力支持。诚然,乐龄中心是无法独自完成这些工作的,与教会的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耶稣

呼召祂的教会要成为服事的群体,把基督的爱带到社区,去服务人群。正如在这里的情况,老年人通过教会的会友,体验到上帝的爱。



2016年,乐龄人士参与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乐龄中心举办的各种娱乐活动。

每个乐龄中心都设有一间旧货店，称为“新旧百货店”。这是隶属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社会企业，供年老居民购买二手衣物和生活用品。新旧百货店雇用康复的精神障碍者，从而为他们提供在零售物流业的就业和培训机会。百货店还支持环保，提倡“减少使用、物尽其用、循环再用”的意识。销售所得的利润将用于资助精神康复计划，同时也为在百货店受训的康复者赚取生活补贴。

我们机构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年老居民在社区内过着积极和有意义的的生活，使他们在晚年度过光辉的岁月。

把火炬传递到未来

这个时代，随着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重整，以及转型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启动，我们机构的治理结构更加稳固，视野更加清晰，并重新找到焦点。在郑思聪医生的带领下，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已经准备好跟随上帝指引的亮光，大踏步勇敢地迈向未来。



上图：
2017年，老人家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乐龄中心（裕廊西）享受魔力桥数字牌（Rummikub）的游戏之乐。

下图：
2017年，位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乐龄中心（裕廊西）内的新旧百货店。

右图：
2017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乐龄中心（裕廊西）为社区的老人家举办每周健步晨运活动。



以基督的爱 去关怀与医治

我们每个人都有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与受助者、病人和住宿者一起走在康复之路时，他们被医治的不但是身体方面的，并且是情感和精神上的康复。为此，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被上帝所感召去关怀他们的全人健康，照顾他们在身心灵的饱足。

因此，院牧关怀服务就此成立了。院牧关怀服务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一个部门，不仅照顾病人、受助者和居民在精神和灵性的全人健康，也照顾员工的需要。当帮助一个人在精神和灵性得到满足，就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和提高生活素质，因为属灵的关怀可以帮助人更好地面对疾病，或克服失去至亲的哀恸。

院牧关怀服务源于远在1928年的圣公会院牧事工，当时，圣公会圣彼得堂是其中一间在圣路加教堂主持崇拜的教会，为特拉法尔加疗养院 (Trafalgar Home) 的麻疯病人和旧板桥医院的病人提供牧养。此后，院牧服务一直是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其中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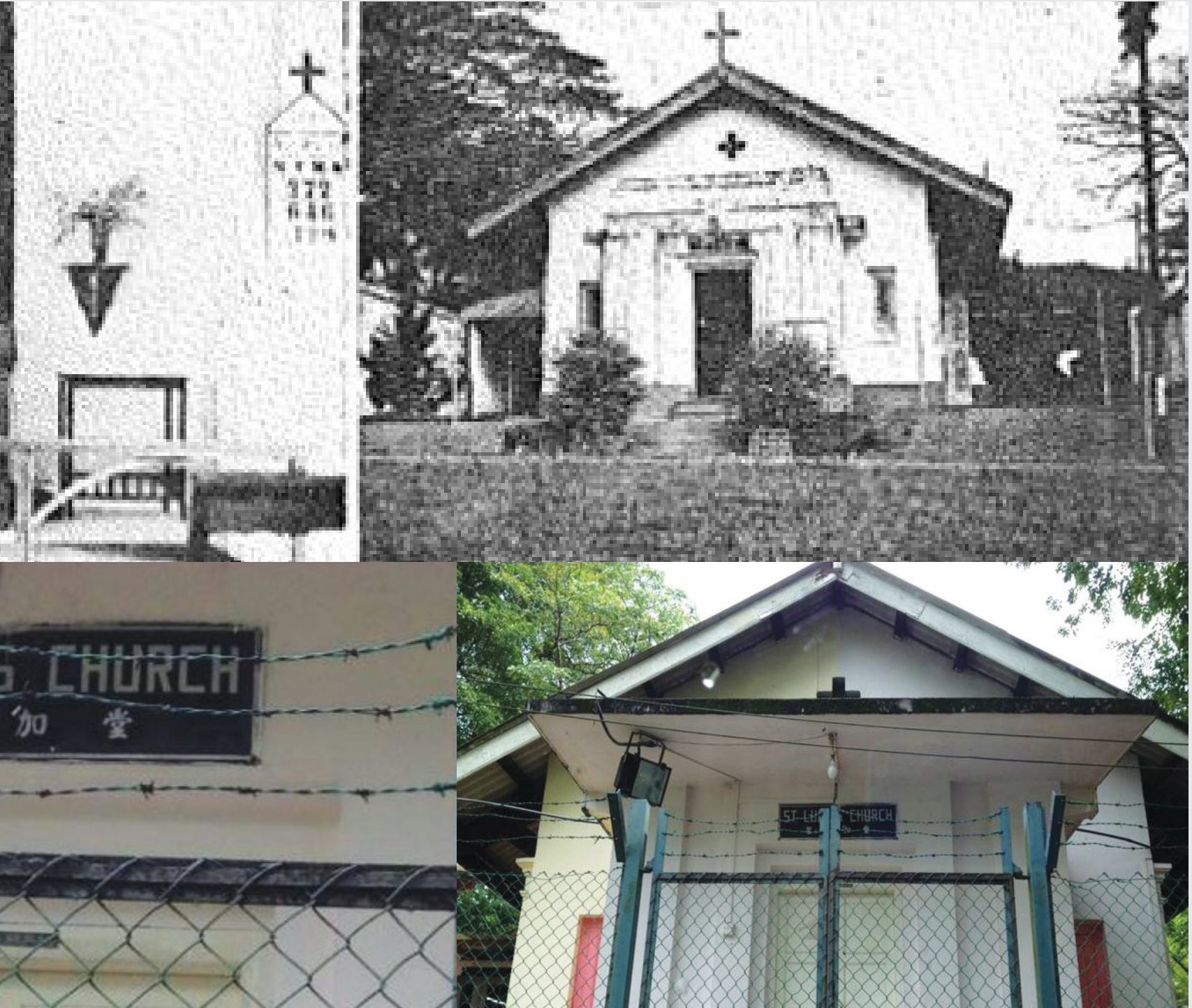
2011年5月，在圣公会新加坡教区议会的开幕崇拜中，院牧事工易名为院牧关怀服务，并正式成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一项服务。

黄达明会吏长、杨清华牧师、龚招光牧师、张庆木 (David Teo) 牧师和彼得 (Peter Manimuthu) 牧师被委任为专职院牧，符致明牧师和周毅荣 (Timothy Ewing-Chow) 牧师则被委任为义务院牧 (在原有牧会职分外兼任)。被任命的院牧和义务院牧由非牧职的助理院牧协助，他们都是受过神学教育和临床院牧关怀培训的。



上图：
圣路加教堂于1928年启用，是特拉法尔加医院 (Trafalgar Home) 的礼拜堂。圣公会信徒和基督徒病人，还有住在附近的前病人在教堂礼拜。在附近的板桥医院的病人也参加圣路加教堂的主日崇拜。

下图：
位于罗弄万国的圣路加教堂依然矗立。(图片获joyloh.com的许可使用)



院牧关怀服务不论种族、语言和宗教,为所有病人、员工、照顾者和义工提供关怀服务,聆听他们的需要,不存在批判和偏见。在他们处于危难中,饱受精神的压力,遭受身心疾病,陷入丧亲的哀痛时,牧养关怀使他们肯定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确保他们并不孤单。院牧们与他们共度康复路上的喜乐和痛苦,鼓励他们通过药物和治疗坚持下去。

这项服务对员工和义工的关怀是举足轻重的,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高压的工作环境中,能够持续付出牺牲的服务。当他们关怀别人的同时,也需要知道有人关怀他们。通过每年的立志崇拜、祷告和默想、鼓励的话语和举动、以及在需要时与院牧的私人谈话等,院牧关怀服务帮助员工和义工有机会更新自己的目标和呼召,从而得到激励,找到继续服务人群的力量。

院牧关怀服务提供的牧养关怀是尊重人,以人为中心,并且敏锐地察看需要。当有需要的人在困境中寻找基督教信仰时,院牧会替他们祈祷,用圣经中充满安慰和力量的话语以及其他资源给予鼓励。有时候,如果非宗教的方式更合适,就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以勉励的话和爱心给予支持。

在采用主动并以社区为基础的模式中,院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把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与圣公会的牧区联系在一起。我们机构的每项院牧事工,都由一个在附近的圣公会“主导牧区”来支持。通过讲座、培训,和个人分享,帮助牧区的牧师了解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工作,并加强他们对所服事的群体的认识和同情。这激发了许多教会的会友起来,通过做义工、捐款和其他方式,热心地支持社区服务的工作。

最终,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院牧部在机构的关怀团队里,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体现了基督的爱与安慰,使走在康复路上的受助者,在困苦中找到意义和希望。

院牧长符致明牧师深深领会院牧关怀服务的精髓,他说,“我们自问,为什么要做社区服务。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做好事,而是这是上帝的事。我们的异象是,要在上帝差派我们去的地方,为耶稣基督作真正的见证人。院牧的存在是要提供三重的牧养服事,向病人、义工和员工表达关怀和同情,以祷告牧养他们,以及宣告上帝的话语。”

2016年,义顺基督教堂(圣公会)和后港关怀中心一起参与“精神健康意识步行”,这次活动是由心理卫生学院和国家社会服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2016年,圣公会教会的舍得课程学员参与后港关怀中心的义工服务。

右中:

2013年,圣路加教堂前任院牧彼得·库克(Peter Cook)牧师(左二)参观后港关怀中心。

2016年,来自义顺基督教堂(圣公会)的中国之友和舍得课程学员,与义顺社区康复支援服务的员工一起为精神障碍者带来欢乐的时光。





6

进入光明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若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

加拉太书 6:9

2017年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金禧周年纪念,这不仅仅是一个庆祝我们机构长寿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这显示了上帝对社区的恩慈,以及对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信实。祂在整个旅程中引导着我们机构,并且赐予丰富的供应和不断的激励。祂的爱使这个机构在过去50年得以持续;在艰难的时候,祂扶持赐力量;在动荡的时刻,我们机构仍然凭着信心,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在美好的日子,我们颂扬祂的荣耀。

在50年的旅程中,并不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机构曾经面临许多挑战如财政困难、租赁协议的突然终止、频频的搬迁、被迫放弃一些计划,以及在稳妥安逸的环境中推离向前超越。譬如为精神障碍者提供服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烫手山芋,许多机构都不会考虑去承担。在早期,跟精神障碍者和受压迫者的工作有关的人,是会被人看不起和受社会孤立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大可以把这个领域的服务,留给那些更具经验的机构,但我们知道上帝站在我们机构这一边,我们藉着祷告,继续坚持,凭着信心勇敢地向前迈进。每当上帝显示哪里有需要,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一定跟从。

圣公会新加坡教区主教兼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主席潘仁义主教(Rev Rennis Ponniah)引用上帝的话,从帖撒罗尼迦前书1:2-4感谢所有在这个机构的历史中曾经贡献服务的人,**“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上帝面前,不住地记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坚忍。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潘仁义主教指出,上帝的信实不仅在于物质上的供应,而且总在适当的时候引领正确的人,去完成迫在眉睫的任务。在开始的时候,法兰西斯·汤玛斯和他的夫人为波东巴西的社区和圣安德烈学校的学生服务。然后,圣安德烈座堂的座堂长东尼·邓普会更长出了不少功劳,把汤玛斯夫妇开始的工作正规化,这导致了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的成立。后来,协会搬到圣格列高利启蒙者教会(俗称亚美尼亚教会),开始照顾穷人和老年人,他们大多是妇女,上帝差派了费利西蒂·福斯特—卡特到来。当机构需要一个男性员工,由于该地区存在不法之徒,祂派来了陈河亮,一个曾经在监狱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当机构开始成长,上帝引领协会关注精神有障碍的一群,祂差遣了侯耀程医生,一个海军上校和医生。在同一时期,又迎来了陈召圣,一个关怀中心的第一位男性个案经理,并最终于2012年受聘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精神康复服务主管。

当侯医生于2004年退休,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重整后,易名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孙来祺被委任为机构的营运主管,一位在公立和私立医院有多年丰富经验的医院管理人。

如今,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已经在医疗和社会服务的生态系统中根深蒂固,并与政府密切合作。在这样的时刻,上帝兴起了郑思聪医生,卫生部的前卫生条例组主管。

上帝的带领轨迹是无懈可击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工作往往是困难重重的,领导人需要有无比的耐心、坚韧力和斗志。上帝所任命人的不论男女,不仅有能力而且有责任心,在本质上,他们的工作与信仰联系在一起,本着上帝的呼召努力耕耘;艰难的任务不能拦阻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和信靠。

事后看来,上帝的铺排是清晰的。从起初在波东巴西,祂带领我们机构以上帝的爱的光芒照亮人群,从一个个需要的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把希望带到绝望的群体中,驱除黑暗。祂带领我们机构通过各种实践来训练团队,以承担越来越大和更专业的角色。例如,黄埔关怀中心的最初计划是一个庇护所,但上帝在那里开始模造我们机构专注于精神病的护理。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机构成为了卫生部的可靠合作伙伴,被卫生部委托了更多更大的设施。今天,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是新加坡最大的精神康复服务机构。

在临近机构成立的50周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执行总裁郑思聪医生感谢当受赞美的主说,“在我们进入金禧年之际,我们感谢上帝在过去50年来的引领。我们机构在未来,不仅将延续为社会的需要去提供服务的传统,更重要的是,要以上帝的方式行事,以一颗可以体现祂大爱的心来服务。我们将要开始下一个50年的新旅程,我们会继续以上帝的照耀光芒为社会服务。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是以爱心去服务社区,因为是我们先领受了上帝的爱。”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充满信心地迈向未来,不容置疑的,上帝将继续是这个机构的伟大建筑师。

近期 (2017-2018年)

上帝继续肯定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精神康复和乐龄关怀的任务,带领我们机构成立了两个中心:位于花拉公园的圣公会关怀中心和在山景区的圣公会乐龄中心。

当我们机构于1986年在黄埔关怀中心开始精神康复服务时,只有10名员工在庇护工场提供服务,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精神病护理培训。到了2016年,机构已经有超过150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员工,为超过2,000名精神障碍者提供连续性的精神康复照顾。

我们机构再进一步证明在精神康复服务的魄力,2016年,卫生部委任我们机构去营运一所新的精神康复庇护所,可以容纳60名成年人和20名青少年,命名为圣公会关怀中心(花拉公园)。这是在同类服务的唯一间中心,于2017年最后一季开始运作,为已康复的精神障碍者提供住宿服务,预备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独立生活。这项服务的目的是为精神障碍者提供精神康复综合服务,包括住宿与日间康复护理、社区复健与支援服务、庇护工场和就业综合服务。

从在亚美尼亚街的日子算起,我们机构已经一直在参与乐龄的事工,随着位于山景区的圣公会乐龄中心的启动,这个使命将延续并扩大。圣公会乐龄中心的重点是照顾老年失智症患者的需要。

为了支持最近政府迅速扩大的健康和社会服务计划，我们机构扩大了服务范围的界限。除了加强核心精神科服务的连续性以外，也大大地扩展了乐龄方面的服务，这是在新加坡这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中，一个主要的健康和社会服务领域。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连同姐妹机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将继续建立在四大支柱的重点工作-乐龄服务、精神康复服务、自闭症护理和家庭中心。我们的异象是成为志愿福利机构领域的跨国领袖。

建立抢滩阵地

郑思聪医生忆述2012年(当时他加入机构担任集团总裁)至2016年的情况，这是我们机构在巩固滩头的阶段。那时候

机构快速增长，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随着大量移民的涌进，新加坡的人口迅速增长，有特别需要的服务新领域也不断涌现。同时，我们机构也在支持政府的新医疗政策下稳步成长。由此，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精神康复和乐龄关怀的服务，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加强。

现在，各种各样的滩头阵地都已经在手了，下一阶段将扩大服务地域。2016至2020年被定为整固、建立和收获的丰收期，将要收割我们机构的劳动果实。

这将涉及在新加坡的地理扩展。我们机构在自然演化下，形成了服务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和中部，现在的目标是把机构的服务带到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这样的扩张将与圣公会新加坡教区一起策划，有关地区的教会可以动员会友参与义工服务，提供在地人力支援。

2017年，圣公会关怀中心
(花拉公园)



随着机构的发展,另一个重点领域是进行流程的合并和精简。郑思聪医生说,“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年迅速增长,现在需要巩固我们的服务。我们需要改变机构的制度、流程、员工文化和治理方式,以便更好地管理更庞大的组织,以及日益复杂的业务。由于我们有多个中心在不同的地点运作,由不同的工作人员管理,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率的管理系统,以确保在标准保持不变下,成本得到控制。同时,我们还需要继续审查我们的财政规划,以确保服务的可持续性,而不过于依赖捐款。要成为一个领域的领导者,我们必须不断检讨现有的服务,并改善新的服务,为我们服事的群体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声言,回想到这项使命始于一对教师丈夫和护士妻子,就在50年前,他们与上帝携手在家里开始为社区服务。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很清楚,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只是“做好事”的机构,而是要“做得好”。诚然,这是一个慈善机构,但并不意味着服务标准只是“基本水平”。我们机构不会作不必要的花费,确保每一分钱都是明智地使用,我们的目标是达到与公共和私营机构可以相比甚至更好的标准。上帝已经设定了标准,我们提供的服务一定要符合祂所要求的。

越过海岸分享经验

我们机构所经过的50年经验都是在新加坡,接下来,上帝呼召我们把累积的知识带到新的土地,帮助其他机构建立和发展服务工作。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的管理同时覆盖其他6个国家的宣教区—柬埔寨、印尼、寮国、尼泊尔、泰国和越南。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将在这些国家的有关机构扮演顾问的角色,希望通过分享这50年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社区和保健服务。

由于在这6个国家的本地圣公会教会持续增长,预计他们的社区服务部门将同步增长,正如我们从圣公会福利协会成长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一样。诚然,我们是同属圣公会的大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将协助这些机构有一个领先的起步。

未来五十年及以后

箴言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脚步。**”

随着机构的向前迈进,当然需要进行周密的规划,我们必须尽职。然而,在未来的50年及以后,随着未来的发展,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将会把所有的计划都在祷告中交托给上帝,因为惟有祂才能坚立机构的未来步伐。没有人能够预测机构在100年后的情况,然而,我们机构立志继续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并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我们机构赖以成功和长时间持续的秘诀,在于依靠上帝造就合适的领导人,正如在过去50年祂所成就的。现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已经是新加坡最大的精神康复和护理服务机构,并且在其他服务的领域也在增长中。未来的领导班子必须非常能干,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具备基督教的服事和委身精神,愿意致力于为社会上的贫困和弱势群体服务。

我们机构对“需要”的定义不单以收入为基础,而是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以及属灵的需要。为了达成机构的使命,未来的领导者必须继续带领团队,帮助有需要的群体去过全人的生活,去经历基督的爱。

潘仁义主教如此总结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精神,“我们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分别,在于我们拥有信、望、爱的三合一信念。我们机构不只是做好事,我们从不畏惧,永远不会回避困难的服务领域。如果上帝把一个需要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个服务领域带来曙光和医治,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推动下前进。其次,我们带给受助的群体超越身体康复的盼望。最后,我们的服务是出于爱,而非单单为了完成任务。这就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过去50年所奠定的基础,这三位一体的精神将带领我们向前迈进。”

维系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5:16:

“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不但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故事,这是上帝的故事,叙述着祂如何带领这个机构把上帝的光带到人前闪烁照耀,在需要的群体中做好事,由此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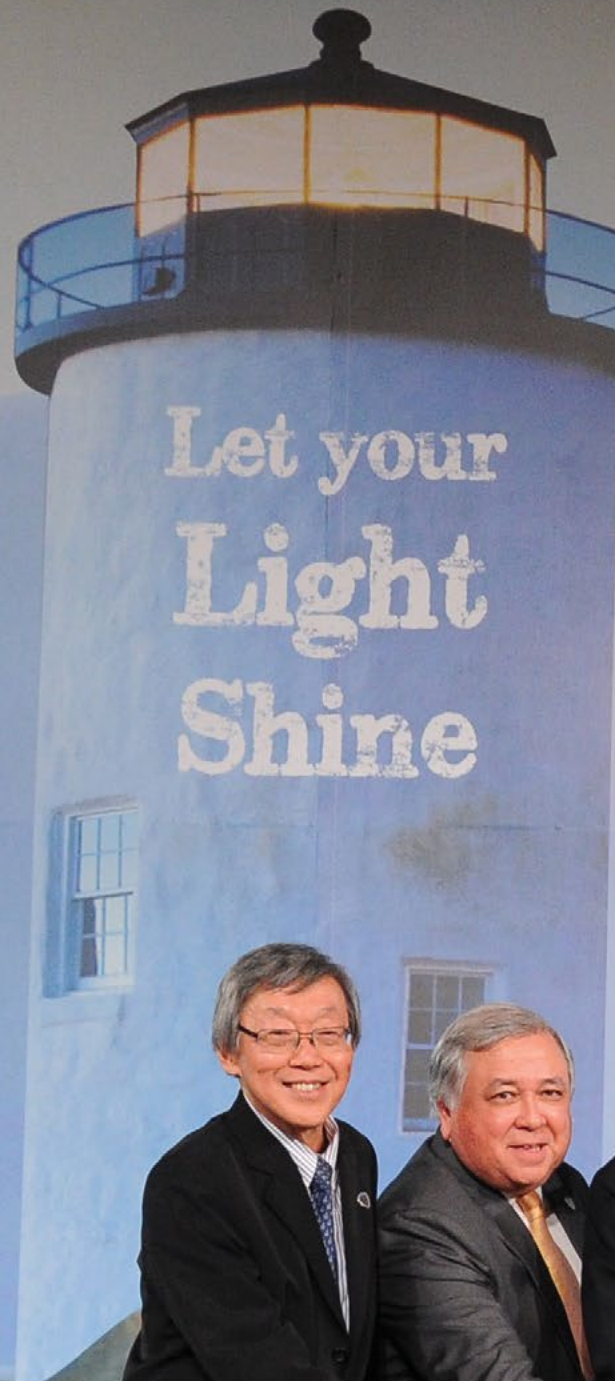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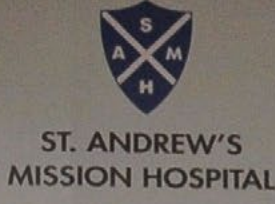
惟其如此,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将跟随主,继续把爱、关怀和怜悯带到有需要的人群中,带领他们进入光明。

2015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精神康复服务的员工和病人参与紫色游行,这是新加坡最大的运动,为了提高人们对有特殊需要者的认识。

to You
to You
SACS
to You

Let your
Light
Sh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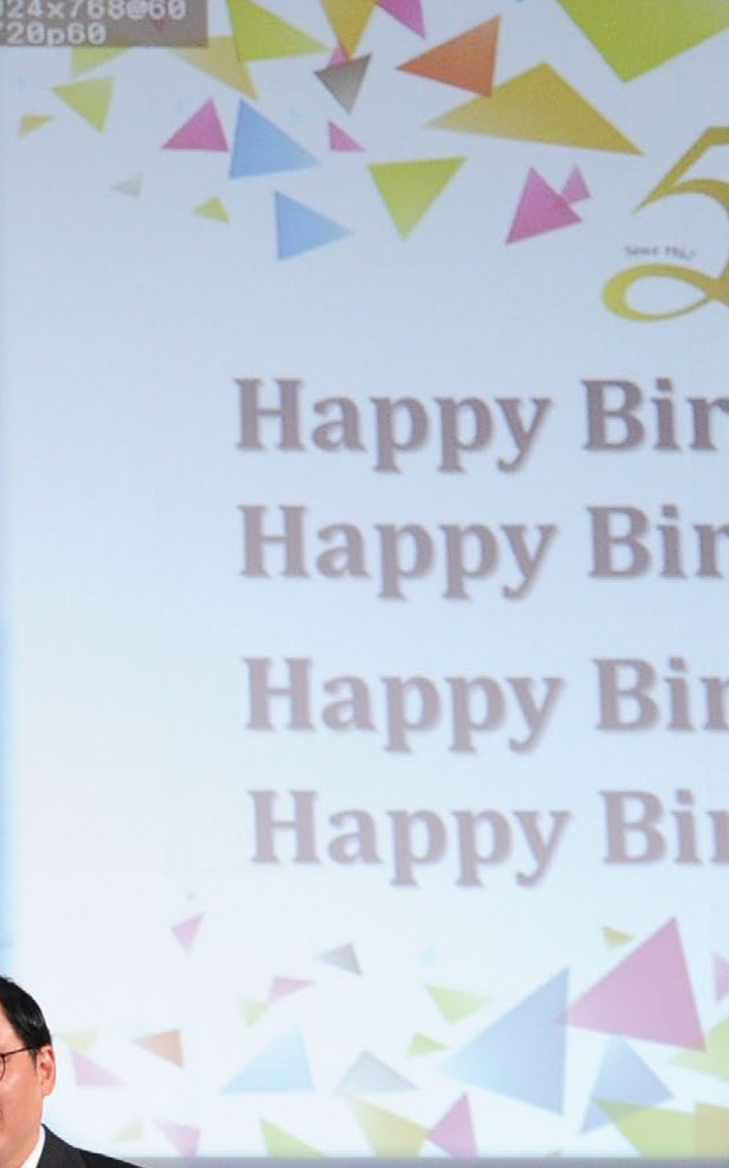
Charity Gala Dinner

25 August 2017

Guest-of-Honour:
Mr. Chan Chun Sing
Ministe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ACS 50



在2017年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常年慈善晚宴上, 庆祝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50周年金禧纪念。

从左至右: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副主席吴嘉德;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副主席蔡长春;
圣公会新加坡教区主教兼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主席潘仁义主教;
主礼嘉宾, 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
圣公会东南亚教省大主教兼西马教区主教黄满兴大主教;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前执行主席侯耀程医生;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

我们的足迹

“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给予林女士希望与支持的一群

2016年6月,我进入了后港关怀中心进行康复治疗。院牧们和院牧关怀小组对我来说是一个祝福。通过他们用上帝的话语给我的教导,我学会了顺服上帝,相信祂会照顾我所有的需要。

每次当我在生命中遇到困难,我会去找院牧龚牧师和助理院牧马日明院牧,请他们为我祷告。当我想到在我生命所有的障碍中,上帝曾经如何应允我的祷告,带领我度过困境,我就感到惊叹。后来我决定去参加圣公会义顺基督教堂的崇拜聚会,我还得到接送和食物的关顾。

2016年10月中旬,我应征了RMA集团的兼职工作。感谢上帝!我被录取并于2016年11月开始兼职工作。2017年3月,我获雇用为全职操作助理;然后在5月底,我通过了试用期获聘为长期雇员。我后来还在“后港关怀中心就业之夜”中,因为工作表现优良获得了成就奖。我的老板莅临后港关怀中心参加这个活动,亲自把奖项颁发给我。一切赞美归于我们的上帝!

至于我的健康方面,每周我请牧师们为我祷告,我的情况越来越好,我开始自己独立处理看医生和吃药的安排。我曾经有高胆固醇,低甲状腺和鼻癌。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感谢赞美上帝,正如现在我的身体检查和验血报告所显示的,祂赐给了我健康的福气。

靠着牧师们为我祷告后,在2017年的华人新年,我和家人吃了一顿愉快的团年饭。有爱我的家人支持我,我感到非常幸福,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很荣幸,在2016年后港关怀中心举办的圣诞聚会和家庭联系日中担任司仪。马日明院牧帮助我写出司仪的台词,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是无法做得到的。

我非常感谢上帝,并感谢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后港关怀中心、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RMA集团;我也要特别感谢后港关怀中心的院牧关怀服务团队。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施比受更为有福”

多丽丝(Doris Ng)
— 苦恼人的捍卫者

慷慨待人,必然丰裕;滋润人的,连自己也得滋润。”(箴言11:25)

我们的机构DNA财务—宏利(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自2013年5月起定期在四美关怀中心进行志愿服务。我们的愿景是成为一个越来越敬畏上帝的资金、财务和事工中心,旨在与我们的同事、客户和社区联系。

我们机构做了一个崇高而神圣的决定,就是要参与社区服务。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正确,因为我的财务规划团队自从开始在四美关怀中心做义工后,已经学会了欣赏生命的美好一面,并且更加懂得为自己拥有的感恩。参与志愿服务也使我们的机构建立了团队合作精神。

起初，我们的参与是每周一次，在那里我会跟四美关怀中心的成员分享经文信息，然后就从这段经文中学到的东西进行小组讨论。我和我的团队会带领他们进行讨论，也鼓励他们分享，并与他们一起祈祷，我们这样做了大约两年。在复活节，圣诞节等特殊节期，我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一起享用美食、玩游戏和分派礼物，大家都很期待这样的欢乐日子。多年来，尽管我们的工作量有所增加，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使命，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在我们百忙之中，仍然每个月都参与志愿服务。

作为一名主管，当看到我的团队用他们的天赋和才能去鼓励、爱护和关心社区，我深感得到祝福。我们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四美关怀中心的成员开始愿意向我们敞开他们的心。我们之间不仅建立了关系，而且还成为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让他们可以安心地信任我们，并一起祷告。

有一位成员经常找我，请我为她祷告。她与女儿疏远，已经多年没有见面，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她的女儿会去看她。当我听到她的故事时，我感觉很心酸；我突然明白，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正常不过的事，原来对某些人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所爱的人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懂得珍惜生命中所拥有的东西。有一天，这位成员激动地与我们分享，她的祷告得到了上帝的应允—她的女儿和家人到四美关怀中心探访她！这是何等大的喜乐！

我大力地推荐四美关怀中心给有精神障碍的人士，如果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居住和得到帮助，并进行康复的地方；那里的工作人员，辅导员和院牧团队将会提供帮助，给予关怀，并且经常会超出他们的职责范围去提供服务。

“黑暗变成光明”

贝尔(Belle)女士的希望灯塔

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年是2012年，我母亲主要是由我照顾，我跟她非常亲近，那一年她去世时，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的眼泪不停地流。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留在家里，无所事事。后来，我被诊断患上抑郁症。对于年轻时患过癫痫症的人来说，这是双重的打击。我被送入樟宜综合医院，随后被转介到四美关怀中心。

我在四美关怀中心找到了希望，中心的康复疗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如音乐会、“会员自创社会企业”计划和辅导课程。我选择积极地参与“会员自创社会企业”庇护工场康复计划，使我恢复了专注力和耐心。

在庇护工场的工作燃亮了我的生活，在制作各种产品，尤其是蜡染书籍方面，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满意。并且得到工场主管认可和赞扬我的手工作品，这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并预备了我日后重新融入社会。

自信和快乐的生活有助于击退我的抑郁症和癫痫症，这些症状现在已经在药物和辅导的帮助下受到了控制。以前，我曾经在一个月内有15次癫痫发作；现在这种情况减少到每月一次。虽然我的癫痫发作是不可预测的，但如果在四美关怀中心内发生，我肯定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每次当我苏醒时，总是有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我身旁。

我也很高兴已经克服了抑郁症，我不再需要依赖抗抑郁药物。我非常感谢四美关怀中心和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在我的康复之旅上给我支持。我的兄弟姐妹照顾我的日常生活，陪伴我去看医生。谢谢你们在我的康复旅途上一路伴我前行，没有你们，我不可能做得到。

“我做不到”

花地玛(Fatimah)与真实的勇气

这一切都从我的18岁开始,我单身,却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他不愿意照顾我和孩子,但我喜欢孩子,希望自己来养育。

由于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变得很沮丧,害怕面对世界。我每天都哭,并想自杀;我完全迷失了,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事情。在接受医院社工的辅导后,我决定去看精神科医生,结果被诊断为抑郁症。

虽然我服用了药物,但我常常一个人在发呆,总是感觉很低落。我儿子出生后情况变得更糟。我不停地听到声音,叫我去伤害我的儿子。几个月过去了,声音并没有停下来,这逼疯了我,我不停地打我的儿子、掐他,直到他哭起来。后来我冷静下来,反省自己的行为;我爱我的儿子,我并不想以任何方式伤害他。我决定去看精神科医生,随后被送进医院一个星期;我除了患有原本的抑郁症外,还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障碍。

在我入院的那段期间,我和儿子隔离了。由于当时还在哺乳阶段,我可以在有人陪同下见他,以防我病发了伤害到他。我在医院里度过了又长又痛苦的一周。

出院后,社工帮助我的儿子进入了托儿所,这样我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让我可以工作。虽然我不愿意离开他,但我同意了决定。

为了赚钱养育儿子,我接受了第一份工作,那是行政工作。然而,工作的压力使我的病复发了。后来在我的第二份工作时又再发生,我觉得彻底地失望了。

后来,我的社工把我转介到“社区康复支援服务”接受辅导。在社区康复支援服务中心,辅导员建议我在找工作之前,先稳定自己的状况。她介绍我到“就业培训课程”上课。

在完成“就业培训课程”的培训之后,我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社会企业“母与子计划”中,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在职训练,并在培训后继续在那里工作。曾经在工作压力开始增加的同时,我的儿子因哮喘频繁发作而入院;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因为必须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

虽然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但我很感激在工作中有一个非常谅解和关心我的协调员。尽管因为我的病复发或要照顾儿子,我经常要离开工作岗位,她仍然非常支持我,给我鼓励。她也会安慰我、指导我;她从来没有放弃对我和我儿子的关怀。

慢慢地,我学会了察觉复发的早期迹象,并且懂得应付的方法。“社区康复支援服务”、“就业培训课程”和“母与子计划”的关怀团队帮助我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凭藉在“母与子计划”的工作中获得的技能和知识,我获得了在私营公司担任项目主管的全职工作。尽管我仍然在工作中面临压力,但我现在学会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明白生活中总会有压力,但我决心应付这些压力,克服我的病复发。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旅程,但只要有决心和耐力,我知道我可以做得到!

“不再只是一个梦想”

贾马尔(Jamal)是可能的

在1990年国民服役时,我感到非常紧张;在兵营里,我往往感到被折磨,时常崩溃痛哭。随着病情恶化,我看了一位私人诊所的医生,他诊断我患了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医生的证明宣布了我不适合国民服役。我一直听到声音,觉得自己没用。我还栩栩如生地回忆起,曾爬到一栋建筑物的七楼试图自杀。

从那以后,我就没试过长期工作,在2000年最后一份工作之后,我经常在家里闲着。由于大量吸烟和感觉焦虑,我的健康状况恶化,曾试过昏了过去,一直昏迷了三天。在2011年和2014年,我甚至住进了加护病房。

2015年2月,我被转介到后港关怀中心。中心里的很多项目和服务帮助我重拾自信。通过“戒烟”项目,我能够更好地控制

烟瘾,减少吸烟。周一到周五,我受雇在维修部门工作,因而把我训练得更强壮、更健康。更重要的是,中心帮助我找到了生命中和日常生活的意义。

通过药物治疗、辅导和有意义的日常活动,我逐渐从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中康复过来。过去我曾经恨过我的家人,由于大家有不同的期望,我很容易对我的姐妹们感到愤怒,无论她们要求我做任何事情,我会发脾气和责骂她们,现在我开始修补与她们的关系。我的兄弟姐妹通过照顾我的日常生活需要,来支持我,并陪我去看医生。我学会了欣赏家人为我所做的一切,现在我非常珍惜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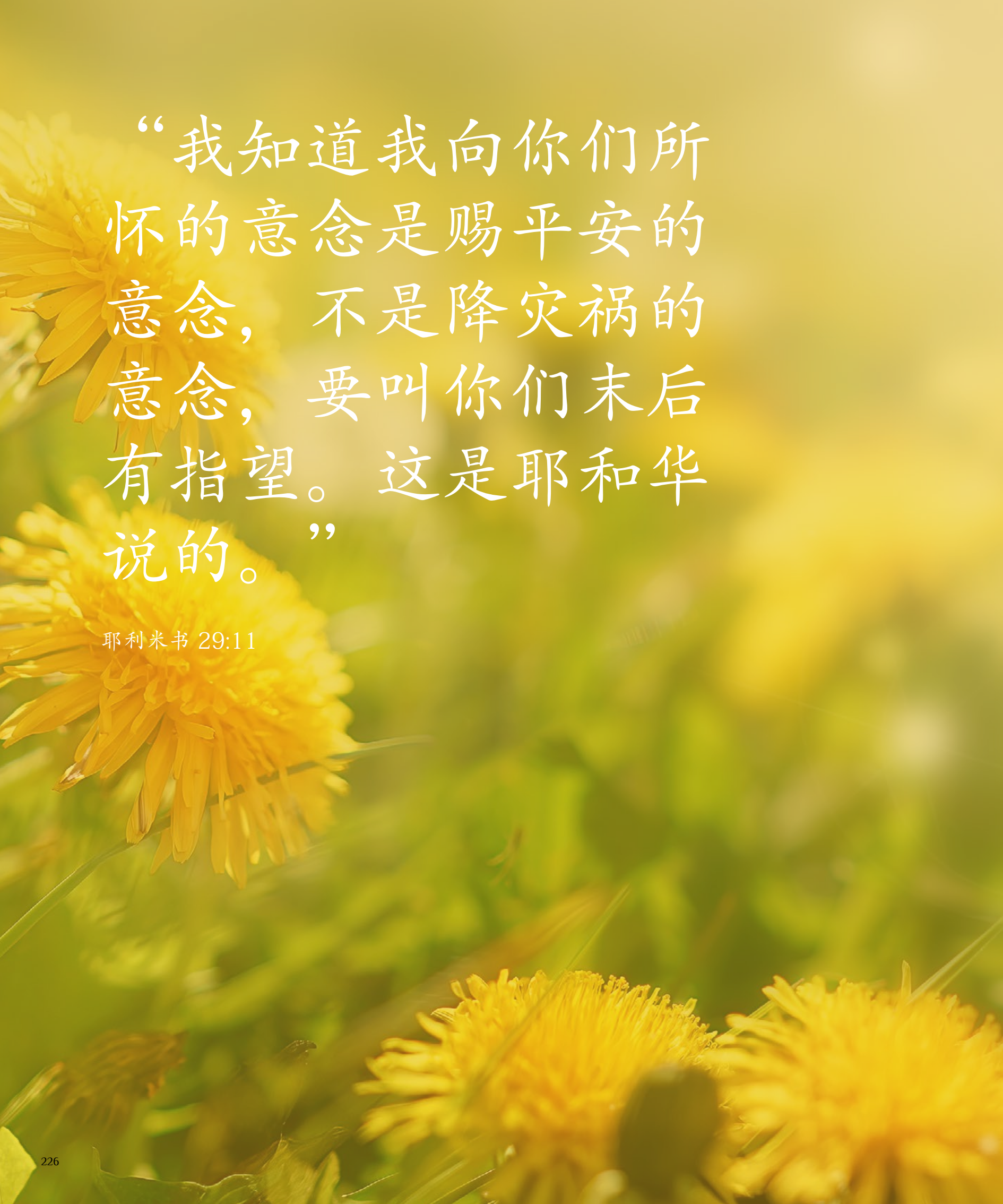
我非常感谢后港关怀中心的员工和我的家人,他们在我的康复旅程中帮助我,我已经对人生和我自己有更大的信心。现在对我来说,有意义的生活不再是梦想,而是真正的现实!





迈步 向前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的新起点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
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
意念，不是降灾祸的
意念，要叫你们末后
有指望。这是耶和华
说的。”

耶利米书 29:11

爱是永不止息



2013年,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庆祝在社区服务的百年历程,先是源起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以及随后发展的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除了庆祝百年里程碑以外,这也是一个对所累积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服务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两个组织潜在的合作机会反思和评估的最佳时机。由此,我们建立了五个战略性的服务支柱:医疗服务、乐龄服务、精神科服务、自闭症服务以及家庭和儿童服务。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管理委员会都意识到,凭着彼此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在乐龄服务、精神科护理和自闭症服务方面,通过更密切的合作可以提升服务效率,并更有效地帮助有需要的人群。在各自服务单位及彼此之间的合作下,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努力开发了一系列的护理服务,涵盖了人们从活跃阶段、独立阶段到依赖阶段的整个过程。自2013年以来,在上帝的策划和赋予大能下,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原有的体系中增加了新的服务单元,填补了五大服务支柱中持续护理领域中的空隙。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服务支柱

医疗服务



社区医院

-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 (住院康复、亚急性护理和慈怀疗护)
- 居家护理和居家慈怀疗护
- 日间康复中心

门诊诊所

-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诊所

客工医疗中心

- 圣安德烈客工医疗中心



乐龄服务



活跃乐龄中心

- 圣公会乐龄中心 (合乐、裕廊西、平安邻里联络站第5座、平安邻里联络站第8座、淡滨尼、兀兰、义顺)

群区业者

- 圣公会社区乐龄支援业者 (裕廊东)、平安乐龄服务群区业者

乐龄服务中心

- 圣公会乐龄中心(山景)
- 圣安德烈乐龄服务 (勿洛北、勿洛南、杜弗、亨德申、喜乐中心、女皇镇、淡滨尼中、淡滨尼北)

疗养院

- 圣安德烈疗养院 (阿裕尼、万国、武吉宝美^{2027年开始运营}、亨德申、女皇镇、达曼裕廊、淡滨尼北)
- 圣约翰圣玛格烈疗养院

精神康复服务



辅助住宿服务

- 圣公会关怀中心 (后港、四美)

日间康复服务

- 圣公会关怀中心 (武吉巴督、后港、巴西立、四美、义顺)

社区支援服务

- 圣公会关怀中心 (武吉巴督、巴西立、义顺)

青少年服务

-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青年邻里咨询小组 (盛港)

精神康复者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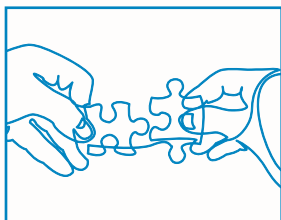
- 圣公会关怀中心 (花拉公园)

就业综合服务

自闭症服务



圣安德烈博育学校



圣安德烈自闭症学校

自闭症成人服务

- 日间活动中心 (盛港、实乞纳)
- 住宿院舍 - 圣安德烈成人之家 (盛港)



家庭与儿童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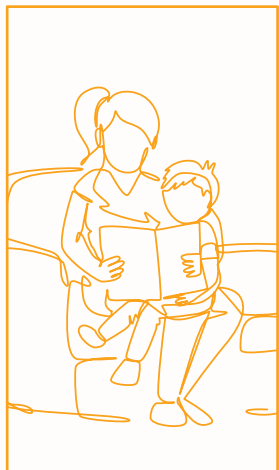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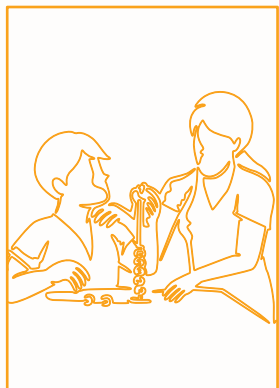


儿童友伴服务

- CITY社区服务

妇女及儿童临时庇护所

- 圣公会家庭中心



银发岁月中的活跃乐龄

活跃乐龄中心



随着新加坡人口迅速老龄化并已经达到关键时刻,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加强了力度去鼓励乐龄人士在社区中保持活跃,并健康和积极地参与社交活动。乐龄活动中心是防止银发岁月中陷入社交孤立的一个重要途径。



循着这个方向全速前进的同时,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开始在新加坡各地设立更多的乐龄活动中心。自从2017年以来的短短三年间,共成立了五个圣公会乐龄中心,服务范围覆盖了合乐、裕廊西、淡滨尼、兀兰和义顺等社区的老年人。



这些中心获得与他们配搭的圣公会众教会的大力支持,来自教会的志愿者与中心紧密合作,为社区共同策划并推动各种促进社交互动、交友、互助和睦邻的娱乐项目。



一些中心附设二手商店,名为新旧百货店,这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开设的一个社会企业。新旧百货店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康复中的病人提供职业培训,帮助他们从心理健康的状况中康复;新旧百货店还鼓励他们选择环保的替代方案。

在2022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旗下的乐龄活动中心正式获得新加坡卫生部授予活跃乐龄中心的头衔。作为关爱社区的一部分,活跃乐龄中心提供一系列服务,丰富了乐龄人士的生活,并加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

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交娱乐活动,乐龄人士能够积极参与,并能实现在社区里原地养老的生活。

疗愈之手，触动生命

社区医院

居家护理服务

在2012年，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将旗下的居家疗养服务扩展为涵盖医疗、护理和康复治疗服务的全方位居家护理服务。在由护联中心提供的试点资金支持下，该服务与樟宜综合医院的过渡护理服务相衔接，以便由樟宜综合医院的过渡护理服务团队照顾更多情况不稳定的患者；与此同时，那些更稳定和不能行走的患者则由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居家护理服务提供长期护理。起初该项服务只覆盖东部地区，现在已扩展到全岛，包括圣安德烈乐龄服务中心所服务的其他地区。

失智症护理

在拓展中风和肌肉骨骼康复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加强了对失智症的护理服务，于2013年10月开始运营增设的失智症病房，并得到了卫生部和NR Mistri基金的资助。这个拥有22张床位的失智症病房的运作模式，是基于一种多学科和以人为本的方法，为中度至严重失智症患者提供一个像家一样和以人为本的环境，并给予有益于康复的治疗和护理。

作为新加坡首家参与卫生部试点计划的社区医院，该病房配备了一个室外疗法花园、一个病房治疗设施和共享用餐设施。以人为本的护理模式旨在为患者提供不仅仅是身体康复，护理团队会策划个性化的康复方案，以促进住院者的功能改善，并减少挑战性的行为。

综合大楼

2014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和樟宜综合医院共同开发了一栋综合大楼，这是新加

坡第一座由两家医院合作营运的医院建筑。在卫生部的支持和资助下，两家医院采用精益设计原则规划了一个共同病房的布局，以确保每个病房都能适应患者的紧急状况，并能在最低程度的实体变动下从急性治疗用途转变为社区医院用途，反之亦然。整个项目的目标是通过重新设计流程和共享的共用实体设施，整合两家医院的住院和社区护理服务。当综合大楼于2014年12月开放时，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以下服务开始分阶段运营：

- a) 三间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专用病房
- b)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日间康复中心
- c)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医疗社会工作服务
- d)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居家护理服务与樟宜综合医院过渡护理共享办公室
- e) 独立生活共享中心 — 日常生活训练中心

亚急性护理

在2014年，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在综合大楼推出了第一个亚急性护理病房。这是与樟宜综合医院合作的项目，并得到了卫生部试点资金的支持，病房为樟宜综合医院的患者提供亚急性护理，这些患者已经度过了急性病阶段，并需要持续的医疗护理。在此之前，大多数社区医院的亚急性护理患者是在康复病房中接受护理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亚急性护理病房的患者由一个综合临床团队负责照顾，团队人员包括樟宜综合医院和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医护专业人员。综合大楼的所有病房都是由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和樟宜综合医院共同规划的，设计特点是能适应患者的病情变化，而亚急性病房也充分利用了这一设计特色。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还首创了将樟宜综合医院急诊科的患者直接转入亚急性护理病房的做法，以便把急诊室诊断后的患者，在不必要入住综合医院的情况下，直接送进社区医院病房。

慈怀疗护

随着新加坡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护理的不断进步，慈怀疗护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应对这一趋势，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于2015年7月开设了一个有24张床位的慈怀疗护病房，这在新加坡的社区医院是一项创举。这是由卫生部资助的试点项目，病房的设计是专门提供一个宁静而有利于患者接受临终关怀的环境。除了缓解患者的症状以外，慈怀医护团队专注于为患者的生命增添色彩。治疗方案经过个体化的调整，以提高患者的生活素质；同时医院又组织康乐活动，为患者及他们的亲人创造难忘的时刻。

亚急性中风护理

2019年10月，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在与樟宜综合医院共同营运的综合大楼中增设了一间新的亚急性中风病房，拓展了住院服务的范围。借助于樟宜综合医院具有的丰富经验，并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专业服务和设施，圣安德烈社区医院为中风患者提供更高素质和更完善的持续护理体验。作为新加坡的社区医院中首个专设的中风病房，该病房引入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例如处理中风后的挛缩和疼痛，以及与樟宜综合医院合作的中风自我管理计划，以最大程度地优化患者的康复疗程。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迎合社区不断发展的需求，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关爱衰弱的老年人 乐龄中心

乐龄关怀服务

随着新加坡人口的老龄化,为了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并协助乐龄人士在地养老,卫生部启动了在社区设立更多乐龄服务中心的计划,让年老体弱的乐龄人士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内接受定期的日间护理和物理治疗康复服务。在卫生部物色服务供应者去营运一所乐龄服务中心,以向甘榜格兰地区的居民提供日间护理、社区康复服务、中心疗养服务和居家服务的时候,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就迎来了一个机会。凭借本来已建立的日间康复项目,以及在失智症护理和居家护理各方面的经验,最终圣安德烈社区医院获选为这所乐龄服务中心的营运者。这对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服务体系来说,是一个适时的补足。这所坐落在甘榜格兰的乐龄服务中心靠近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旗下的平安乐龄活动中心{2022年易名为圣公会乐龄中心(平安)}。这样一来,这两个靠近的乐龄服务中心和乐龄活动中心所提供的服务可以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为社区内的年长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

由于甘榜格兰原有的乐龄中心名为圣公会乐龄中心(平安),因此新的乐龄服务中心被命名为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喜乐中心),这标志着合作的意义。平安中心-喜乐中心共同设立的服务体现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合作精神与不断增强的协同效应。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喜乐中心)于2015年4月25日由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璜博士主持正式开幕。

在2017年至2023年之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圣公会社区服务开设了七家新的乐龄服务中心。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和圣安德烈乐龄服务(亨德申);圣安德烈疗养院(女皇镇)和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女皇镇)于2017年开始运营,他们分别设立在同一地点,为居住在成熟组屋区的年长居民提供服务。

2018年9月22日,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第四家乐龄服务中心—圣安德烈乐龄服务(淡滨尼中)由财政部长兼淡滨尼集选区国会议员王瑞杰先生正式开幕。位于淡滨尼中心的淡滨尼天地是新加坡最大的综合社区和生活中心之一,圣安德烈乐龄服务(淡滨尼中)是银发关怀站的一部分,与樟宜综合医院、东部社区保健中心和淡滨尼全科医疗诊所合作,为淡滨尼地区的居民提供方便的社区医疗和老年护理服务。

同年,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更深入地拓展了老年护理服务。圣公会乐龄中心(山景)在武吉知马上段地区为老年人提供日间护理和康复服务,成为了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第一家乐龄护理中心。

2023年,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勿洛南)和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勿洛北)开始在勿洛地区为年长者提供服务。加上在2022年开始运营的圣安德烈乐龄服务(杜弗),新的中心提供在活跃乐龄计划下的定制活动,帮助年长者保持健康并促进社交参与。

到了2024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将再增设一家名为圣安德烈乐龄服务(淡滨尼北)的乐龄服务中心。届时,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将能共同为超过2,500名年长者提供日间护理服务。



至2023年,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通过全岛八家乐龄服务中心提供全面的乐龄服务, 以照顾有多重护理需求的年长者, 并在社区内为他们的看护者提供喘息护理服务。

拓展全面护理服务 疗养院

随着国人对更先进、全面护理需求的增加,当亲人需要更多的医疗照顾和护理时,疗养院就成为了看护者的一个备选方案。2013年11月25日,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加入了提供长期医疗护理服务的行列,这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成立的第一家疗养院。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是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合作的第一个联合项目,充分利用其在精神康复方面的专业知识。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是一家专门提供精神科护理的疗养院,为需要长期住宿护理的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而设的。

在提供长期住宿护理服务方面,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工作受到了卫生部的认可,并于2017年被任命去营运两家“建造、拥有和出租”(Build-Own-Lease)模式的疗养院,以及设于同一地点的乐龄服务中心。其中,拥有252张床位设施的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于2018年2月27日由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先生主持正式开幕;而拥有292张床位设施的圣安德烈疗养院(女皇镇)则于2018年5月25日由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碯博士正式开幕。



圣安德烈疗养院致力于在支援性的环境中为住宿者提供性、个人化的护理,以实现康复、社会心理和护理的全面服务。

在2018年,新加坡卫生部招标寻找业者在达曼裕廊营运一家可容纳290张床位的疗养院,这所疗养院采用“建造、拥有和出租”的模式,将为需要长期护理和复健的失智症患者和精神健康患者提供服务。在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支持下,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招标。



这家疗养院旨在为精神健康患者提供长期护理, 以及疗养、复健和失智症护理。疗养院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对需要精神科护理人士的连续性护理体系, 从住宿康复到日间中心康复、社区干预团队、综合就业服务、庇护之家以及目前提供的长期住宿护理。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和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共同合作, 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各自的专长, 为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和缺乏医护服务的人提供服务。2019年8月30日, 即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成立52周年前夕, 国务资政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裕廊集选区基层组织顾问尚达曼先生为圣安德烈疗养院(达曼裕廊)正式揭幕。



圣安德烈疗养院(达曼裕廊)为老年人、失智症患者和精神健康患者提供长期的支援, 护理和康复服务。

这是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30多年前,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当时称为圣公会福利协会)首次为精神健康患者设立了庇护所。今天, 那颗信心和顺服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 发展成为一整套的精神康复服务。诚然, 上帝是信实的, 在祂没有难成的事。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表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在老年护理和精神康复方面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在满足人口老化的需求方面发挥了协同效应。两个机构的合作使我们能够结合双方的优势，于2013年开设了圣安德烈疗养院(万国)，为精神健康状况稳定的患者和失智症患者提供长期住宿护理服务。其后，从2019年2月起，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开始营运圣安德烈疗养院(达曼裕廊)。接着，坐落在杜弗大道上的另一家新疗养院，圣约翰圣玛格烈疗养院(圣约翰圣玛格烈教会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合作发起的一个项目)，于2021年开始接收住宿者。结合我们五家疗养院(万国、亨德申、女皇镇、达曼裕廊、杜弗)与两家即将在淡滨尼北和阿裕尼开设的疗养院相，到了2024年，我们将以超过2,000张床位的规模为社区提供服务。再者，圣安德烈疗养院(武吉宝美)预计将于2027年开始运营。”



圣约翰圣玛格烈堂摄影

2020年10月，圣约翰圣玛格烈疗养院在施
工中。

圣约翰圣玛格烈疗养院
与位于同一地点的圣安
德烈乐龄服务(杜弗)于
2021年开始运营，为社
区提供服务。



位于淡滨尼北的疗养院
计划于2024年开始运
营，将为277名住宿者提
供长期住宿、护理和康
复护理服务。位于同一
地点的乐龄服务中心
也预计于2024年投入
运作，将为多达60名乐
龄人士提供日间服务。



坐落在阿裕尼的九层楼
高的疗养院在2024年
4月开始运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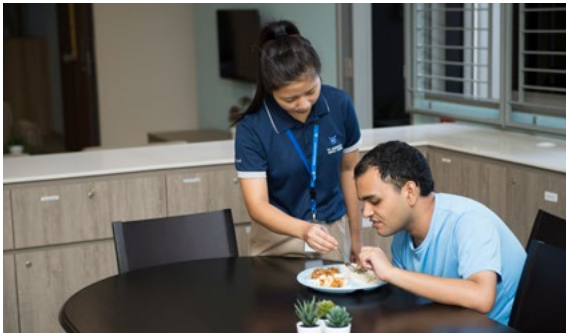
提升自闭症领域的工作

圣安德烈成人之家(盛港)与圣安德烈博育学校



2015年,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庆祝成立10周年纪念并获得社会与家庭发展部委任共同开发一个专门为中度至重度自闭症成年人提供住宿服务的残障者之家,这进一步肯定了该中心在自闭症护理领域的工作。这是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在与自闭症患者家庭共同努力和前行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圣安德烈成人之家(盛港)的建造工程在2017年开始动工,于2018年底竣工,并于2019年4月开始投入运作。

今天,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的服务包括为7至18岁的中度至重度的自闭症学生提供服务的圣安德烈自闭症学校,以及为19岁以上的患者提供服务的圣安德烈日间活动中心(实乞纳和盛港)。加上圣安德烈成人之家(盛港)为自闭症成年人提供的长期住宿护理服务,使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提供的全方位服务,达致完善。



圣安德烈成人之家(盛港)是新加坡首个专为成年自闭症患者的需求而设计和建造的住宿设施,并在同一地点附设了日间活动中心。

2020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又获教育部委任去设立并管理一所新的特殊教育学校,为能够接受国家课程的自闭症学生提供服务。2022年,圣安德烈博育学校(St. Andrew's Mission School)迎来了首批共43名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到了稳定阶段,最终能提供500个小学名额和350个中学或职业教育者的名额。目前圣安德烈博育学校临时设于武吉巴督,并将于2031年搬迁至金文泰的永久校址。在郑妹英校长的领导下,学校的宗旨是通过提供基于新加坡主流学术课程的全面教育,再结合生活和职业技能培训,栽培这些“独特聪明”的学生。

自闭症是一种终身的状况,需要终身的干预和支持。这是一个必须应对却困难重重的领域,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上帝的恩典下,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和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已经被差派到有最大需要的地方,深信主在这个事工上的赐福和保守,我们努力不懈,让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有机会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



在2020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获教育部委任设立并营运圣安德烈博育学校。

激发青年的潜能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青年服务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青年服务认识到青春期是一个关键的发展期,在这个阶段,青少年开始探索自我和他人的价值。和他人。如果没有适当处理不良的童年经历,将影响心理健康的发展,以及成年后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影响,导致出现扭曲。

青年服务的目标是为在发展阶段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年轻一代提供早期的治疗干预。

2023年4月1日,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提供的精神科服务成为了心理健康邻里咨询小组(CREST)青年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属于护联中心和卫生部共同制定的社区心理健康总体规划,致力于为东北区的青少年提供服务。

该计划通过为青年人和他们的支持圈(如父母和同龄人)组织外展活动,旨在提高心理健康意识并促进早期识别。团队还充当社区节点,将青年及他们的家庭连接到适当的健康和社会支援网络。

通过为青少年提供支援、关怀和关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青年服务致力于激发青少年建立抗压能力,提高自信心,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提供的服务范围包括心理教育、服务衔接、早期识别、为青年及其家庭提供情感支援、团体工作以及多类青少年项目。

为了达到预防工作的目标,团队努力与基层组织和学校建立联系,举办关于心理健康状况、沟通技巧、压力管理技能,以及帮助青少年及其家庭建立良好心理健康策略的讲座和工作坊。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青年服务在基督堂中学举办路演活动

凭爱心服务人群
对抗2019冠状病毒疾病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而做。

哥林多前书 16:14

2020年,新加坡以至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新年开始后几个星期,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大流行使所有活动陷入停顿。在爱心的推动下,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员工们上下齐心,尽管面临着艰难的境况,仍然继续关心他们所负责看护的每一个人,与国家一起参与抵御疫情的抗争。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迈出了第一步,成为第一个主动提供帮助的社区医院,与我们的急性护理伙伴樟宜综合医院并肩携手,接收冠状病毒疾病的患者。位于综合大楼的两个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病房,在一周的通知期内就改造作其用途。2020年4月5日,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接收了第一批冠状病毒疾病患者。此外,位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内的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诊所(四美)启动成为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并参与拭子检测计划(Swab-and-Send Home),为患者进行拭子检测。

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紧急请求下,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与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合作,在圣安德烈村的圣公会教区中心设立了“社区安宿处”,在2020年4月17日至5月29日期间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旅舍级别的临时住所,以应对“防疫阻断措施”期间的需求。

随着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感染人数不断地增加,相关措施也逐渐加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必须调整日常的运营方式,以确保继续为年长者、学生、住宿者和客户提供服务。他们使用在线沟通平台为年长者进行体育运动和社交活动;也为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和圣公会家庭中心的学生安排了居家学习;在圣安德烈疗养院的住宿者可以通过视频通话与他们的家人互动;此外,志愿者通过线上视频通话、录音和录影与住宿者进行互动。



圣安德烈客工医疗中心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所提供的服务,得到了多方面的赞赏和支持,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兼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主席潘仁义主教和黄达明会吏长(社区服务)联合发起举行了员工感谢会,代表新加坡的圣公会教会向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佳音社区服务、圣安德烈乐龄之家、圣希达社区服务的员工在疫情期间的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表达谢意。许多人士、教会、社区团体、学校、中小企业和公司通过捐赠食物、口罩、消毒剂、个人护理用品以及捐款,为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员工和受益人带来了满满的祝福。

疫情并没有使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光芒黯淡,反而点燃了他们内心的热情火焰,促使他们团结一致,互相激励。上帝永不止息的爱成为了他们稳固的锚,以及来自社区源源不绝的支持下,他们在抵御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战斗中坚定不移。

自2012年至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前,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在圣安德烈座堂医疗团以及志愿医生、护士和支援员工的支持下,设立了流动诊所定期为在客工宿舍的客工社群免费提供服务。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大流行,突显了医疗保健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了新加坡客工的福祉。为了要让客工得到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邱德拔产业、黄廷方产业以及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基金会合作,设立了一个专门为应对疫情准备的医疗中心,为客工们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牙科治疗、物理治疗和心理健康辅导服务。医疗中心设在本茱鲁(Penjuru)客工休闲中心内,为8万名客工提供服务。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再一次持守上帝呼召的使命,坚持不懈地照顾这个特殊的群体,这些外来的客工,就是建造我们国家的中流砥柱。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诊所(四美)响应国家的号召, 挺身而出为客工进行筛查病毒。



2020年4月29日, 圣安德烈村的社区安宿处迎来了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费绍尔副教授和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孙雪玲女士的访问。

费绍尔副教授代表圣安德烈村的社区安宿处从孙雪玲女士手中接过捐赠的可重复使用口罩, 这些口罩是由人民协会属下的妇女执委理事会发起义工用爱心缝制的。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病房使用机械人为病人提供更完善、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护理服务。

在短短一星期的通知期内, 综合大楼里的两间病房改装成专门为治疗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用途。

圣安德烈客工医疗中心为客工们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牙科治疗、物理治疗和心理健康辅导服务。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哥林多前书 15:58

让火焰更明亮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故事，是关于一群忠心耿耿的领导者、愿意无私奉献的员工和委身的志愿者的事迹；更重要的，是那位充满恩慈和爱心的上帝，祂如何推动并改变了社区医疗和社会关怀服务的持续发展。

今天，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都已经发展成为新加坡社区服务的主要提供机构。到了2024年，我们将在新加坡设立了42项服务，通过五大支柱覆盖了医疗、乐龄、精神康复、自闭症以及家庭和儿童的服务范围，服务的对象多达50,000人。尽管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这两个独立实体的成立相距了54年，但他们是一个一体的圣公会社区服务，拥有共同的异象：

成为社会的光，以基督的爱去缓解痛苦、使生命更丰盛。

2023年分别标志着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110周年和56周年纪念，我们的未来不仅在于延续为社区需求服务的传统，更重要的是藉着忠诚的服务践行上帝的旨意，彰显祂伟大的爱。当那些需要帮助者的前路被黑暗笼罩时，愿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通过善行提供的服务，成为一束光祝福众人，并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哥林多前书 15:58

我们的愿景和价值观

2018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统一了机构的愿景：成为社会的光，以基督的爱去缓解痛苦、使生命更丰盛。

我们是两艘船，朝着同一个方向航行，由一个共同的愿景所引领，就是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上帝的光，感受到上帝的爱。

两个组织都持守着相同的核心价值观：光明—代表着爱、正直、成长、尊荣和团队精神。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集团总裁郑思聪医生表示：“我们的两个组织均致力于通过提供的服务使上帝的光照耀人群，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反映了我们以上帝的爱去服务人群的密切合作关系。”



我们的 信心之旅



我们的信心之旅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里程碑

1913年
10月18日



夏洛蒂·弗格森戴维医生是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第一任主教查尔斯占姆士·弗格森戴维的夫人，本身是一名医生。她在明古连街开设了一家小型药房，奠定了**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基础。

1939年
2月28日



圣安德烈骨科医院是第一所治疗儿童骨骼肌肉疾病的医院。

1950年代



法兰西斯·汤玛斯夫人李英娘是圣安德烈学校校长法兰西斯·汤玛斯的夫人，本身是一名经过培训的护士。在波东巴西设立了一家免费诊所，为附近的村民提供服务。

1968年
8月3日

福利协会大楼位于圣玛格烈学校内，也被用作收容无家可归的家庭，作为临时紧急庇护所。



1992年
5月30日



东海岸关怀中心为面临危机的男性提供庇护，同时为精神障碍者提供日间护理服务。1997年，该中心改建成为一个家庭危机庇护所。

1992年
2月17日



依洛路关怀中心为精神障碍妇女而设的庇护所。

1910年代 1920年代 1930年代 1940年代 1950年代 196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1923年
5月22日

圣安德烈教会(妇孺)医院在厄士金路开设，医院设有60张住院病床和一个门诊诊所。

1942-1945年



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继续提供门诊服务，而**圣安德烈骨科医院**则被征用作雷达站。

194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圣安德烈教会医院**搬迁到丹戎巴葛，并提供全面的临床服务，而**圣安德烈骨科医院**则恢复了在实乞纳的服务。

1967年
8月31日



新加坡福利协会(后在1977年改名为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成立，致力于以基督的爱为有需要的人和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1968年
2月20日



由法兰西斯·汤玛斯开始的学校辅导服务正式成为圣公会福利协会属下的一项关怀服务。

1980年
3月15日



在位于亚美尼亚街的**圣格列高利启蒙者教会**的**圣格列高利大楼**内，为老年人、家庭危机受害者和嗜毒康复者提供日间关顾和辅导服务。

1986年
8月11日

黄埔关怀中心刚成立时是为遭遇家庭危机的妇女和儿童提供住宿庇护所。到了1987年，中心将重点转向精神病护理，以更有效地帮助住宿者。



1998年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开始运营, 提供训练、教育和辅导服务。到了2018年, 圣安德烈生命溪流并入了圣安德烈社区服务的组织, 并整合为圣公会家庭中心的一部分, 以实现更大范围的服务协作。

2004年
10月29日

新加坡圣公会福利协会重组, 并易名为**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整合了圣公会的各种社区服务, 并促进与各牧区教会之间更大的协同合作。

2004年
9月11日

东海岸关怀中心关闭后, **圣乔治之家**接棒, 接手了家庭危机庇护的事工。



2007年
4月24日



由圣安德烈座堂成立的**CITY社区服务**归入了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旗下, 通过向来自弱势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积极支持的学习环境, 向他们传递良好的价值观, 培养坚强的品格和强韧的毅力。

2005年
6月1日



平安乐龄活动中心成为了首家由牧区教会和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联手努力下创立的中心, 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务。到了2015年, 中心扩展为一个群区业者; 自此**平安乐龄服务群区**提供更广泛的老年人护理服务。

2010年
3月27日



社区康复支援服务中心(武吉巴督){于2018年易名为**圣公会关怀中心(武吉巴督)**}正式开幕, 为精神障碍者提供社区支援。

1992年
10月31日



位于依洛路(圣安德烈骨科医院原址)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正式开幕, 成为了新加坡首家提供补贴中期护理服务的社区医院。

2000年代

2010年代

1996年
4月20日



黄埔关怀中心关闭后, 由**加冷关怀中心**接手提供危机家庭庇护所的服务。

2000年
11月9日



在卫生部的委任下, **后港关怀中心**{2018年易名为**圣公会关怀中心(后港)**}成立, 接收了美景路精神病院的长期病人, 为患者提供精神康复服务。如今, 该中心继续为精神障碍者提供住宿和日间康复服务。

2005年
4月9日



四美关怀中心{2018年易名为**圣公会关怀中心(四美)**}正式运营, 成为了新加坡首家, 也是唯一一家专门建造的精神护理中心。

2005年
4月18日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搬迁至四美, 这是首家专门建造的社区医院, 坐落在一所区域急性护理医院: 樟宜综合医院的旁边。

2005年
10月



圣安德烈自闭症中心为自闭症患者及他们的家庭提供教育、培训和护理的一站式服务。中心起初设立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内, 2011年, 中心搬迁至依洛路一个全面而专门建造的综合设施。

2009年
3月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家庭关怀中心(2018年易名为**圣公会家庭中心**)延续圣乔治之家的任务, 为在家庭危机中的妇女和儿童提供临时庇护所。

2009年
3月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就业支援服务在淡马锡关怀机构的支持下成立, 目的是为精神障碍者提供就业服务, 帮助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获得就业的能力并持续下去。

1996年
11月23日



马里士他关怀中心接手管理一所国营的精神康复中心, 并扩展服务范围, 包括了男性住宿者的设施。



2013年
10月18日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
庆祝在新加坡服务
100周年纪念。

2013年
10月18日

圣安德烈疗养院
(万国)正式开幕，
这是圣安德烈教会
医院开设的第一家
疗养院。



2011年
7月25日



社区康复支援服
务中心(巴西立)
{2018年易名为圣
公会关怀中心(巴
西立)}正式开幕，
为精神障碍者提供
社区支援。

2016年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
服务的心理健康服
务进行了整合，并
扩展了各种就业项
目以实现更大的协
同效应。

就业综合服务包括
就业培训课程、就
业实习计划、就业
支援服务和社会企
业。



2016年
11月26日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
服务乐龄中心
(福乐泉){2018年
易名为圣公会乐龄
中心(义顺)}正式
开幕，这是附设社
企新旧百货店的活
跃乐龄中心。

2018年
1月1日

为了使新加坡圣公
会社区服务旗下服
务的共同愿景、目
标和承诺保持一
致，以及对源自圣
公会教会事工的根
源加强认同，我们
为旗下的中心进行
了改名，新名称于
2018年1月1日生
效。

2018年
1月



圣公会乐龄中心
(山景)开始运作，
该中心为有多种护
理需求的老年人提
供支援，并为他们
的看护者提供喘息
服务。

2010年代

2012年
10月5日



社区康复支援服
务中心(义顺){2018
年易名为圣公会关
怀中心(义顺)}正
式开幕，为精神障
碍者提供社区支
援。

2015年
4月25日

圣安德烈乐龄服务
(喜乐中心)正式开
幕，标志着圣安德
烈教会医院开设的
第一家乐龄服务中
心。

2015年
7月23日



新加坡首个整合建
筑综合大楼是圣
安德烈社区医院和
樟宜综合医院共同
合作的成果，专注
于提供急性、亚急
性和康复护理的设
施，病房采用了创
新的设计，以适应
患者的病情，旨在
更好地支持老年人
患者。

2016年
7月30日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
服务群区业者(裕
廊东){2018年易名为圣
公会社区乐龄支援
业者(裕廊东)}正式
开幕，提供一系列的
老年护理服务。

2016年
7月30日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
服务乐龄中心(金
兰花){2018年易名为圣
公会乐龄中心(裕
廊西)}正式开放运
营，这是一家活跃
乐龄中心，附设新
加坡圣公会社区服
务的社企新旧百
货店。

2017年
8月31日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
服务庆祝为社区服
务50周年。

2017年
10月13日

圣公会关怀中心
(花拉公园)正式开
幕。这是新加坡唯
一家提供精神健康
庇护的机构，为精
神康复者提供过
渡的住宿服务。



2018年
2月27日

圣安德烈疗养院(亨德申)正式开幕。这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第一家疗养院,与圣安德烈乐龄服务(亨德申)坐落在同一地点。



2019年
1月12日



圣公会乐龄中心(淡滨尼)正式开幕,这是一所活跃乐龄中心,附设社企新旧百货店。

2019年
7月6日



圣公会乐龄中心(兀兰)正式开幕,这是一所活跃乐龄中心,附设社企新旧百货店。

2019年
8月30日

随着圣安德烈疗养院(达曼裕廊)的正式开幕,标志着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营运的第一家疗养院。



2010年代

2018年
5月25日

圣安德烈疗养院(女皇镇)正式开幕,与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女皇镇)落在同一地点。



2018年
5月25日



圣安德烈乐龄服务(淡滨尼中)正式开幕,这是银发关怀站的一部分,坐落在淡滨尼天地内。银发关怀站是通过四个医疗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而运作,旨在为淡滨尼的居民提供随手可得和协调的社区医疗及老年护理服务。

2019年
4月

圣安德烈成人之家(盛港)开始接收住宿者入住。这是新加坡首家为自闭症成年人专门建造的长期住宿设施,并在同一地点附设了日间活动中心,同时提供喘息护理服务。



**2020年
2月15日**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期间,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诊所(四美)**被启动成为公共卫生防范诊所, 并参与拭子检测计划 (Swab-and-Send Home), 为患者进行拭子采集。



**2020年
6月**



圣公会乐龄中心(合乐)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期间开始运作, 这是一家活跃乐龄中心, 附设社企新旧百货店。尽管面临挑战, 仍然积极提供服务。

**2022年
1月**

圣安德烈博育学校成立, 这是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第二所特殊教育学校, 为自闭症儿童提供国家小学课程。



2020年代

**2020年
4月5日**

圣安德烈社区医院改造综合大楼的两间病房, 为2019冠状病毒疾病患者提供服务。

**2020年
4月17日**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与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合作, 在圣安德烈村设立了“**社区安宿处**”, 在2020年4月17日至5月29日“防疫阻断措施”期间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所。

**2022年
2月**



圣安德烈客工医疗中心正式开幕, 为客工们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牙科治疗、物理治疗和精神健康辅导服务。

**2022年
4月1日**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的青年服务开始为年龄介于13至24岁之间, 在生命发展阶段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年轻一代提供早期治疗干预。

**2022年
12月3日**



为了营造一个关爱的社区和帮助乐龄人士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开设了第5家活跃乐龄中心, **圣公会乐龄中心(合乐)**正式开幕了。

**2022年
9月14日**

圣约翰圣玛格烈疗养院和圣安德烈乐龄服务(杜弗)正式开幕。



2023年
6月13日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新知旧友聚集在卡达耶那鲁街(Kadayanallur Street)5号, 这里的前身是厄士金路(Erskine Rd)5号, 大家聚首一堂庆祝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第一座医院建筑的百年纪念以及圣安德烈教会医院的110周年纪念。



扩展上帝的爱心事工 服务预告

2024年



圣安德烈疗养院(淡滨尼北)与设在同一地点的圣安德烈乐龄服务(淡滨尼北)计划于2024年开始运营。

2027年



圣安德烈疗养院(武吉宝美)预计于2027年开始运营。

2023年
4月1日



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提供的精神科服务成为了青年精神健康邻里咨询小组的一部分, 该计划属于护联中心和卫生部共同制定的社区心理健康总体规划, 致力于为东北区的青少年提供服务。

2023年
7月及9月

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勿洛南)和圣安德烈乐龄服务(勿洛北)分别于2023年7月及9月开始运营。两个中心都为乐龄人士提供日间服务、失智症日间服务、康复服务、中心护理服务和社区个案处理。乐龄人士还可以参加活跃乐龄活动和交友活动。

2023年
10月18日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
庆祝服务社区的
110周年纪念。

2024年
4月

圣安德烈疗养院(阿裕尼)开始运营。



部分参考书目

The Anglican Diocese of Singapore (n.d.). Diocesan Digest (1912 - 2012).

Chen, P., Teoh, L., & Lam, J. (2012). Seek the welfare of the city: *The Anglican community servic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Church of England (1999). *Visions unfold*. Singapore: Diocese of Singapore.

Ferguson-Davie, C. (Ed.). (1921). In Rubber Lands. London, UK: 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

Smith, Gordon Keys, *Memoirs of Dr Gordon Keys Smith*. Excerpt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

Magnus, R., & Lai, S. (2009). *Crossing a century: The Anglican Church of Singapore*. Singapore: The Diocese of Singapore.

Reid, L., & Thay, W. (2007). *A light that shines: the story of 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 Singapore: St. Andrew's Community Hospital.

SG Press Centre, Singapore Government (2009). *Transcript of National Day Rally 2009 Speech (Part 2 - Healthcare)*. Retrieved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website: http://www.news.gov.sg/public/sgpc/en/media_releases/agencies/pmo/transcript/T-20090816-1.html

Singapore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 (2010). *Touching hearts, reaching minds: Celebrating 40 years of community wellness*. Singapore: Singapore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2012, June 13). My grandfather's road...really. *The New Paper* [Singapore]. Retrieved from <http://news.asiaone.com/News/Latest%2BNews/Singapore/Story/A1Story20120612-352250.html>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67, January 12). Havoc now in Singapore Rain and high tide — flood.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 1. Retrieved from <http://newspapers.nl.sg/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670112.2.9.aspx>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23, May 23). SAINT ANDREW'S HOSPITAL. Institution opened by Lady Guillemard.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 9. Retrieved from <http://newspapers.nl.sg/Digitised/Article.aspx?articleid=staitstimes19230523-1.2.66&sessionid=049a8020be80485a91de24f94aa63c&keyword=St+Andrew's+Mission+Hospital+Erskine&token=erskine%2chospital%2cmision%2candrew%2cst>

Singapore (1997). *More than a calling: Nursing in Singapore since 1885*. Singapore: Ministry of Health.

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 (n.d.). Annual Reports 1940-2012.

Teo, Swee Choon, S. (1987 - 1988). An Oasis in the 'East End' of Singapore City: A History of the 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omas, F. (2013). *Memoirs of a migrant*.

Wong, H. B. (1982). "Child Health in Singapo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nals Academy of Medicine*, 322.

部分参考书目

Margaret Thoma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reel 3/45 28m12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48, August 3). Engagements.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59, February 2). It's back to school for Thomas. The Straits Times.

Yvonne is back for holidays. (1956, July 27). Singapore Standard.

Memoirs of a Minister. (1971, March 1). New Nation.

"The only honest man in the Labour Front". (1971, March 1). New Nation.

Francis Thomas to retire in 1975. (1973, June 28).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74, March 13). A rousing Goodbye to St. Andrew's Principal Francis Thomas.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77, October 12). Ex-Minister Thomas dies.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77, October 15). 2,000 pay respects to Francis Thomas.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78, October 1). The first Francis Thomas award. The Straits Times.

School celebrates its 118th Founder's Day. (1980, September 13). New Nation.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99, September 24). Deaths.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2001, February 4). A road she can call home. The New Paper.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1980, 15 March). Welfare centre that looks after women. The Straits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800315-1.2.37>

Thomas, F. (2013). Memoirs of a migrant.

Soh T.K. (2013 – 2017). Chapel of the Holy Spirit: How we Beg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s.org.sg/intro/our-history>

Chapel of the Resurrection (n.d.). Mileston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r.org.sg/about-us/milestones/>

Thio, S. (1996). My journey of change in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in Singapore. www.singaporememory.sg.

Retrieved from: <http://www.singaporememory.sg/contents/SMA-4dd80bad-cc7c-4eb9-a3fd-ce2de4903758>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Government (1996, November 23). Address by Dr Aline Wong,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Health and Education, at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Balestier Care Centre. Retrieved from: <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speeches/view-html?filename=1996112303.htm>

International News. Premiere Issue Vol. 1 Number 1 Fall/Winter (2007).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in Singapore.

Retrieved from: https://amirttl.files.wordpress.com/2012/02/international_newsletter_fall-winter_2007.pdf

致谢

我们谨此向以下人士和组织对《让火焰更明亮》一书的贡献和协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Alison Sim 沈丽珠
Archdeacon Wong Tak Meng 黄达明会吏长
Caroline Tan
Cheong Meng Keong
Chio Yee Ming
Dennis Ang 洪赐禄
Diana Chin 陈湘云
Dr Arthur Chern 郑思聪医生
Dr Jimmy How 侯耀程医生
Dr Lim Hwee Leng
Dr Loh Yik Hin 罗溢欣医生
Dr Sally Thio 何黛美博士
Dr Tiew Lay Hwa 赵丽华博士
Edwin Yim 严志光
Fauziah Bte Awad Bamadhaj
James Chan 陈河亮
Jesse Sie
John Suan 孙来祺
Lau Jen Sin 刘纫馨
Ling Hwee Meng
Lucilla Teoh 张丽梅

Marcel Semaun
Margaret Thomas
National Library Board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Paul Chim
Reverend Canon Ong Chooi Seng 王水生法政牧师
Reverend Christopher Tan 陈宝谦牧师
Reverend David Teo 张庆木牧师
Reverend David Wong 黄甘霖牧师
Reverend Eric Yong 杨清华牧师
Reverend Foo Chee Meng 符致明牧师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
St. Andrew's Secondary School 圣安德烈中学
Steven Ting 陈召圣
The Diocese of Singapore 新加坡教区
The Right Reverend Dr John Chew 周贤正主教(博士)
The Right Reverend Rennis Ponniah 潘仁义主教
The Right Reverend Dr Titus Chung
章剑文主教(博士)
Vincent Budihardjo
Yuen-Chiew Yew Mee 赵耀媚

致谢

出版顾问

郑思聪医生

集团总裁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出版工作小组

圣安德烈教会医院与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集团企业通讯

译者

王丽香 (Amy Lo)

本书引用的经文取自和合本修订版

©版权属香港圣经公会所有, 蒙允准使用。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
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
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
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书 13:4-8

